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潛

廬

類

稿

甘鵬雲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潛廬類稿

潛廬類稿
十三卷

辛未二月潛江甘氏崇

雅堂開雕壬申四月成

潛廬類稿序

余曩序甘君藥樵諭孫帖君欲然有謙辭既讀其學雅堂叢書促付手民未果也乃先刊文錄因爲之序曰聖人之道大矣游夏子張皆有一體顏閔冉牛具體而微孔門四科源同流異羣弟子學焉各得其性所近曾子獨得其宗子思受學曾子孟子源出子思聖道得孟子而更尊可謂盛矣然聖賢爲學必有從入之途其爲教亦必有致力之方孔子曰博文約禮顏孟亦博約並稱大學三綱八目學記九年大成其學教次第也光緒中葉同學經心書院君治說文余習爾雅皆欲從形聲訓詁名物以求制度典章義理逮余由粵湘歸里思專力於四子書曾子十篇及宋

五子書集眾說以爲義疏人事牽率迄無一成而余年已七十矣君自別後肄業兩湖者有年師友切劘其詣大進厥後游學東瀛數歷京外得江山文物之助所造益深蓋不見者三十餘年民國丙寅始遇於漢上出所著經說及筆談問答各叢書略一瀏覽旋散去自丁卯迄今久聚燕都竊歎君好學之篤用力之勤爲不可及也嘗推原其程功之塗徑大都不外博約二端君旣治說文知羣書皆宜從小學入手遂由小學而通經史義例治經主實事求是融會貫通不分漢宋門戶治史主明體達用表微闡幽不徒講興衰成迹是殆詳說反約之義歟且知文字辭章皆以聲音爲鈐鍵遂由小學而悟古文義法修辭主鎔經鑄

偉自抒所得不尙一家宗派是殆以淺持博之義歟綜校
生平所學有宗主有不同緣經術飾吏治洞澈本原曉暢
治體故其爲文稟經酌雅準古度今辭尙體要義据通深
用能本末兼該蔚爲經世有用之學惜時異勢殊用之不
盡其才耳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諸子
百家各挾其說求勝爲書已不勝其繁矣馴至入主出奴
是丹非素黨仇積釁禍乃中於人心風俗此非本師之過
乃末學之蔽也今聖學榛蕪禮教淪歇舉數千年之紀綱
法制掃地無餘豈時會遷流爲之與抑人心世道階之厲
與董子曰正嫌疑者視聖人史遷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
信於六藝欲救其失仍推本於博文約禮而已昔昌黎謂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
余嘗與君議提經籍之大義要言分別章句綱目期合乎
古而不悖乎今別存其於今難行者以俟諸後世仍不敢
蹈王柏吳澄擅易經文之失中更患難益以衰朽卒不克
行輒用是歛歔太息竊歎吾道之窮也辛未仲冬同學弟
沔陽楊介康遜安序

潛廬類稿序

不佞少年初肄業經心精舍時潛江甘君藥樵爲兩湖書院高才生已翹聲江漢間官師搢紳交相延譽竊想慕其人比不佞調入菱湖藥樵已成進士官曹郎生平嚮往之殷迄不得一聚天門周少璞中丞開府龍江不佞橐筆入幕樂樵適奉朝命爲黑省財政監理官邊荒絕塞邂逅良朋是爲吾輩訂交之始中丞宏獎風流幕府賓僚一時稱盛每值公讌藥樵發抒偉論商權籌邊之略墾殖之方爲國家樹百年之計窮荒瘠苦之區而財賦無虞匱乏者藥樵力也辛亥以還藥樵歷筦稅收諸要職政績卓然稱最以封翁年高決意辭去承甘旨歡不佞供職廷評暑冷官

閒復行且藥樵相聚都門優游文史一日藥樵彙集生平所著虛懷下問謬陳管窺悉荷容納刊成有日屬爲弁言竊以藥樵學優齒長爲忘年之交不佞末學後進烏足以序藥樵之文然以過愛之摯不能無辭夫楚爲大邦詩稱南國屈宋文采震耀江山主盟騷壇夙絕千古宜其流風遠播啟牖來茲顧聲跡銷匿竟成絕響者何哉推尋其故厥有四因楚士多自潛修恥尙誇耀闐然日章期合古道聲華標榜未之前聞其因一也里無素封士鮮世族名編遺藁多付劫灰子姓興臺論斤覆瓿其因二也學由創獲事無師承偶有纂述珍秘自緘未收麗澤竟爾陸沉通志藝文僅存標目其因三也碩彥閎儒大都寒峻翼道有心

殺青無力異代知音千秋有幾世無申者繹志湮沒其因
四也總此四因彌增感喟天阨斯文吾文誰定今藥樵獨
手自編輯布諸同人凡吾儕之所希冀與前賢之所不能
遠得者藥樵皆獲及身爲之母亦恫世變之不可測不欲
託諸後人耶譬之樹藝手自灌溉而親薦果實之登盤譬
之機織手治絲縷而身操美錦之裁製其味之甘永衣之
輕煖有不可以言喻者矣抑又聞之經生之言往往拙於
修詞文藻之士每多膚而寡要潛邱經說隔膜於文詞之
通假桐城末流餽釘於字句之鏗鏘是皆偏而失中爲學
者詬病而藥樵則秋實春華兼蓄並茂大抵少年操筆意
氣自豪中年以後則憂生念亂之作爲多世事滄桑文字

淒涼萋楚茗華有不期然而然者變雅白茅古今同慨回
憶少年彷彿羲皇如同隔世此中情況非親歷者不能知
也比年家兄木齋與藥樵暨同鄉諸君子先後刊行鄉賢
著述流布海內而藥樵近復蒐集元明兩朝湖北文獻采
輯五百餘家纂成百數十卷其文其事或顯或晦或傳或不
傳者悉得賴以不朽藥樵既自舉其文以傳矣復萃聚
此無量數之人以共傳其願力之闕偉宅心之仁厚豈凡
夫所能企及哉邇來往還輒借時相過從每譚輒至深夜
遠自馬班陳范近達乾嘉諸儒上下千古辨論縱橫不啻
經心菱湖譚心之樂藥樵年已七十精力壯健不減少年
不佞少時所欲交游而不獲者今乃得之於暮齒且得握

管以序君之文私衷慰幸樂而忘憂幾不知今世之爲何
世也辛未冬日愚弟沔陽盧弼序於舊都寓廬

潛廬類稿目錄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卷之一 讀經史

讀春秋左氏傳

讀詩毛傳一

讀詩毛傳二

讀詩鄭箋

讀孟子

閔

讀爾雅

讀史記循吏列傳

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讀貨殖列傳

闕

讀絳侯周勃世家

讀楚世家

闕

讀漢書蒯通傳

讀後漢書獨行傳

讀干令升晉紀總論

讀宋史虞允文傳一

讀宋史虞允文傳二

讀明史熹宗本紀

讀公孫龍子

讀老子

闕

讀莊子 閱

讀荀子 閱

讀呂氏春秋 閱

卷之二 書後 辨

書尙書二典後

書舜典補亡後

王輔嗣易注書後

經典釋文書後

書五經正義序後

再書五經正義序後

日知錄經說書後

書張蒿庵辨志後

書焦里堂左傳補疏後

東塾讀書記鄭學卷書後

書方植之漢學商兌後

左氏不傳春秋辨

鄭君篤信讖緯辨

史記先黃老後六經辨

卷之三 議說

洪範八政通議一

洪範八政通議二

洪範八政通議三

洪範八政通議四

洪範八政通議五

洪範八政通議六

王夫之宜從祀孔廟議

詩禮相爲表裏說

孝經春秋相爲表裏說

書終秦誓說

諸子爲孔氏支流說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說

卷之四 考 答問 讀例 勘誤 釋

孔子三朝記考

篋篋考

潛江縣域沿革考

董生以論語證春秋荅譚復堂先生問

辰弗集於房荅易中實先生問

籌漢篇荅客問

廣詩毛傳章句讀例

舜格三苗釋疑

左傳杜注勘誤

詩四言碩人釋

釋禿

釋安

釋林

釋甲

釋壘

卷之五
論

導鬱

四維

審變

定國是

史權

管子

趙武靈王

漢文帝

東漢學風

闕

武侯治蜀

顧黃王陸學術

諭業

尊聞行知

卷之六 叙

淮南注楚人語疏證序

緯書篇名解詁序

潛江貞石記序

潛江書徵序

潛江舊聞序

闕

綬壘調查記序

契園集陶序

東游一首別虎文

悟園詩存序

序友笙

述樊山老人壽

序百歲老婦

卷之七 題跋

古經解鈎沈跋

阮刻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阮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跋

內府幡宋咸淳本周易本義跋

影宋刻本周易舉正跋

明嘉靖刻本周易贊義跋

明趙府味經堂本書傳會選跋

重刻宋本儀禮疏跋

明仿元刻本周禮集說跋

明徐刻本禮記鄭注跋

明刻本禮記通解跋

景元至正本大戴禮記跋

景宋紹熙本春秋公羊傳解詁跋

景宋紹熙本春秋穀梁傳集解跋

吳志忠仿宋本四書跋

景宋蜀大字本爾雅跋

覆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跋

明刻本說文解字五音韻譜跋

明張一鯤刻戰國策吳註跋

吳興劉氏刻本舊五代史跋

明萬曆本十六國春秋跋

浦氏史通通釋跋

黃氏史通訓故補跋

郝氏補宋書刑法食貨二志跋

郝氏晉宋書故跋

卷之八 題跋

景宋蜀本孔子家語跋

景宋乾道本韓非子跋

宋槧本西山讀書記乙集下跋

康熙刻劉氏本草述跋

胡燝拾遺錄跋

古夫于亭雜錄跋

跋羅田張氏筆記二種

吳刻陶靖節詩注跋

明刻元次山集跋

嘉祐集跋

魯文恪公集跋

明刻本歸震川文集跋

明嘉靖本王夢澤集跋

殘本大隱樓集跋

校刻大隱樓集跋

孫豹人澗堂集跋

宋潛虛集題後

芥圃詩鈔跋

重編海嶽集跋

柑堂詩鈔殘稿跋

枝江曹氏宗譜題後

先大夫遺稿跋

先大夫遺稿後記

先大夫家訓跋

卷之九 題跋

跋漢朱博殘碑

跋吳葛君碑額

最錄南碑

魏張黑女志跋

跋魏韓顯宗志

魏王僧墓志跋

跋魏羊祉開復石門銘

周宇文泰碑跋尾

跋般若碑

跋隋蘇慈志

跋瀧岡阡表

金得勝陀碑跋

金完顏希尹碑跋

元通城縣文廟祭器跋

明奴兒干永寧寺二碑跋

再跋明奴兒干永寧寺碑

三跋明奴兒干永寧寺碑

跋南宮學記

楚帖跋

胡文忠公墨蹟跋

跋劉塞翁畫

題先師梁文忠公詩帖

題鄒石于畫冊

自鈔國朝詩鈔小傳跋

跋自書三則

敦本草堂題語

藉耕齋題語

卷之十 記

遊羊蹄山記

潛江騎馬隄刻石

記災二則

記中俄密約

遊石門洞記

尋上巖記

三遊洞題壁

記東湖王氏藏器

港坪陳氏祠版文

書義和園

甘氏黃漢坑先塋碑記

遯庵生壙記

孟亭題壁

潛江兵禍記上

清理黑龍江財政記

卷之十一 傳 墓表 墓誌銘

宋畢漸元林士淵傳

潛江初氏七世傳

芥園山人傳

果育老人傳

漢陽孔君家傳

咸寧雷君家傳

張文襄公遺事

書胡太公

先府君事略

耐公小傳

清封通議大夫甘府君墓誌銘

鄭埔阡表

潛江李府君墓表

亡室劉淑人墓表

亡兒世琦墓碣

適同里李氏女瑜墓碣

上將督辦河南軍務胡公墓門銘

黃毅侯墓表

卷之十二書

答謝虎文問治經書

覆胡弼臣代辭經濟特科書

覆雷亞公論虞氏卦象書

與楊久香學博論織局書

與梁節龔師書二首

與鄉人蒐求鄉先生遺稿書

致夏仲膺省長論整頓吏治書

庚申

與劉浩春省長論湖北財政書

辛酉

代黃膺白致各省軍民長官論整理財政書

壬戌

致潛江某知事論作宰書

與友人書

致饒竹孫書

覆王青垞書

卷之十三 賦 箴 銘 贊 祭文

擬李習之幽懷賦

二箴 有序

民德箴

平箴

監理黑龍江財政書座右

監督殺虎口稅務書座右

潛廬十一銘

崇雅堂銘

將廬銘 丁巳

退省庵銘

愛日堂銘

石丈人銘

潛廬銘

息園銘

將廬續銘 庚午

謝虎文象贊

告玉考文 甲辰

祭王筱宋文

告先考文

祭張文襄公文一

壬戌

祭張文襄公文二

戊辰

祭先妣文

戊辰

奧略樓公祭蔣宅安先生文

潛廬類稿目錄終

潛廬類稿卷之一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讀春秋左氏傳

賈逵之言曰左氏義深於君父

後漢書賈逵傳

非真得左氏學術

心術不能爲此言也孟子發春秋之微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賊懼史遷發春秋之微曰春秋禮義之大宗爲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弑之誅然則春秋之作固以明忠孝大義爲亟矣今卽左氏傳求之貶趙盾明大臣宜討賊也譏許止明孝子宜衛疾也表臧僖伯重諫爭也表荀息重死節也表申生明父命不可違也表重耳明君命不可校也凡此類者皆所以樹臣子綱維最合春秋之旨然此

猶見

孝也

若靖

道也

尹子

阿諛

之黷

春秋

說如
著春

列國

書而

之徒不得其心舉以誣淺病之於是左氏之學大晦更有
排斥二傳推尊左氏如劉歆輩者不能明忠孝大義又豈
真知左氏者哉噫此義不明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天下
後世也歟

讀詩毛傳一

近儒爲今文學者銳欲理三家遺緒而以識小斥毛余考
毛公說詩於先王用人行政之大制禮作樂之原廣學造
士強國用兵之道皆能洞其碩意究澈精微不獨通曉訓
詁已也孔子刪詩首關雎與易基乾坤書美釐降春秋譏
不親迎意同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也毛公之說曰夫婦有
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

則王化成與聖人之意有背而馳者乎四牡之詩曰豈不
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勸忠之詞也毛公之說曰思歸
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
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頗者言之有如是之婉而摯乎陟岵之詩所以廣孝也毛
公之說曰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戾者言之有如是之懇
而篤乎戰國紛爭並世稱王稟命天子之禮廢毛公說板
之詩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與春秋尊王之義有以異乎任
賢也安民也政之善經也毛公序南山有臺之詩曰得賢
則能爲邦國立太平之基說匪風之詩曰烹魚煩則碎治
民煩則亂與尚書任賢安民之義有以異乎說蒹葭之詩

曰國家待禮然後興說伐柯之詩曰治國不用禮則不安
三代所由興與其所由亡不翅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序菁
莪之詩曰君子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此周才所以
盛也序子矜之詩曰亂世則學校不脩焉東京末造異端
蠶起諸子爭鳴其以此乎教衰於上則學遺於下此孔孟
所由以韋布肩斯文之任也說既醉之詩曰醉酒飽德人
有士君子之行焉痛戰國士習之陋也與孟子藐大人斥
儀衍擯妾婦之道無以異也說采芣之詩曰君子能盡人
之情故人忘其死與孔子教民七年可以卽戎之義無以
異也說茗華之詩曰治日少而亂日多其思深其意隱括
古今盛衰升降之原與孔子作春秋孟子距邪說之旨無

以異也細讀毛傳七十子大義微言往往而在伊川盛推之以爲深得聖人之意非讐言也近世門戶之徒因毛詩晚出師法不明同聲非毀至謂西京無此學派豈不謬哉
讀詩毛傳二

詩人有陳古刺今之義如七月陳王業楚茨述農功之類是也毛公處周秦之閒目擊世變故詩傳陳古刺今之語特多如葛覃傳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則知周秦之閒婦學廢矣子衿傳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則知周秦之閒學校廢矣東方未明傳古者有擊壺氏以水火分日夜告時於朝則知周秦之閒人君逸豫早朝晏罷之禮廢矣無衣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諸

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則知周秦之閒羣雄紛爭並
世稱王稟命天子之禮廢矣靜女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
史彤管之法女子不記過其罪殺則知周秦之閒女教不
修彤管之法廢矣正月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役之圜土
以爲臣僕則知周秦之閒淫刑以逞罹於非辜者多矣魚
麗傳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斧斤不入山林豺
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罟羅設則知周
秦之閒王道不行仁政不修蒐狩不以時萬物失其所者
多矣碩人傳大夫未退君聽政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
寢大夫退然後罷則知周秦之閒干戈側擾能勤政事者
寡矣此皆託引古事箴切時弊優柔饜飫使人得之於意

言之表者也但說經之體謹嚴其詞不迨而婉不直而曲故讀者不之覺耳

讀詩鄭箋

鄭君生東漢之末遭時混弊俗敝政乖故其箋詩特多哀時之語借說經以鍼切時弊亦猶詩人陳古刺今之指也如柏舟箋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此傷李固杜喬之不得其死李膺范滂之徒遭黨錮之禍也君子陽陽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疾胡廣輩之阿附權貴也子衿箋國亂人廢學業但以候望爲樂傷其時蠹序廢陸朋徒怠散也墓門箋有罪惡而不誅終致禍亂自古常然傷其時朝政不綱賞罰不明威斷不行也小旻箋謀事者衆而

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傷事權之雜也
又曰臣不事君亂之階也傷臣節之隳也正月箋人以僞
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生災異傷其時讒人高張
刑罰枉濫也四月箋上多賦歛富人財盡而弱民困窮傷
脩宮錢之厲民也又曰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去亦畏亂
政故痛民生之流離也桑柔箋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
寇虐傷軍政之隳壞也蕩箋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
典刑治事者以誅滅傷吏治之窳敝也小宛箋王位無常
勤於德者居之爲桓靈危也巧言箋君子見讒人如怒責
之則此亂庶可疾止爲桓靈望也北風箋性仁愛者與我
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此鄭君及徐穉姜肱袁閔申

屠蟠諸君子所以屢徵而不出乎目之所觸身之所遇輒於箋詩發之其意厚而不怒其說切而不溢蓋其憂愈深而其志愈隱矣獲詩人之志達治亂之源究古今之變毛公而後惟鄭君耳世之小儒徒以訓詁讀鄭君之書不亦芟乎

讀爾雅

鄭君駁五經異義曰爾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

詩黍離正義引

此說最允爾雅釋詩者多人皆知之至恆常晉進

師眾孚信豫安震動頤養履禮之類釋易之言也釋地以

下四篇釋書之言也

尚書言禹奠高山大川奠定也定其名也爾雅亦言自釋地以下至九河

皆禹所名古者聖人不虛作定其名必有其義尚書存其名爾雅則釋其義也以元爲始以王爲

君以聘爲問以會爲集詳山川之祭別四時之獵釋春秋
之言也禮經之中有宗族等差之經有宮室制度之殊有
器用隆殺之異釋親釋官釋器三篇足以盡之不特釋禮
之言并禮之名物亦釋之矣樂經雖亡然其音響節奏有
五聲陰陽之別其器具名目有大小之不同釋樂一篇足
以盡之不特釋樂之言并樂之器物亦釋之矣竊謂爾雅
一書其功有三爲六經羽翼導傳注先河作後學舌人而
多識不與焉六經義精文奧稍失其意貽誤滋多既有爾
雅可無斯惑是爲六經羽翼出自漢以來儒者詁經莫不
原本爾雅是導傳注先河也時有古今猶地有華夷相隔
既遠言語未有能通者地遠賴有翻譯時遠賴有訓詁有

翻譯則能通華夷異言有訓詁則能通古今殊語是作後
學舌人也六藝有大義有微言有訓詁孝經六藝之大義
論語六藝之微言爾雅六藝之訓詁三者並足翼經故漢
志以此三書殿六藝之終或乃軒孝經論語而輕爾雅甚
謂非聖人之書亦偏宕而失其平矣

爾雅作者言人人殊或謂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
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

陸元明引張揖

或謂

秦漢之閒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

歐陽永叔

或謂取傳注

以作子未或謂釋言以下有周公說

孫伯

予謂爾雅成於孔

門諸子而授意於孔子不必有周公說亦不必成於子夏
一人也周公作釋詁之說出於張揖別無確證且釋詁有

黃髮觀齒諱浪笑敖之文直釋詩詞不得云周公作鄭君以爲孔子門人所作蓋得其實孔子修明六藝及門通之者七十二人孔子修其文諸弟子釋其義衷聚旣多遂成此書耳傳之旣久或有以漢代傳注增入者如釋訓是刈是穫澆煮之也之類取之毛傳至爲顯然或以爲全取傳注爲之亦非也鄭漁仲云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斯言可信足以證成鄭君之說

讀史記循吏列傳

史之傳循吏蓋始焉遷遷之言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迹其意指一似循吏務悠遊鎮靜而已無所事刑威也者其信然

耶抑猶有所譏刺隱諷而爲是言耶先王之治民務說安之而已然必謀所以養其生去其蠹養其生則有慈惠去其蠹則有刑威寬猛之說未容偏廢也孔子之論政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烏乎治民之術可知已矣自王霸道雜官守失傳三代之政教流爲諸子之學其持有故言成理者莫不欲以易天下而申韓黃老各尊其術莫能相通後世治民之術亦遂日以殊異主寬者之說曰吾所法者黃老之學也主嚴者之說曰吾所法者申韓之學也分門別戶莫能統一庸詎知其同出一源乎相反也而相成相背也而相救亦在用之當其時而已漢承秦法嚴酷之後民有戒心故曹參治之以黃老蜀值劉璋積弱之

後民有玩心故武侯治之以申韓豈兩人操術固殊哉惟其時也史公通天人之故達古今之變治術淵源知之審矣而傳循吏獨以爲不尙威嚴者非必本愷然也蓋有所託諷也自武帝侈心多欲任用武力酷烈之臣毒亂海內吏道雜而多端生民幾側足而無所措史公盡焉心傷欲以黃老之術救之其思至深其痛至隱其辭軼蕩譎激而難識非必果以優游奉職盡循吏之能事也不然孫叔敖擇令典以治楚者也公孫僑鑄刑書以治鄭者也石奢李離能執法者也皆於申韓之學爲近史公論循吏果以優游奉職當之於諸人獨何所取而傳之耶於乎史公之意蓋可識矣治民之道必能精察而後能平恕子產稱惠人

乃得之於猛烈張叔稱長者乃得之於刑名蓋平恕者以法出人能不浮於法之外非以意出人能減於法之中也漢宣帝綜核名實斯時循吏特多其故可思矣夫醫者之治疾也酒醪及腸胃鍼石及血脈用之當其時也世變愈降人心詐僞日滋求治之道敢以三言括之曰以申韓治胥吏以黃老治百姓輔以儒家之教化則所謂循吏者庶乎得其真歟

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史遷以老韓同傳司馬貞議之以爲兩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此未達史公微情臆爲之說者也史公作傳其分合鑒裁具有深意徒論其迹鮮足以識之矣韓非尙刑名重

法術自迹論之視清靜無爲迥殊庸詎知其所以亂天下而毒後世者盡胎於老子乎老子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人不可斯須去禮老子獨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老子獨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賢人君子國家之元氣不可一日無者老子獨曰不尙賢則民不爭果如是是禮不必重仁義不必貴賢人君子不必有也且天地民物之繫乎吾身如此其重也老子獨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果如是是其身不必有也夫始欲蔑禮絕仁去義繼欲摧抑天下賢人君子終乃不自有其身則其視天下豈復有一人可畏一物可愛者天下之大旣舉無可畏舉

無可愛勢必至舉天下惟吾所欲爲而後已此所以流爲
韓非之慘刻而不自知也或曰老子不過矯末流之弊快
一時之論耳非之殘忍固老子所不及料也不知彼既欲
棄禮義蔑仁賢則是法不足畏名不足動惡不足懲善不
足勸民命不足惜君臣不足忌父子夫婦兄弟不妨交相
賊如此則視天下眇然無一物足以動其心刀鋸斧鉞何
施而不可然則韓非之刻礪寡恩雖謂老子教之可也蘇
子瞻曰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老子之後其禍爲申韓
倘所謂能發司馬氏之微意者與小司馬以管晏等傳例
之慎矣

讀絳侯周勃世家

史公爲絳侯世家但詳紀其戰功及被誣下獄兩事其誅諸呂立代王爲劉氏興亡所係世家顧略而不書何也曰非略也之二事呂后孝文本紀已詳著之矣本紀旣詳世家豈容複出此史家詳略互見之例亦文章義法也後世史家知此義者或寡矣以故繁猥特甚柳子厚稱太史公文曰潔有以也絳侯以被誣下獄特一身之禍耳非國家所以興亡史公顧詳紀之者蓋以爲功高震主者身危又以見漢待功臣之薄也詳紀絳侯下吏事其用意亦同史公敘事往往有事外遠致淺人鮮足以識之耳

讀漢書蒯通傳

班書體例號爲精審無倫然與史遷較不可同年語矣夫

史家敘述自以詞簡而事無漏爲貴不容人立一傳傳載一事蕪累簡牘爲也予嘗持此義以讀歷代史書知此者惟史遷而已班氏似猶不足於此蒯通親勸淮陰反其事於劉氏興亡關係至鉅固自不可沒也然史遷獨載其語於淮陰傳中缺其傳不遺其事殆所謂詞約而旨豐事增而文省者歟班氏乃別爲通傳果何爲也且史公之不爲通傳非獨懼爲簡牘累也正以見淮陰之心乎爲漢雖以通之勸導百端終確然不變而後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爲不可言也蓋史公微愾如此班氏不知此意而別爲通傳其義例雖較詳密然寄託之孤遠識議之閎深其去史公又何遠耶嗟乎班氏號稱良史於史公著書微

信似猶未能盡悉而況下此者耶既開一事一傳之例後世諸史之蕪累豈足怪耶古人以知言爲難殆不虛也
讀後漢書獨行傳

彙傳之體肇始馬遷而莫不各有所出至范蔚宗氏始伸其獨斷創爲獨行傳所著三十餘人類多抗爲過高之行以自喜務矯乎俗以殊異於人其去君子中庸之道遠矣范氏獨何所取而著之哉既而思之其源蓋出於孔子孔子所取畸人傑士偏至之行至衆可伯子大林放於陳文子取其清於卞莊子取其勇於史魚取其直師友之間有老聃師襄原壤達巷黨人之屬門弟子其狂有曾點琴張其介有原思其能忍有公冶長其愚有高柴卽風塵奔走

所遇若石門荷礫沮溺楚狂之流莫不望其高躅邈然如不及凡此皆偏行一介之夫不盡軌乎中道而孔子有取焉何哉蓋衰周之時經教不明先聖之道衰王澤竭異說興奇袤巧詐蠹出功利者欲薰燥於人心者至深且固風俗靡靡入於衰壞亂臣賊子接踵於天下非有猛藥惡石不能救也故寧取諸偏至之詣而不苛以中庸之道務用矯枉扶衰而已其言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曰鄉原德之賊也蓋中行不可必得久矣不取狂狷未有不入鄉原者也其端甚微其機甚隱其淆中庸也難辨其賊中庸也甚酷浸流浸廣而成習俗遂有癘變癘下而癘不可問者非天下小故也故君子慎之范氏深得孔子取

狂狷退鄉原之旨故網羅東漢畸人傑士裁爲此傳匪特敦薄俗振頽風亦見天地正大之氣雖時經濁亂蓋無往而不在也東京末造朝政不綱君道祗僻邪枉熾結賢否混淆學校廢而禮義衰人心漓而風俗敝縉紳之士伺候權閭之門奔走形勢之途充然無復廉恥者皆是也而猶有若而人厲高節矜偉岸塵利祿富貴孤行己意舍命不渝雖稍過乎中而弗恤焉毋亦小人道長之時天地之性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若而人者不發爲過高絕特之行而不止歟烏虜是亦天人倚伏之理之可觀者也

讀干令升晉紀總論

余嘗甄綜兩晉百五十餘年史事海寓傾覆亂人接踵專

權僭逆之臣乘勢而思逞攀附擁戴之徒迭起而俟時豈
悖逆之性固然歟抑運鍾否剝非人所能爲歟及讀干寶
晉紀總論稱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稱四維不張苟且
之政多而後知其禍變相尋馴至亂且亡者非不幸也夫
風俗之厚薄關係國家之安危風俗淫僻名實反錯欲國
家無事不可得也是故國家之政必以敦崇名教振厲風
俗爲先而改制度次之自魏武代漢崇獎跡弛之士天下
相競於權詐文帝繼之尙浮華崇放達天下羣鶩於清談
禮教旣亡曹社遂屋此司馬氏所目擊足引爲殷鑒者乃
不措意於此但懲魏孤立之弊大封同姓欲以固磐石之
宗卒之大禍卽發於宗藩惠帝流離播遷懷帝局促受制

愍帝號呼無所君子有所不忍言也政本不立徒鑒前敗而改制制立而敗隨之漢以秦孤立爲鑒大封同姓卒有七國之變與晉事前後如出一轍此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是以聖王之治不務紛紛改制惟亟亟於民情風教徐推其致弊之由而陰驅默塞使之轉移於不自知司馬氏旣失政本毀方敗常仁義路塞以致綱維不攝放誕盈朝不逞之徒蝟聚而起非其天性固然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於乎人材固無時無地不有者也蕩滌舊俗振作士氣在上之好尙一轉移間耳晉之興也賈充石鑿之徒迭執政柄强者張威福弱者備員仰成而已典禮制度且不能上稽之古況乎移風易俗作人興

才之道其君未之或聞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干寶之論次晉初也於民情風教三致意焉蓋深本之論矣其後陶侃陳頴卞壺諸人洞燭時弊頗欲矯異流俗而力小勢孤莫之能止浸淫至於六朝其風未革而後知魏晉之流毒極之數百年而未有已也

讀宋史虞允文傳一

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劉錡謂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大功乃出於儒生吾輩愧死矣斯言也蓋痛諸將之不力恨壯志之莫酬而又以見儒者之果有益於人國也今之論兵者動曰儒生無用於乎亦不思而已矣夫古之兵家未有不兼儒道行之可幸而成功者孔子儒家

之宗也於戰且兢兢慎之乃曰我戰則克何也蓋兵之精
微儒家固已包蘊而兼有之也儒之爲道也遇難而不避
懇至而有守以忠義感人而不失之賊務利國家而不爲
身謀臨大敵決大疑而不爲浮言動用兵之術豈能外此
虞允文之至采石也犒師也非督戰也無統兵之責敵騎
充斥蔽江而下無必勝之勢王權潰卒解鞍東甲三五星
散無可用之兵彼卽觀望不前夫孰議其後者立召諸將
勉以忠義慷慨誓師不稍退卻非得儒家事君致身臨難
不避之道者能之乎則其成功宜也非倖也孫子之論將
有五一日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嚴之五者皆儒
道也將有此五者而後可以戰可以守可以生可以死可

以無敵於天下五者皆亡則士卒之潰散可立而待故吾嘗論古今將帥必得儒者之意而後可以用兵虞允文之以儒道臨戎其料敵制勝不必言也卽疆場武夫目不睹孫吳之策口不誦儒家之書而其戰勝攻取不少退挫亦必有暗合儒道者矣不然以保一身且不足以當大敵有潰而走耳烏能勝

讀宋史虞允文傳二

吾又嘗讀岳飛韓世忠諸傳而竊歎虞允文雖以儒生成功亦其遭時者幸也何也廟算勝也凡用兵之勝負不決於敵之強弱而決之廟謨廟謨勝則政府主持於內將帥奉行於外復假以便宜之權成功必矣不然則閩外雖復

獎勵士卒憤切同仇亦必不能以成功何也撓其權者多也岳飛吳璘韓世忠諸人抗拒金師屢奏克捷順昌柘皋扶風朱仙鎮諸戰大張國威金人膽懾幾有恢復中原掃蕩燕雲之勢卒廢於半途者有秦檜主持和議於廟堂之上故諸將不能成功於千里之外也虞允文采石之捷不必將略優於諸將也蓋其功幸成於檜死之後也彼時政府何人也陳康伯也康伯政見與秦檜異政府無誤國之人闔外有便宜之權此所以卒有成功也設爾時秦檜尙在雖復乃心王室盡瘁國家不過如王庶則黜之而已矣力支危局誓雪國恥不過如韓世忠則罷之而已矣戰勝攻取力圖恢復不過如岳飛則殺之而已矣身且不可保

安望其勝敵也哉吾故曰虞允文之成功也遭其時也若諸將之不能成功非獨諸將之不幸實宋室之不幸耳國家大患莫患於閫外主戰而政府主和其始也各爭意見將相水火其終也是非顛倒功罪混淆政令不行賞罰不明而國事遂不可問檜之已事真有國者之炯鑒也奈何後世猶有蹈其覆轍而自謂得計者

讀明史熹宗本紀

熹宗之童昏魏忠賢之僭逆吾不暇責焉耳獨怪其時走權門如鶯媚閹黨助虐斃者皆朝廷大臣祠宇徧天下俎豆及學宮首發其端者乃出於士類豈小人之性賦於天者獨不善歟吾思其故蓋文皇階之厲矣自太祖開基懲

元政之衰風教不振表忠烈樹綱維聽蔡子英北歸謫危
素守余闕廟以示意嚮由是中外薦紳皆知厲廉恥尙風
義故燕兵犯順仗忠贊猷之士慷慨引節不二心之臣所
在多有烏乎是太祖尊重名節之效也迨文皇仗強力有
天下躬行篡逆賢否混淆私我者賞拒我者刑屠戮忠良
登進險諂趨媚之士於是方練鐵景諸人俱不免而陳瑛
解縉之徒起焉雖幸而享其成未遂及於禍敗人心之變
風俗之澆固已胎於此矣自是以後沿習爲故戴縉以風
憲大臣頌汪直功德及劉瑾竊權焦芳以閣臣首與之比
於是列卿爭先獻媚司禮之權反居內閣上張桂巖趙之
倫逞奸邪肆兇逆蠱國害民君子有所不忍言也其實皆

積於無恥焉耳陵夷至於熹宗魏闖盜竊魁柄魏廣微率先詔附崔顧徐霍閻賈曹王諸不肯因緣並進竄身婦寺宵小之禍門戶之爭遂固結而不可解迄乎罪惡貫盈亟伸憲典而元氣垂盡國脈動搖危乎其不可救矣君若臣泄不以人心風俗爲事務快其惡正醜直之私禍變之來豈一日之故哉且明璫禍雖酷大都匹夫庸材耳非有諸黨人司耳目效奔走濟其惡而助之攻兇能如是烈歟故吾嘗推原禍本闡黨之熾小人之多爲之小人之多士習之壞爲之夫其所以然者君與相涉不與聞乎道治無其本故也明之推令主者洪熙宏治而已而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之言無一及焉三楊輔仁宣羣然稱

賢相海內欣欣望治然而輔成君德獻替而匡救之者又
何少也王文成學問志節可以卓然有爲阨於中官噤不
得用楊左諸賢復力齟齬之以死忠者黜滅佞者盈朝明
欲不亡烏可得哉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
矣明之已事甚可鑒也烏乎悲夫

讀公孫龍子

漢志公孫龍子十四篇今六篇僅存蓋亡佚者多矣姚際
恆氏以不見隋志頗疑其僞余謂殘斂之餘容有後人掇
拾遺指爲僞殆過也公孫龍自言學先王明仁義見莊子然
其術大端祖墨子其詞往往與墨經及大取小取諸篇類
晉魯勝稱墨子作辯經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正刑

名不虛也晉書本傳其末篇云古之名王審名實慎所謂其大

旨如是而已然而堅白同異之辯變幻詭誕若不可極務

以惑人之心屈人之口其為術至怪陋而欲以悟時君正

名實曷由哉亦苟鉤鈇析亂而已莊周之論惠施曰以反

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由天地之道

以觀其能其猶一蚤一畜之勞者與其於物也何庸吾於

公孫龍亦云

潛廬類稿卷之一終

從子世恩校錄

潛廬類稿卷之二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書尚書二典後

堯典舜典原祇一篇其截而二之者僞孔之謬也原所以截爲二篇之意因二典各序故耳究非善讀書序者也案堯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舜典序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艱難作舜典遜位歷試祇一事耳兩序同言一事者以歷試禪位爲堯舜同典之關鍵故也使二典各自爲篇禪位之事必不兩載兩序亦必不同言一事可知二典古祇一篇序書者因此篇述兩聖事迹故兩序之兩聖事迹既合爲一

篇故取其中之關鍵而互言之也此序之妙也且遜位在後以序堯典歷試在前以序舜典此尤得古史堯舜同典前後互發之意堯事以曰若稽古始以殂落終舜事以歷試始以陟方終

焦理堂說如此

交互參錯首末完具序書者知之

故序堯典第及遜位一事著堯政之終也序舜典第及歷試一事著舜事之始也聯貫錯綜不可思議此又序之妙也且二典不分兩篇亦自有說二聖際會一德終始千古所難故古史合典以別於革命之代序書者知之故兩序皆言禪讓一事而咨牧命官諸政亦畧而不言明舜之無爲而治皆堯爲之又以見古史以堯統舜之徵旨也此又序之妙也僞爲古文尙書者不知此意因二典各序遂割

而二之經序之微旨遂溷不知古史義例與後史不同淺
識者以後代之史律前代之史宜其割裂而歧出也近代
諸儒既灼知分篇之失又強爲分析謂某至某爲堯典某
至某爲舜典不知此篇古人通稱帝典而已觀大學所引可見卽

分析言之亦但稱堯典不稱舜典

如王莽傳光武時張純奏章帝時陳寵言以及

儀禮疏公羊疏凡引今舜典文皆稱堯典

蓋舜典在堯典中稱堯可統舜也舜

統於堯猶臣統於君子統於父耳古史義例精深非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固不可臆測也然則一篇何以兩序曰此
古書異序同篇之例劉申受書序述聞已言之矣

書舜典補亡後

舜典在堯典中原未亡而趙岐孟子注云尙書百二十篇

逸書有舜典敘亡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閻百詩遂據之以謂古文舜典已亡第存逸文於孟子邵陽魏源乃因之作舜典補亡凡孟子所載舜事鈎采殆盡書古微不知舜典實未亡佚孟子所述舜事或據傳聞

或引傳記決非舜典之文也何以明其然也孟子引書例稱篇名完稟後并諸事不稱書曰更不稱典曰何所據以爲舜典逸文難信一惟祇載見誓腹稱誓曰趙岐以爲尙書逸篇然無以證其必爲舜典難信二史記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其中果有舜典史公采摭必多乃觀舜紀所載無出堯典外者非別有舜典而亡之可知何得云孟子所述舜事盡出舜典難信三舜紀於堯典外時采雜說史遷已自言之國朝蒐

佚補亡之學遠邁前代於古大有功惟舜典具在不待補
補之爲多事夫說經求其可通而已不信僞孔矯枉過直
亦好古之過也

王輔嗣易注書後

孔子十翼爲後世說易之祖凡與十翼異義者皆外道也

西漢費直專以十翼解說上下經

漢書儒林傳

故卓然爲易學

大師漢魏之間治費氏學者多矣而書多不傳其不失費
氏家法而書至今存者獨王輔嗣耳試畧舉一二以明之
如乾初九潛龍勿用注文言備矣九二見龍在田注出潛
離隱故云見龍處於地上故云在田案文言解潛龍勿用
云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

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又曰
潛龍勿用下也又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
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是潛龍勿用之
義文言說之已詳故輔嗣第云文言備矣不復爲之注至
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
時舍也皆未解見字田字故必爲之注而其善者尤在根
據文言繫辭不自爲說文言謂潛之爲言隱而未見旣云
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可知潛旣爲隱則見爲離隱可知
故輔嗣云出潛離隱蓋據文言解之也繫辭傳曰兼三才
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孔穎達乾九二疏引先儒云一
二爲地道三四爲人道五六爲天道卽繫辭意也一爲地

下二爲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蓋據繫辭解之也此所謂據十翼以解經者真不愧費氏家法矣輔嗣以老莊言易是其一短然其長處何可沒也故畧發其凡待學者詳焉

經典釋文書後

陸元朗經典釋文其善有三學有宗主一也不墨守一家二也能存絕學三也其敘錄條列諸家可謂富矣然每經以一家爲主如易主輔嗣書主僞孔詩主毛鄭公穀主何范左氏主征南之類皆是雖所主不必盡善然篤守專門固漢儒家法也其尤善者在有宗主仍博采衆家不苟從一於易兼采子夏孟喜京房馬融鄭玄劉表荀爽虞翻陸

績董遇王肅姚信王虞干寶蜀才黃穎諸家旁及九家易
張璠集解不獨輔嗣也書兼采馬鄭韋昭徐邈諸家不獨
僞孔也詩兼采韓嬰馬融王肅崔靈恩徐愛沈重諸家不
獨毛鄭也春秋三傳兼采賈逵服虔王肅董遇王元規糜
信孔衍諸家不獨杜征南何邵公范武子也三禮兼采鄭
司農盧植馬融王肅孫炎李軌徐邈徐愛劉昌宗戚袞沈
重諸家不獨鄭君也論語兼采王弼繆播李克蔡謨諸家
不獨何晏也爾雅兼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家不獨郭
璞也既有宗主又不墨守一家以衆說之長輔成一家之
學此治經之法亦注經之法也鄭君箋詩宗毛兼用三家
春秋宗左兼用公穀有宗主亦有不同鄭君家法蓋如此

元朗之意卽鄭君之意也其不可沒者尤在能葆守何氏公羊范氏穀梁之學據隋書經籍志六朝杜氏行而公穀微然則元朗爲公穀作音特爲於舉世不爲之時也唐人撰五經正義率本元朗舊說故所用傳注與釋文同徐彥疏公羊用何注楊士勛疏穀梁用范注亦猶是耳然則何范二家行於後代雖謂元朗之功可也

釋文於易用輔嗣廢康成書用僞孔棄馬鄭左氏主征南去賈服崇南黜北頗爲後人口實予謂王杜兩家之說皆得自心裁成一師說瑕瑜不掩學者分別觀之可耳不可廢也僞孔亦足補鄭惜其不自爲書號稱孔安國耳然不可廢則一也南北之學大都相沿積習以元朗之精博非

不能爲康成之易馬鄭之書賈服之春秋良由爲地所限
故舍北從南耳隋時學通南北者祇二劉焯而已不必苛
責元朗也

書五經正義序後

孔沖遠五經正義唐宋以來盛行於世然尙有可議者其
易經序曰傳易者西都有丁孟京田東都有荀劉馬鄭大
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王輔嗣注獨冠古今所以江
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案此說非也易傳
自商瞿以至田生惟一家焦氏後出及費氏爲古文而漢
易有三丁孟祖田氏者也京祖焦氏者也荀劉馬鄭祖費
氏者也考其授受淵源已不能盡同而謂更相祖述何耶

漢藝文志易家丁氏八篇隋志不著錄蓋佚已久不具論
孟言卦候消息京言災異荀劉言升降馬以乾坤十二爻
論消息以人道政治議卦爻惠定宇張皋文雖畧發明其
大旨然全書已佚無從考其本末亦不具論至若鄭氏言
易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推象附事以求文王
周公之意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兩漢諸儒未有能及之者
而謂非有絕倫何耶王輔嗣注雖不無可取大都以清談
言易較鄭氏相去遠矣而謂冠絕古今何耶且鄭氏易注
至唐猶存冲遠作正義乃舍康成而用輔嗣鄭注遂亡豈
非冲遠之咎耶其書經序曰古文兩漢不行安國注之實
遭巫蠱寢而不用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

異同晉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
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
故江左學者咸悉祖焉案此皆不審之言也古文及孔傳
之僞前人辨之已詳不具論至馬鄭所注卽孔壁古文杜
林得之西州者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
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則淵源安國明矣而云馬鄭莫
覩古文何耶考東晉梅賾所上古文尙書賾自云得之臧
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蘇愉愉得之
鄭冲冲以上無聞焉則爲魏晉間人僞託明矣謐不察其
僞載之帝紀冲遠亦不察其僞敘述其授受淵源何其闇
耶且賾雖上奏得立學官然南北兩朝猶迭相盛衰至冲

遠始依偽孔作疏兩漢專家之學頓以廢絕冲遠豈能辭其過耶其序左傳曰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穀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杜元凱爲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案此言非也雜取公穀以釋左氏足見賈服諸家之善東塾先生謂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鄭君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卽此意也然則賈服善於杜氏可知冲遠乃右征南而左賈服果何謂耶光緒辛卯余讀書菱湖與雷亞公趙伯威約治孔疏偶有窺見遂糾其違云爾

再書五經正義序後

孔冲遠五經正義余前頗糾其違然亦有善者未可全非也蓋自趙宋中葉以後學者說經多逞臆見矜勗獲唐賢義疏之學日微鹵莽蔑裂誕妄空疏之弊由是日甚正義之善在根本前修篤守師承於詩書則遵二劉於禮記則宗熊皇於春秋左氏則主劉炫非後世學無師承以己意創爲者比也其序書曰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簡不敢臆斷必據舊聞竊謂此蓋冲遠傳述本意而諸經義疏之都凡也觀其序詩稱劉焯劉炫輕鄙先達時有差忒其序禮記稱熊安生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稱皇侃既遵鄭氏復乖鄭義比之木不歸根狐不首邱其匡違糾繆可

謂至矣然猶株守諸人成書而刪訂之不敢自爲新義何也蓋治經貴通舊說不在創解雖其所從仍江左遺習不能混南北之異盡遵漢學然謹守前人傳注不敢有所出入固漢人家法也惟疏周易多用空言不本前人罕徵典籍一由王輔嗣注掃棄舊文獨標新誼韓康伯注繫辭亦空詮無事實故古義寥寥非考據之疏也一由江南諸儒多雜以釋氏之說故不引以爲據考其易序稱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尙虛玄義多浮誕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據此是江左說易者不但雜以老氏之說且雜以釋氏之說然則冲遠廓清之功安可少耶惟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

鄭而信偽孔左傳外賈服而主征南去取失當是其一短
 又於諸家多所迴護過有窒礙未免牽就採取既博又不
 成於一手故牴牾失檢者亦有之然自唐以前說經之書
 多湮晦不傳如熊皇二劉南北鉅儒其專書載隋經籍志
 今已不可見端賴孔疏所載尙識梗概隋書稱劉焯著有五經述義隋志載
劉炫毛詩述義四十卷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皇侃禮記義疏九十七卷禮記講書四十八卷熊安生周禮禮記義疏各三十卷今皆無
 存惟孔氏所引尙在 又舍人樊光李巡孫叔然諸家爾
 雅注陸璣草木蟲魚疏鄭氏易注書注賈服左傳注盧子
 幹禮記解詁阮湛三禮圖以及鄭志駁五經異義諸書今
 皆佚不存不賴此書烏能識其崖畧且所引緯書雖純駁
 不一然皆七十子後儒者所記西漢經師微言大義萃焉

其專書久佚亦賴孔疏存什一於千百然則牴牾之弊雖或不免述古之功又可沒耶江鄭堂漢學師承記序稱其妄出己見去取失當頗中其失然辨其參錯並沒其多善突非持平之論吾不取也

日知錄經說書後

日知錄三十二卷爲亭林生平精詣之作其中經說七卷有家法無門戶務得聖人之意而止凡所解說有守先待後之志於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尤亟亟焉自漢京以來儒者說經學凡六變及其末流莫不有弊惟亭林之學足以救之何以明其然也漢儒授受篤守專門遞稟師承罔敢出入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亭林

則不主一說不名一家舍短取長務求通貫可救漢儒末

流拘攣之弊

於春秋博采三傳於詩兼取毛鄭王

魏氏以

來二王學行

肅

務持異義自孔賈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

各自論說流行寢廣及其弊也雜亭林則務求其安不苟

同亦不立異故純粹以精抵牾者少可救獨創異說之弊

北宋以後道學大昌漢注唐疏一切屏落其學務別是非

及其弊也悍

如王柏吳澄勇於改經之類

亭林則信古闕疑有好異作

偽者皆痛斥之可救輕改古書之弊

如豐熙偽尙書張霸百兩篇皆斥為異端

蔽以惑人之罪

大名所集攀援遂多固守藩籬排斥異己自宋末

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

如論語集注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

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闕此一條以諱其失王相刪詩國風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

亭林則擇

善而從一無偏倚論易宗程朱仍有不從程朱者論春秋
欲備三傳仍有不從三傳者有宗主復有不同可救黨同
伐異之弊明正嘉後才辯之士務脫前人範圍其學各抒
心得及其弊也肆

如王學末流以
狂禪說經之類

亭林謂經學卽理學舍

經學言理學者禪學也其說經皆證之人倫事物之間不
欲高談性道歸咎陽明末流甚至論語卷發明此義尤詳
而盡可救明人放無忌憚之弊

如說易良其限一條書稽
我古人之德一條詩樂章

一條論語夫子言性與天道一以貫
之兩條皆力斥近儒空談心性之非國初以來經學最盛

皆以亭林爲淵源迨後之功爲不可沒矣及其弊也或且
識小遺大變流於支離破碎然非亭林之咎也亭林說經
務求大義要其究也歸於有用其論學之旨曰天人之學

舉末以該本章句之士不能觀其會通高明之人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旨然則亭林之學不特可救前代末流之弊並考據家流失亦且預防之矣其尤善者在能消融門戶之見漢宋兩家水火交訖久矣亭林則折衷衆說各取所長務求有神倫物通經致用斯爲不愧然則欲救末世之弊仍相與講明亭林之學可也

書張蒿庵辨志後

蒿庵之言曰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有味哉其言之也吾取以爲救時之良藥石焉方今區宇凋耗民生困迫內憂外侮潛伏機牙財殫力瘠岌乎殆哉策之者曰通商興工採鑛鑄鐵練水陸之軍謀舟車之捷斯固然矣雖

然有源焉不治其源而欲流之清不可得也治國如治疾
然人有疾必有受病之源善醫者不務攻其疾而務養其
源源治則病去矣今天下受病之源乃在有學校之名無
學校之實學校既弊故人才益庳陋無可用其高者矜博
雅逐聲氣而已次則務爲剽襲以資弋獲雖日談堯舜習
周孔於己無與也於世無與也何也其志非也大道不明
學術不正人材不出則所得者束髮小智之夫已耳以束
髮小智之夫制斯人之命而欲吏治之清風俗之厚人材
之多國用之裕軍政之脩不可得也且夫國家立學校設
制科所以羅奇偉非常之士而得人寥寥何也其所激厲
震動之者非也自前明以制義取士羣天下之人盡驅之

祿利之途淺識小夫幾何不爭趨焉百步之矢觀其所發志既謬矣毀廉隅敗行檢固然其無足怪而蚩蚩者顧於其中求人材不亦謬乎方今事變亟矣文人學士方緣飾經義以行其欺世盜名之術容與委蛇順風波靡溫言浮說更相欺諛獨恐一旦猝有緩急御變無人定傾無術相顧莫敢一當其衝今之隱憂蓋在於此而士大夫之識時務者方勤勤然泊其流而不思養其源欲天下不馴致於亂其可得乎然則養源奈何曰莫若興學校厲士氣禮耆儒明正學退躁進之士杜利欲之門嚴虛偽之戒箴剽盜之失使之以救時爲急以有用爲歸其志既端其本既立而後可以應無窮之變此養源之說也若以爲常談而忽

之亂本成矣然後徐圖補苴不已晚乎蒿庵目擊明季秕政故慨然欲治其源兢兢以辨志爲急烏乎使蒿庵生今日其寄慨當又何如哉明之士習失之曩今之士習失之靡其病不同足以召亂則一也滄海橫流人類將盡偶有感觸聊復書之

書焦里堂左傳補疏後

焦里堂左傳補疏五卷爲其六經補疏之一大旨主於糾杜氏之違以明夫子作春秋之義以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氏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又稱杜預爲司馬懿女婿目覩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傳集解所

由作又以左氏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
司馬氏飾前後一轍竊謂焦氏所指摘頗中杜氏之失至
謂杜氏爲司馬氏飾則稍過矣杜氏之短在於強經以就
傳自逞臆說次之暗襲前人又次之左氏雖受經仲尼後

人不免妄有附益

四庫提要辨之最詳姚姬傳原
蘭甫皆以爲六國時人所附益

則不能

盡合尼山筆削之旨者勢也杜氏旣篤守左氏不能旁參
公穀擇善而從則於附益之說不能辨明之者亦勢也附
益之說旣不能辨則必曲從而傅合之此杜氏集解所以
與夫子作春秋之旨多背而馳也且杜氏亦自謂篤守專
門之學而已不自知其非也果知其非何苦筆之於書以
供後人指摘乎若謂藉以解懿師昭之惡是明知其非故

飾詞以欺萬世也雖至愚者不若是矣故予嘗論杜氏之失一在不能推究聖經以求其義二在不能參取公穀以會其通三在輕信傳文不知其失四在學無師法自以爲是有此四失以故違經之說往往而有六朝經師自劉炫樂遜崔靈恩以來屢有匡正近代諸儒如顧亭林王船山惠定宇朱長孺顧震滄姚惜抱馬魯陳諸人糾擿尤備然不過正其訓詁名物之違失而已焦氏獨於其有違經意者條而辨之上可以明夫子作春秋之義下可以導後學擇善而從之路其持論之正大識見之宏通迥非近代諸儒所及惟必以杜氏集解爲詔附司馬氏而作究不免有意周內又因杜氏牽及左氏噓王荊公陸粲郝敬之說以

左氏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真所謂矯枉過正者也夫前人參錯正賴後人有以辨明之然辨其錯不可沒其善焦氏辨正杜氏必比附其罪而痛詆之其持論雖正究嫌其意之未平矣

東塾讀書記鄭學卷書後

番禺陳蘭甫先生東塾讀書記意在溝通漢宋兼采厥長鄭學一卷尤簡核平實通而有要深明高密家法非乾嘉諸儒所及近代崇尚鄭學可謂極盛然第知其學有宗主集兩漢儒學之成而已東塾獨識其有宗主亦有不同謂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無不同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無宗主惟高密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此說有功鄭學真

前人未發之覆也匪直有功鄭學抑亦涂軌方來近世學人率有數弊嚮壁虛造一也妄生穿鑿二也先入爲主三也繇稱寡要四也辨正前人參錯而沒其善五也鬻爭求勝六也斤斤名物細故而遺其大七也東塾論鄭學盛稱其不偏執不逞異說不妄破先儒不穿鑿以爲深不瑣碎以爲博意在推闡高密術業亦以隱箴末流之失俾學子確然得其所宗其尤善者在能通漢宋之拘閔漢宋兩家各闢戶牖水火交訌斷斷未已東塾早年讀鄭君書晚年讀朱子書實事求是取門戶爭勝之說謂鄭言性理無異宋儒考據之學源出朱子息異同之喙絕黨仇之習非深知鄭學不能爲是言非深知朱子亦不能爲是言也學

術流派自分而合茲其時矣竊謂高密羣經之功臣欲通羣經自高密入東塾高密之功臣欲通鄭學自東塾入可也

書方植之漢學商兌後

桐城方植之漢學商兌一書力崇宋儒輕訾漢學姚石甫輩主張之以爲有此書可俾宋學廣明漢學寤息其言似矣平心衡之其辨雖明而言多失實其志甚銳而論或未公條厥流失凡有三科一曰匡正睽違沒其多善二曰深文醜詆不顧其安三曰偏黨同門曲護已短自非聖賢孰無參錯辨而正之賴有後儒辨其未明者而明者愈明辨其未合者而合者愈合故足尙也然攻其所短不可沒其

所長方氏著書獨昧斯旨夫西河辨學固屬單詞鄭堂師承誠多邊見至若黃梨洲之平實江慎修之精深秦文恭之宏通顧震滄之純篤類皆不立宗旨不傍門戶可以軌途百世繼武前修方氏專己好勝忽而不言專伺他人之瑕而忘異量之美既失博學知服之義且開露才揚己之風所謂匡正睽違沒其多善者此也學求真是而以爲豪舉矜名博綜羣書而以爲私妄好事辨之不已至斥爲邪說詆爲異端詆之不已至等之洪水比諸猛獸無論船山亭林制行卓絕深寧東發大節凜然揆之雒閩無少遺議卽使小有疵類何至如植之所云夫聖賢論人務從其恕斯編所詆惟恐不周苟著書若斯難以議夫平允者矣所

謂深文醜詆不顧其安者此也探索茫昧不如返求六經
窮理空言不如躬行實踐戴阮之言未爲甚謬此自學人
通義聖賢可質漢學宗旨初不在茲且思而不學知而不
行宋學末流實有斯弊方氏巧相迴護奮臂與爭詬厲之
詞累篇連牘不能反躬自省徒欲尊己陵人所謂偏黨同
門曲護己短者此也夫漢宋兩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弊
漢學之長在於綜貫百家實事求是然患在窮末置本識
小遺大宋學之長在於推闡大義實踐躬行然患在空疏
不學高談不根兼師所長而棄其短理取相濟而不相非
斯可謂善學者矣至若同室操戈詆謫求勝旣失持平之
旨且爲學術之憂往究心漢學家言見有訾毀宋儒者心

輒病之方氏踵其後而輕竿更甚排陷更厲世變日下人材至難何苦自相摧敗若此且其所譏類漢學枝葉匪厥本原論說雖高何裨於己益見其惑矣檢閱之下意有未安輒加辨駁之詞用附評臣之義

左氏不傳春秋辨

左氏不傳春秋之說漢博士倡之

漢書楚元王傳

晉王接和之

晉書

本近儒劉申受昌之

左氏春秋考證

大都謂劉歆作偽鄭興賈誼

沿譌踵謬雖許鄭大師皆見摧剝蓋凡爲古學者其說皆不足證明矣然左氏編次悉準春秋無稍陵越以魯爲主以隱爲始明爲依經述事非徒一家之書

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

爲經

東塾陳氏力辨其非舉漢書翟方進傳爲證

東塾讀書記

謹稽前代史籍於東塾所舉外凡得數事可證王劉之失
祛學者之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與左邱明乘如
周觀書周史歸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春秋左傳序孔疏引彭祖
公羊大師非治左氏者然以左氏爲傳春秋決非阿私之
論矣證一漢書儒林傳云穀梁議郎尹更始又受左氏傳
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考尹更始在劉歆前數十年已
先有左傳章句矣是左傳之名不始劉歆證二漢書儒林
傳又云漢興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左氏傳誼授趙
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
咸及翟方進而劉歆從咸及方進受使左氏不傳春秋則
張蒼賈誼以下諸大儒何以遞相傳授一無異說證三漢

書藝文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於十一卷之下

注云公穀二氏然則古經十二篇當卽左氏之經矣四庫提要

說如徐彥謂左氏先著竹帛漢儒謂之古學公羊傳疏左氏傳

既稱古學故左氏之經遂稱古經耳杜預作集解自謂分

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是左氏別有經文之明驗使左氏

不傳春秋何爲別有左氏經文證四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序云孔子論史記次春秋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各安其

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據此則左氏之書主

發明聖指可知不曰左氏傳而曰左氏春秋者此亦如公

穀二傳有公羊春秋穀梁春秋之稱耳近人張杓云傳有

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詁之傳主釋義載記之

傳主紀事

經義叢鈔

公穀釋義訓詁之傳也左氏紀事載記之

傳也體雖不同傳示後人則一

孔冲遠左傳正義云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示後人

也漢儒以為訓詁釋經乃可謂之傳故云不傳春秋使知

釋經之傳有訓詁載記兩體烏用是嘒嘒為哉

鄭君篤信識緯辨

孔冲遠稱鄭君篤信識緯余謂非是鄭君注經雖有取緯

書者取其精確者耳至其誼之駁者亦不苟從也如詩緯

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

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

詩關雎序孔疏引

此緯說四始之誼鄭

志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

則為興廢之則為衰

詩關雎序疏引

是鄭說四始與緯書不同蓋

詩緯四始之誼爲齊詩說鄭君箋詩宗毛爲主故不用詩

緯證一鄭注尙書中候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詩鼓鐘孔

疏引鄭箋仍從序說以爲刺厲王不云刺昭王蓋注緯之說

覺其未安故易之證二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

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後漢書明帝紀章懷太子注引此以關雎爲刺詩也

鄭說關雎以爲美后如之德與毛傳同與緯說不同證三

春秋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旋機史記天官

書司馬貞此以旋機玉衡爲北斗鄭注尙書以璿璣玉衡

爲渾天儀鄭君尙書注已佚此語見史記五帝本紀裴駟集解引與春秋緯不同證

四春秋運斗樞云舜以太尉受號卽位爲天子太平御覽卷八十一

引此以唐虞時有太尉之官也禮記月令命太尉贊桀俊

鄭注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鄭既以

太尉爲秦官則運斗樞舜爲太尉之說鄭不信可知證五

孝經援神契云得陽氣明朗故謂之明堂周禮考工記周

禮考工記鄭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則與援神契不同

蓋明朗之誼不及明政教誼精故不從證六近儒徐氏養

原云康成之信緯非信緯也信其與經義有合者也詩禮

注中所引皆確可依據比之何休特爲謹嚴經義叢鈔誠哉是

言也蓋緯書中多有孔氏七十子遺言厥後方士附益多

雜以誕妄之說故精麤互見鄭君注經第就其精確者取

之其散見於詩禮注者可考也陳蘭甫先生讀書記舉鄭

箋姜嫄爲高辛氏世妃一條以爲鄭取緯說精確之證鵬雲案詩禮注中此類甚多如禮運其居人也曰養注云養當爲義字之誤孝經說曰

義由人出孔疏云知養當為義者以上云義之脩下云聖
人陳義以種之故知養當為義也馬昭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此云禮義者人之大端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為義
也然則鄭引孝經說以證義字之誼其精審若此王制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云此周制七者太
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
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孔
疏云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
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周六廟至子孫七
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馬昭曰禮器云周旅醜六
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
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理也哉然則鄭雖未明引緯書而竊
據其義乃精確若此又詩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箋云雷電
不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亦用含神霧刑政太暴雷
電驚人之說其誼精確未有梁許懋稱鄭君不能推尋正
經專信緯候之書梁書本傳王深寧亦云康成釋經以緯書亂
之因學紀輕於立說與沖遠同均不審之論矣

史記先黃老後六經辨

班孟堅譏史遷先黃老後六經是不然西漢儒者尊孔氏
未有如遷者也周秦之末孔道未著諸子百家迭起交攻
蓋聖學豐部久矣孫卿號稱儒者其書乃以仲尼子弓並
稱夫仲尼豈子弓亞哉是其於孔氏亦未能知之深守之
篤也漢興海內新離戰爭之苦君臣依附黃老務清靜無
爲與民休息內自宮闈下及草野無不治黃老學者今觀
遷書老氏與韓非同傳而列孔子世家其所軒輊乃與世
殊異且稱孔子至聖而於老氏第云古隱君子而已其自
述作史宗旨則云載籍極博考信於六藝然則史遷豈崇
黃老左孔氏者哉孟堅不考本末而驟譏之過矣或曰史
公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旨推崇道德而於儒者有嗾詞焉

何也曰是殆有所激而爲之非談之果不足於儒也自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藝延文學儒者百數以風示天下甚盛事也而數十年中外任武力酷烈導諛之臣內惑方士之說罄天下財力事夷狄求神仙海內騷然去文景恭儉遠矣一二儒學之臣如公孫宏兒寬之徒多唯諾取容緣飾經術阿人主意而汲黯治黃老術獨犯顏直諫至不爲武帝所容豈非儒者之羞哉此談所以發憤而著此論也嗟乎漢承暴秦威學之後禮樂制度一踵習秦故三代之盛渺不復覩固史公之所歎息痛悼也而君臣崇尚黃老獨任清虛天下安之至於武帝興太學選茂俊置禮官儒術駸駸盛矣而治反不逮豈非竊儒之似而失其真歟史

公之尊道德蓋傷之也然而其詞固已曲矣烏乎非夫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彼且不以爲謬言乎哉

潛廬類稿卷之二終

門人劉文嘉校錄

潛廬類稿卷

洪範八政通

天地之間民

一曰食二曰

曰賓八曰師

有政有政斯

文以來未有

微而已孔子

法無二道出

養民之政相

兵食諸政爲霸道而不屑爲而天下之禍變始亟矣

洪範八政通議二

易也者非專以道陰陽蓋先王之政典也象天法地是興
神物以前民用其道蓋出政教典章之先與洪範八政實
相表裏孔子繫易之言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務農重穀之權輿也食政
也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蓋取諸噬嗑懋遷有無之權輿也貨政也既濟之爻曰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言鬼神無常享享
於克誠也祀政也剝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言人君以民爲本而後可以安其居也此司空所職掌也

序卦之言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民富而後禮教可興也此司徒所職掌也噬嗑之象曰雷電噬嗑君子以明罰勅法折獄懲姦之政也此司寇所職掌也比之象曰君子以建萬國親諸侯往來交際禮不可廢也此洪範賓政也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安不忘危古之道也此洪範師政也由是言之則洪範八政者箕子傳之非倣自箕子也蓋庖炎黃顛以來相傳之政綱也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知洪範表裏於易則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者夫豈有不達哉是故學者宜觀其通也

洪範八政通議三

洪範八政非特表裏於易又表裏於詩詩也者先王之政書也太師采之以知風俗焉國史編之以知善敗焉聖人錄之以寓勸懲焉其意大都以厚民生正風化致太平而止錄七月勸農功也錄甫田諷上勤民也其意與洪範之重食貨同錄采蘋教孝也錄清廟教敬也其意與洪範之祀同錄碩鼠憫流離也錄玄鳥勸安集也其意與洪範重司空之職同錄青衿傷教化廢也錄泮水以禮率民也其意與洪範重司徒之職同錄行露見刑不可寬也錄小宛見刑不可濫也其意與洪範重司寇之職同錄湛露勸忠也錄蓼蕭見澤之廣被也其意與洪範之賓同錄無衣知秦所以興錄常武知周所以復振蓋武備不可弛也其意

與洪範之師同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詩爲先王政書不達於政非善讀詩者也達於政而後能知詩之用知詩之用而後可以發洪範之微

洪範八政通議四

古禮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今所存者三書而已周官儀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禮記則出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先聖微言往往而在今細考之周官三百六十纖悉曲折徧布周密固元公心思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撮要言之仍不外洪範八政而已司徒掌邦教司寇掌邦刑司空掌邦事具在洪範不待論至若冢宰掌邦治以九職

任萬民非卽洪範之食與貨乎宗伯掌邦禮司祭祀又以賓禮親邦國非卽洪範之祀與賓乎司馬掌邦政司征伐非卽洪範之師乎儀禮十七篇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嘉禮約而言之仍在洪範祀與賓之中也曲臺之記與洪範表裏者尤多月令有所穀之政有勞農勸民之政此與洪範之食相表裏者也有易關市來商旅之政此與洪範之貨相表裏者也其專言祀者有祭義有祭統其旁出者有禮運禮器明堂位諸篇此與洪範之祀相表裏者也王制言政務使民安其居而後興學此與洪範之司空司徒相表裏者也又有析言破律之刑有亂名改作之刑有亂政之刑有疑眾之刑此與洪範之司寇相表裏者也其交

際酬酢之事皆冠昏喪祭鄉飲相見之類記其義者尤繁此與洪範之賓相表裏者也曲禮篇以四郊多壘爲卿大夫之辱則謀國不可無兵審矣此與洪範之師相表裏者也夫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孔子曰爲國以禮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洪範八政皆禮之精華而溢爲政治者也知禮則知爲政之本矣

洪範八政遺議五

程子曰春秋百王不易之大法吾於洪範八政亦云其說與春秋尤相成而不相悖蓋其淵源同也春秋必書元年者禾也無禾則無年無年則民多疵癘而國非其國也故凡有年必謹書之非直見天心仁愛亦以勉民力利民

用厚民生也此洪範重食貨之意也春秋最重民凡病民之事無大小必書初稅畝書譏變制不恤民也城邑書譏勞民也築宮書譏游畋也勞民而不恤能安其土者寡矣此洪範所以重司空也亂之所生惟禮可以已之教民祭祀報本也教民冠昏鄉飲相見之禮示讓也故凡可以輔禮者必謹書之此洪範所以重祀與賓也春秋之法善者褒惡者貶蓋以垂教萬世非直治一時而已此洪範所以重司徒也貶絕之甚者除亂賊詰姦慝也故曰春秋聖人之刑書此洪範所以重司寇也小刑用桎梏大刑用甲兵古人統兵於刑舉陶兼掌之是也此洪範之師所以附入政之末也莊周氏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夫經世大法

有外洪範八政者乎有春秋之精微洪範之大用益顯有八政之燦著春秋之大義益明故曰洪範與春秋相爲表裏也

洪範八政通議六

洪範八政初出於一王之制作分而爲百官之職掌三古之時政教修明學無私師家無私書掌此八政之官卽師也學士大夫講求八政之事卽學也厥後周衰文敝治學分歧官守師傳之道廢人各以其所得爲學於是洪範八政之支流術爲諸子雖然諸子之學亦未嘗無可用也推其本原又不可不知所自也籌民食勸農桑綜於天時明於大政俾民通有無備利用後世盡地力闢草萊之嚆矢

也宜爲農家祖祭祀有等禮亦異數條而理之並而齊之使民不忘本無所紛亂後世正名定分之權輿也宜爲名家祖迪以仁義率以彝倫明教化親百姓司徒之官之職也宜爲儒家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不使民昵邪不使王柄弛司寇之官之職也宜爲法家祖近文章眇語言出接賓客應對諸侯行人之官之職也宜爲縱橫家祖習武備威天下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司馬之官之職也宜爲兵家祖夫諸子之術皆欲以致諸用而考其淵源不能出洪範八政之外是知入政者盡通天地互古今而不可易者也後世儒生口心性鄴仁義兵農之學富强之術一以霸道斥之上不足制國用下不足蘇民困內不足興教化外不

是捍邊圉且號召徒黨樹立徽幟翬然有聲氣矣烏乎道
德不一風教不同民隱不上聞王澤不下究此秦漢以來
所以小治不數見而大亂不可止也

主夫之宜從祀孔廟議

從祀之典古無所見禮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
於先聖先師鄭康成注云先聖周公若孔子周禮曰凡有
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先師之
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
以爲之也此似言從祀之始唐貞觀二十二年詔左邱明
等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尋以周公配文王
以孔子爲先聖此則定從祀之始揆其初旨則從祀先聖

者皆博士弟子相傳授受之本師沒則各以其師附祀康成之言可覆按也歷代相沿茲典不廢我朝從祀之典至重至嚴非特以崇德爲報功亦以端學術正人心顯示儒宗享報之隆卽隱杜邪說誣民之漸近歲以來如許慎陸世儀張伯行等先後增祀與唐人創始初心若合符節伏查衡陽王夫之以勝國遺臣繫斯文絕續守先待後其功甚鉅似宜準陸世儀張伯行之例從祀孔庭其誼有二請言其略一曰將習其道必各祭其師此義之最古者我朝文治昌明經師輩出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爲卓絕王氏皆已發之於前湖湘後進凡讀其書

習其言者莫不轉相授受故兩江督臣曾國荃曾刻船山遺書三百二十二卷以厭學者之心湖南學臣朱道然倡立船山書院與衡湘承學之士講明其學由是船山之學大顯彭侍郎玉璽中興名臣功在社稷亦自云親讀其書私淑其人然則興起湖湘人文王氏之功大矣迄今遺書大顯習其業者尤衆古人之誼習其道必祭其師以王氏擬之豈有殊哉此其合於從祀之誼者一一日從祀之典宜以今制爲準伏讀道光九年聖訓先儒升祔學宮祀典至鉅必其人學術精純經綸卓越方可俎豆馨香用昭崇報又咸豐十年議准從祀先儒應以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爲斷謹查王氏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所

作大學衍中庸衍力闡致良知之說於張子正蒙一書尤有神契爲之註解數萬言又著思問錄內外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炳如日月學術精純斯爲不愧夫聖學之所以大者無他焉曰仁而已矣禮而已矣故孔子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子亦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王氏旣註正蒙又註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源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非以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爲已任能如是之精且卓與至於經綸卓越之稱亦惟王氏無愧特以身丁末運心在勝朝自不能奮跡昌期大抒偉略如噩夢黃書讀通鑑論宋論諸書皆能推究世用以仁心爲質而

不徒空言之爲蓋其體明而其達諸用者自卓有本末而可見諸施行也此準諸今制而合於從祀之誼者又一況王氏之學術及其人品久經論定乾隆中四庫館開王氏所著易書詩春秋諸經稗疏悉備著錄提要稱其學有根據開國朝諸儒之先而國史列之儒林傳新化鄧顯鶴知言君子也稱其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湘鄉相國爲其遺書序稱爲命世獨立之君子唐鏡海亦稱其理究天人專遠古今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離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苟非曾唐諸人深知王氏何能及此此可見王氏學術之正乃天下後世之公論非一人之私言也或謂王氏明室遺臣理宜避忌竊謂

明臣黃道周負嵎倔強抗我顏行故儒孫奇逢助守容城
曾撈瑩臂宣宗成皇帝特允禮臣之請從祀孔子廟庭王
氏雖抱不仕之節實爲盛世之民況列傳儒林儼與管寧
陶潛後先媲美儒者自全其高蹈盛世廓然而大公兩不
相悖又何疑焉方今異說橫流大道幾裂非表章正學不
足以挽生民之浩劫而正末世之人心憂時君子必將不
釋乎此也謹議

詩禮相爲表裏說

王深寧云詩禮相爲表裏此孔門教人微旨孔子曰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者敬也禮之本原也孔
子取以蔽全詩則詩禮相表裏之誼固已顯揭之矣七十

子後學者知之故纂次禮記特冠以毋不敬一言仍思無邪之愆也毛鄭多以禮說詩蓋深知其意者且禮不特可證詩詩實可以輔禮故人而無禮相鼠刺之儉不中禮蟋蟀刺之不秉周禮蒹葭刺之明星煌煌昏禮失矣東門之楊刺之不能三年喪禮失矣素冠刺之每食無餘公食大夫之禮失矣權輿刺之佻達城闕學禮廢矣青衿刺之故曰詩禮相爲表裏也不特此也雖雝鳴雁納采之禮也俟我於著親迎之禮也則與昏禮通吹笙鼓簧體羣臣也陳饋八簋厚故舊也則與燕禮通朋酒斯饗兩壺斯禁之禮也儋爾邊豆說屨升堂之禮也則與鄉飲酒禮通序賓以賢尚賢也抗侯張弓重祭也則與射禮通至若獻酬交錯

禮儀卒度示民有上下也此與特牲饋食禮相通者也以
妥以侑以介景福侑尸吉餽之禮也此與少牢饋食禮相
通者也王錫韓侯淑旂綬章錫命之典也此與覲禮相通
者也棘人樂樂勞心博博哀戚之情也此與喪禮相通者
也且詩匪特表裏禮經並可補其逸闕乃立冢土戎醜攸
行天子出師宜乎社之義也可考古軍禮以御賓客且以
酌醴天子射畢飲酒之禮也可考古饗禮東有甫草駕言
行狩田不出防之意也可考古蒐狩禮赤芾金鳥會同有
釋明尊卑也可考古會同禮他如辟雍泮水並古之學禮
亦可考矣夙夜在公並古助祭之禮亦可考矣適館授祭
並古求賢之禮亦可考矣故曰詩禮相爲表裏也

孝經春秋相爲表裏說

孝經與春秋相爲表裏者也讀論語首載有子以孝止亂之言可以知之矣孝經之義欲天子保天下諸侯保其國卿大夫士保其家其祖考基緒無絕其子孫爵祿罔替庶人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夫如是則天下世世治且安暴逆信畔之禍何有烏乎孝誠已亂之原也春秋之時三綱淪九法斁人心靡壞幾盡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舉不能保其家國天下名分蕩然禍亂迭作故孔子作春秋以挽救之孝經孳培浸灌於人心未漓之先春秋匡救扶持於人心已敝之後有孝經而大本可立有春秋而大經益明其道相須而成其義相輔而行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

此也天地古今之運一治一亂與爲消長而已聖人則常欲輔助補救於其閒世治輔之以仁世亂救之以義孝經輔治之書也春秋撥亂之書也孝經治其源春秋治其流源流皆治仁義交施聖人經理天下之大法盡此矣

書終秦誓說

邵康節謂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諸儒多不然其說而郝仲輿仲之謂其時列國不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秦故定書之末特取此篇予嘗反覆考之而知其言之不可據也秦穆之盛僅霸西戎未爲中國盟主雖列五霸之末齊桓晉文非所敢望也何强大之足云考嬴秦之興始於孝公用

商鞅成於惠王取巴蜀蠶食六國併吞二周此戰國之秦
非春秋之秦也去夫子之卒久矣夫子惡能逆知天下之
必并於秦哉或又謂秦穆能悔過故特錄其書是說也予
又疑之秦穆果能悔過豈有復蹈前轍者乃作誓之後彭
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婪愈甚烏在其能悔過也且秦用兵
之失春秋非之至外之爲狄抑之爲人其貶秦也至矣於
春秋則貶之於書則取之稍有論古之識者不爲豈有出
夫子一人之手而然情若此必不然矣然則書終秦誓何
與曰痛周之不復振也周自平王東遷王政不綱無復中
興之望夫子傷之故以秦誓殿周書之終耳以爲諸侯之
事將由茲而興帝王誥命將由茲而絕也夏書以胤征終

商書以西伯戡黎終見夏商之不復振也周書以秦誓終亦猶是耳李養吾有言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車鄰附見為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終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徹周也知此意也夫

諸子為孔氏文流說

天下惟窺於道之大原者乃能匯眾流之長而歸於一否則鮮有不偏勝者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流播為九蓋亦自然之勢矣何也窺於道之大原者少倚於一偏者多也孔門諸子已不能盡軌於中庸之道況流傳授受源遠而未益分者乎九流之說皆毗於道之一偏而又過之者也其支分派別之所由實萌芽於孔門諸子孔門有儒家不待

論矣如樊遲請學稼圃並耕而食之嚆矢也則孔門有農家矣子張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兼愛之旨也宰我問短喪節葬之旨也問從井救人摩頂放踵利天下之旨也則孔門有墨家矣曾點鼓瑟言志琴張臨尸而歌老莊之流也則孔門有道家矣子夏與可拒否爲我之說也則孔門有楊朱之學矣子張問十世可知識緯知來之說也則孔門有術數家陰陽家矣宰我使民戰栗申商之權輿也則孔門有名家法家矣子路問行三軍孫吳之術也則孔門有兵家矣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蘇張之先導也則孔門有縱橫家矣夫同處一堂同事一師學術趨旨不能無異何也以孔子道大能博諸子各得其一體

而不能窺其全故也然各執一說仍不離乎道者何也蓋其術畢在孔子包涵之中又時得師門匡扶之力也故其學皆能造聖人之藩而無所蔽其蔽焉者末流之失非孔氏之道本然也善乎班固之言曰九流之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世儒第明道之一孔輒輕笮九流屏排百家豈所謂深識道要洞達學術源流者哉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說

天下奚治人倫明則治天下奚不治人倫不明則不治善治天下者田野不闢不患也貨財不聚不患也甲兵不多不患也四裔不服不患也孝弟之義不明是之謂大患何

也天下有人倫而後草野有風俗草野有風俗而後朝廷有治化孝弟之義不明則人自私自私則僞僞則不能親其親長其長不能親其親長其長則人慢上慢上則犯犯則不能君其君國其國不能君其君國其國則人心痼蔽政俗瞽亂干戈迭起禍變相尋而不可救矣所謂人倫不明天下不治者此也雖然欲明孝弟之義必先謹庠序之教何也蓋庠序所以教孝弟也庠序之教不謹則孝弟之義不可得而明也戰國之時不患無教而患教之不謹蓋其時墨翟以兼愛之說立教其弊至於無父楊朱以爲我之說立教其弊至於無君莊周以自然之說立教其弊至於廢事荀況以性惡之說立教其弊至於賊仁申不害商

鞅韓非之徒以嚴刑峻法之說立教其弊慘刻而寡恩公
孫龍惠施之徒以堅白同異之說立教其弊巧言而無實
不特此也孫武吳起尉繚之所教者戰勝攻取之義也蘇
秦張儀犀首之所教者合縱連橫之義也李悝之所教者
闢草萊盡地力之義也許行之所教者並耕而食饗殮而
治之義也他若皇子之教以衷聞田子之教以均聞王廖
之教以先聞兒良之教以後聞料子之教以別聞子莫之
教以中間鬼谷子之教以揣摩聞公輸子之教以技巧聞
未聞以孝弟爲教者蓋教之不謹甚矣孔子沒微言絕七
十子喪大義乖諸子蠱起立說創教務抗孔氏而孝弟之
義幾不明於天下有人心陷溺之憂有神州陸沈之懼有

大道陵夷之痛有人類滅絕之傷此孟子之所旁皇四顧
悵悵而悲者也故其告戰國之君必以明孝弟之義爲亟
蓋孝弟之義不明則雜霸之術新異之說一曲之藝皆將
並起而爭吾道之統而黜吾教之宗而吾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師師相傳之學術治術將爲之一變非天下之小故
也吾得本孟子之言而發其微曰學有基孝弟學之基也
非是慎勿言學教有本孝弟教之本也非是慎勿言教

潛廬類稿卷之三終

門人劉文嘉校錄

潛廬類稿卷之四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孔子三朝記考

漢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三朝七篇顏師古注今大戴禮
有其一篇王深寧謂卽大戴記中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
小辨用兵少閒等七篇困學紀聞考史漢文選注所引三朝記

皆此七篇文王說允矣顏注殆非也反覆考之此七篇中

實有孔氏微言又時有齊人說必齊人爲孔氏學者爲之

如虞戴德誥志等篇中有管子說如斧鉞教民時千乘四

代等篇中有晏子說如內祿順天委而墨氏之說尤多如

乘篇下無用則國家富墨子貴儉之說立有神則國家敬
墨子明鬼之說兼愛則民無怨墨子兼愛之說無命則民

不偷墨子非命之說管晏皆齊人墨子之術出於晏子則齊人所尊

尚也漢志論語家有齊說二十九篇竊意此七篇當在其

中齊論語多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合三朝記七篇正二

十九篇也蓋其書本別行齊人或以附論語至漢儒蒐輯

先聖遺言始入之禮耳戴德刪禮之錄爲八十五篇此七

篇存而不削故至今在大戴之記也然劉歆七略仍部入

論語何也班志原本七略蓋其書雖不如二十篇精粹先聖微言

往往而在可與論語相表裏如干乘篇論政與論語務本之說合小辨篇論治與論語

從先進之說合用兵篇論兵與論語臨事而懼之說合四代少閒等篇論君與論語爲政以德之說合部次

之法務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故旨趣同揆者雖各自成

書皆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三朝之部入論語卽此意也

盧學士文昭稱其文不能闕深疑出漢後人附會此則徒泥其詞不能觀其通者矣

姚姬傳云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問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傳述其詞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真然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甘子曰此說甚通孔子三朝記亦若是焉已耳

此文曾呈先師譚復堂先生先生曰斟酌出入有家法無門戶足以深探六籍不獨論定七篇嗣王青垞見之書其後曰立論推見深隱與宋以來羣儒表章傳記同一微尚曩見明儒黃石齋禮記五解取月令表記坊記緇衣儒行五篇用程朱表章大學中庸例以導揚聖學

近儒阮雪塘魏古微更表出曾子十篇吾里姚東安先生擬立傳記七書於程朱取大中於黃取表坊緇衣於阮魏取曾子益以作者所表出之三朝記吾甚喜其說惜其無成編也然存此一段深心雅尙於儒林中較金壇段氏之廿一經湘鄉曾氏之七書尤爲深邃純到藥樵殆有此宏力者恢聖緒於沈墜開推究於靡窮其有意乎於乎吾師不可作矣期我何其厚也吾友復以恢張聖緒勉我今年將七十學無所成師友箴言徒呼負負思之慚汗悔何可追書此以誌吾愧

簠簋考

簠簋之制許鄭異說說文簠黍稷圓器簋黍稷方器周禮

鄭注方曰簠圖曰簠

臧庸輯鄭孝經注亦同詩伐木傳云圓曰簠鄭蓋本毛義

兩家之

說既不同矣詩秦風音義云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

簠儀禮聘禮音義云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簠一人

之說又相刺謬段茂堂云考圖器之內為之方方器之內

為之圖似以木以瓦以竹皆難為之恐不足信

說文注余謂

陸氏之說自相矛盾求之古書證其說者頗少

惟聶崇義所引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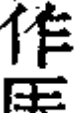


與秦風音義合廣韻說簠字與聘禮音義合餘不多見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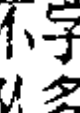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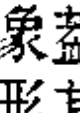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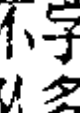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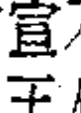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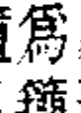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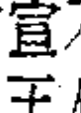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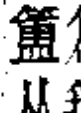
所引舊圖未知出何人手未必盡可據此外惟淮南秦族

訓注及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煮簠銘跋稱其外方內圓與聘禮音義合段氏駁之是也但許

鄭兩說各有所據無妨並存後人則多從鄭少從許者如

東原考工記圖簠為圓形蓋亦宗鄭說其實許說亦未嘗不可從徵諸古器


器而定爲簠者說文云簠黍稷圓器也周禮鄭注稱簠方
簠圓今日驗諸器知簠多方而有圓者知簠多圓而有方
者然則許氏之說非不可從也阮氏所載又有史燕簠遲
簠跋稱此二器形皆橢方與許簠方說合更可證其有據
矣蓋上古初制簠簠時形皆正方觀簠古文作簠古文
作匱皆从匚可見匚象方器受物之形均見說文此說
外又以簠簠爲圓中本朱氏駿聲但其說既以簠簠皆方
殊覺迂曲未敢從 其後或變而爲圓于是簠簠皆有方


者有圓者至周中葉始定方爲簠圓爲簠觀薛阮諸家款
識及吳氏筠清館金文所載周簠其簠字多从匚周簠簠
字無从匚者可見蓋其時以方者爲簠故簠字多从匚以
从匚以象形也爲籀文覘說籀文爲周宣王太史籀
所作今觀周器銘簠从匚簠不从匚故知簠方簠圓之制


定於周中葉也許鄭二氏所據不同故爲說不同蓋周宣王時既定簠方簠圓而簠圓簠方之初制遂變鄭所據者爲周中葉既變以後之制從周也許所據者則未變以前之制存古也

右所考者特簠簠之形耳至其質與其用以及用之之人亦有可考者簠簠之質有木質瓦質金質竹質四者之別劉楚楨論語正義云說文槩胡槩也其字從木當是以木爲之案古器銘文簠多作見薛阮吳三家款識阮氏以爲卽胡

槩之胡

古聲胡亦古聲

吳荷屋筠清館金文卽釋爲胡是簠

用木之證詩秦風疏引易損二簠可用享注云巽爲木木器圓簠象則簠以木爲之考說文簠古文作其字从木

惠定宇云易渙奔其机當作机宗廟器也

九經古義

是簠用木

之證薛氏款識載太師簠銘簠字作匱中从缶缶爲瓦器是簠用瓦之證考工記旅人爲簠賈疏云祭天地尙質用瓦簠史記李斯傳飯土匱匱卽古文簠是簠用瓦之證薛氏款識載史黎簠銘簠字作匱劉公簠銘簠字作鋪皆从金器蓋以金爲之故从金又如薛所載叔邦父簠寅簠之類阮所載畱君簠格伯簠之類吳所載大鬲工簠號王簠之類銘識粲然若非冶鑄烏能流傳至今是簠簠用金之證阮載陳逆簠銘簠字作笑上从竹爲匚之變是簠用竹之證聘禮竹簠方注竹簠方者器名以竹爲之狀如簠而方是簠用竹之證考其次第必先用木次用瓦用金後乃

用竹何以言之簠古文或从匚或从木最初當是以木爲之故其字从木至从缶之匚字从金之匚字皆从匚匚乃籀文匚若从竹之簠簠字則小篆也籀文在古文後小篆更在籀文後知造字次第即可知造器先後也至簠簠之用不特祭祀用之享賓亦用之常食亦用之卽勞賓亦用之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陳其簠簠是祭祀用簠簠之證周官掌客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簠則同用十二是享賓用簠簠之證玉藻諸侯朔月四簠是常食用簠簠之證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是勞賓用簠簠之證至用簠簠之人天子用之諸侯用之卿大夫用之士亦用之詩毛傳天子八簠玉藻諸侯四簠是天子諸

侯用簠簋之證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簠下大夫六簠是
大夫用簠簋之證特牲饋食禮佐食分簠釶注云敦有虞
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簠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
耳是士用簠簋之證近儒金誠齋乃謂簠簋爲天子諸侯
之器大夫士祇用敦不用簠簋求古錄補遺失之矣

潛江縣域沿革考

禹貢荆及衡陽爲荆州胡渭曰荆之北界判自南漳縣之
荆山南界則越衡山之陽禹貢錐指其區域至廣矣周禮職方
正南曰荆州爾雅漢南曰荆州邵晉涵曰殷時荆州以漢
水爲界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
地屬豫州凡在漢水以南皆屬荆州爾雅正義潛江縣域正直

漢水之南其在三代蓋荊州地也

右三代

在春秋時則爲楚郢地楚熊繹始封居丹陽今之秭歸也

後移枝江

一統志

楚文王時徙都郢今荊州府江陵縣是江

陵縣治北十里紀南城其遺址也潛江西距江陵纔百餘

里與故郢都密邇當卽楚郢地

右春秋

史記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拔郢置南郡潛江在

戰國初本屬楚自白起拔郢以後遂屬秦南郡矣然斯時

秦雖設南郡天下尙未統一至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南郡之設則在統一以前五十有

八年統一以後潛江爲秦南郡屬地如故

右戰國秦

漢書地理志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國五年復故

南郡領十八縣首江陵故楚郢都也潛江在漢初爲臨江國屬地復故以後仍爲南郡屬地實江陵縣之東北境也自高帝六年分南郡置江夏郡領十四縣竟陵其一江陵之東北境遂劃其半爲竟陵縣之西南境蓋潛江地域漢時本兩屬東北境屬竟陵西南境屬江陵漢水貫其中蓋天然界劃也故胡渭禹貢錐指清一統志湖北通志均謂潛江本漢竟陵江陵二縣地王先謙漢書補注亦云潛江半入江陵境半入竟陵境蓋得其實矣而宋歐陽忞輿地廣記王象之輿地紀勝均以潛江爲漢江陵縣地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鄒代鈞湖北輿地記均以潛江爲漢竟陵縣地各執一詞而不知本兩屬也東漢郡國增省具詳司

馬彪續漢志與班志不無異同。潛江地域分屬江陵竟

陵兩縣與西漢時無異。

右兩漢

潛江在三國時東北境仍屬江夏郡竟陵縣西南境仍屬南郡江陵縣與漢無異惟三國紛爭州郡隸屬隨時不同故潛江地隸屬何國亦隨時不同建安十三年劉琮以荊州降魏荊州七郡盡爲魏有斯時潛江地屬魏及敗於赤壁魏僅有荊州北境之南陽郡及江夏郡之半其西境南郡東境江夏郡南境零陵長沙武陵桂陽四郡皆爲吳蜀所有然孰蜀孰吳未及劃分也觀十四年先主領荊州牧周瑜爲南郡太守可證十五年吳以南郡地益先主此卽借荊州之說不必卽以南郡歸蜀也觀十九年先主得益

州孫權卽遣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可證故自十四年至十九年潛江之屬蜀屬吳未能確定二十年先主與孫權連和分荊州南郡零陵武陵屬蜀長沙江夏桂陽屬吳至是潛江地之分屬吳蜀乃確有可指南郡屬蜀則潛江西南境屬蜀無疑江夏屬吳則潛江東北境屬吳無疑二十四年十月孫權襲殺關公蜀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所分之地悉復入吳自是潛江地全屬吳

右三國

潛江在晉初仍爲江夏郡竟陵縣西南境南郡江陵縣東北境隸荊州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郡西部置竟陵郡漢竟陵縣北境也初隸江州後仍隸荊州

晉志舊江州督荊州之竟陵郡及何

無忌爲刺史表以竟陵去州遼遠去江陵三百里荊州所立綏安郡人戶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郡還

荆晉末分竟陵縣置霄城縣於是潛江爲晉南郡之江陵
竟陵郡之竟陵霄城三縣地

右晉

潛江在南北朝時西南境爲荊州南郡江陵縣地與漢晉
無異惟東北境之隸竟陵者隸屬分合時有變更宋孝武
孝建元年分荊州湘州江州豫州地置郢州領六郡竟陵
其一於是竟陵霄城二縣均屬郢州竟陵郡齊因宋制惟
徙竟陵郡治竟陵縣隸郢州於霄城縣置建安左郡領霄
城縣亦隸郢州梁仍齊制竟陵縣仍爲郢州竟陵郡治霄
城縣改屬竟陵郡於是潛江東北境爲宋齊梁之竟陵霄
城兩縣地惟竟陵霄城二縣宋梁均領於郢州竟陵郡齊
則霄城領於建安左郡爲異耳大寶元年湘東岳陽構難

西魏遣楊忠收漢東之地竟陵郡境遂入於魏省竟陵入
霄城於其地立光州領建安郡京山縣霄城仍屬郢州竟
陵郡陳有竟陵郡旋沒入後周而光州亦爲周有周改霄
城縣曰竟陵縣改竟陵郡爲石城郡改光州曰息州於是
潛江東北境爲西魏之霄城縣及光州後周之竟陵縣及
息州地隋廢息州建安郡省京山入竟陵屬荊州沔陽郡
於是潛江東北境爲隋之沔陽郡竟陵縣地

右宋齊梁陳
西魏後周隋

唐武德四年平蕭銑改南郡爲荊州治江陵天寶元年改
荊州爲江陵郡上元元年號江陵府治江陵潛江西南境
則唐之江陵府江陵縣東北境也武德五年改沔陽郡爲
復州治竟陵縣屬山南道貞觀七年復州移治沔陽竟陵

縣屬之天寶元年改爲竟陵郡乾元元年復爲復州領竟陵縣潛江東北境則唐之復州竟陵縣西南境也太中十一年以人戶輸納不便置征科巡院於白泚太平寰宇記白泚江陵縣東北境竟陵縣西南境也自白泚有征科巡院之設潛江縣城寢寢自爲一區畫矣右唐

白泚巡院亦稱安遠鎮

讀史方輿紀要

五代時爲荆南高氏地高

季興以梁開平元年爲荆南節度使節度十州同光三年封南平王迄於國除凡五十七年五代史記則高氏之在荆南

爲時最久勢最强雖以梁唐晉漢周五次易姓而南平曼然蓋與五代相終始矣安遠鎮之爲高氏所有亦遂與五代相終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江陵志以白泚巡院爲梁

末高氏置與寰字記之說不同愚按唐大中中置征科巡院不僅白泚尚有玉沙白泚巡院之設蓋始於唐高氏特因仍之不必始於高氏惟高氏據有荆南十州則白泚巡在高氏行政區域以內固無可疑也

右五代

宋史地理志荆湖北路江陵府領縣八其一潛江注云次畿乾德二年升白泚巡爲縣宋會要云乾德三年升安遠鎮爲潛江縣設縣之年兩說不同愚按五代史南平納土在乾德元年納土以後則白泚巡之升縣不應遲至三年竊疑潛江設縣當在二年宜以宋史爲據也

讀史方輿紀要亦作二年

至於白泚巡亦稱安遠鎮一地二名無可疑矣縣在江陵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治豆子湖

據輿地紀勝及方輿紀要

境內有潛水

顧氏炎武曰爾雅水自漢出爲潛潛江之得名以此天下郡國

利病書錢坫亦云潛水卽蘆泐河縣以此得稱新葑注地理志潛江

之潛水諸儒多異說予以顧錢之說爲然右宋

元至正十三年改江陵府爲上路總管府大歷二年以文

宗潛藩改爲中興路屬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荆湖北

道領縣七潛江其一元史地理志至元二十七年潛大水縣治

圯三十年遷縣治於斗隄即今治也康熙潛江縣志明太祖吳元

年改中興路爲荊州府所領縣仍元舊故潛江在明初仍

屬荊州府至嘉靖十年以安陸州爲世廟舊邸升安陸州

爲承天府增置湯沐邑領州二縣五於是潛江改屬承天

府爲承天府所領七屬之一至潛江改隸之年明史地理

志以爲在洪武十年八月鄒代鈞湖北輿地記亦同考安陸州升爲承天府在嘉靖十年洪武中焉有承天府乎此則史之舛也鄒氏亦承其誤耳

右元明

清順治三年改承天府爲安陸府潛江仍隸焉乾隆二十八年以沔陽州改屬漢陽府五十六年劃當陽屬荊門州而以荊門直隸湖北布政司於是安陸府所領僅四縣潛江爲所領四縣之一

右清

民國肇基廢天下府制凡直隸州散州統改爲縣以道領之潛江縣初隸鄂北道尋改襄陽道迨民國十五年廢道制以省政府領縣於是潛江縣直隸湖北省政府

右民國

潛江沿革舊志畧弗具矣潛設縣肇始天水以前不見史

志欲上下數千年歷歷確指其處厥惟艱哉雖然設治固
非古土地山川固禹域也準今之疆域考古之地形未嘗
不可推求一二惜無屑意及此者宋樂史歐陽忞王象之
諸家所著書畧涉潛事矣而語不備顧炎武胡渭顧祖禹
諸儒輿地之學號稱精審無倫其於潛江始末亦未能一
一具言獨新化鄒代鈞考潛江沿革爲詳確可依據然亦
有尙待補訂者今以鄒氏書爲主旁采史志及諸儒之說
可信者著於篇其不概於心者亦不苟同也

董生引論語證春秋答譚復堂先生問

光緒乙未鵬雲從仁和譚先生遊先生問曰董生說春秋
多引證論語何居也鵬雲對曰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其微

言具在論語論語者治春秋之梯軌也是故欲通春秋先
宜求諸論語春秋要指約有數端曰詳內而畧外曰平民
而止亂曰本事而原志曰重義而遠利曰辨名而正分曰
奉天而謹變曰崇質而救文曰顯經而隱權論語皆已發
其微備其指第卽董生所引者求之躬自厚薄責人詳內
畧外之指也不患寡患不均平民止亂之指也志仁無惡
本事原志之指也孔子罕言利重義遠利之指也爲政先
正名辨名正分之指也君子畏天命奉天謹變之指也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崇質救文之
指也孔子說唐棣之詩曰未之思也何遠之有顯經隱權
之指也爲治者反身以存誠強恕以求仁未聞枉己而能

正人者也故春秋詳內而畧外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世所以難治大亂所以迭起也故春秋平民而止亂聖人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罪而合於法者誅同罪異罰不可不審也故春秋本事而原志自王綱不振小雅盡廢強大兼并君臣放弑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無非積於利欲焉耳利誠亂之源也故春秋重義而遠利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不正則政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名實不可或淆也故春秋辨名而正分人君自仁愛天亦仁愛之人君自昏昧天亦應以昏昧而仁愛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春秋奉天而謹變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王之道若循

環終則復始窮則反本也故春秋崇質而救文權必反經始可與適道猶矯枉者弗過其正弗能直也故春秋顯經而隱權自董生引論語證之春秋之大義益明孔氏之微言益顯學者欲通春秋由董生家法求之庶可得門而入乎先生曰條件經例推見聖緒五十凡真成籟語耳引申別白殆可自著一書

辰弗集於房答易中實先生問

易中實先生問辰弗集於房偽傳以房爲日月所舍之次疏引或說以房爲房星兩義孰長鵬雲答曰二說皆可通或說尤得其實蓋季秋之月日躔在房宿枚本盾征所言日食之事正在季秋月朔故知或說較偽傳爲長又問左

傳昭十七年引辰不集於房杜何以解房爲舍不稱爲房
星答曰左傳所引夏書未必卽校本盾征之文據太史說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迴與盾征所言季秋月朔不同四月
日躔不在房宿則房非謂房星乃是日月次舍之處故杜
不訓爲房星而訓爲舍若就季秋論之則解爲舍何如解
爲房星確有所據乎又問季秋月朔云云乃晉人僞造豈
可援以爲據曰僞古文固不足據然以竹書紀年考之仲
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有日食之事又唐一行推得仲康
五年九月朔日食於房宿二度又陳懋齡天文考亦推得
仲康五年季秋月朔日蝕然則皆以爲誕妄可乎又問隋
劉光伯及宋林之奇謂近代善曆者推仲康九月合朔已

在房心北何也曰此說不足信九月合朔歲歲不同豈得謂仲康之世凡九月合朔俱在霜降後乎此直不知數人議論也又問僞傳以集爲合言日月不合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曰此說非也案集與輯同當訓安不當訓合訓會蓋季秋月朔日在大火之次月五星從之會而東西同經南北同緯則月掩日而日爲蝕日掩食於房宿則有不安輯之象故云辰弗集於房日月會於房宿而有不安之象其爲日食理無可疑何云祇可見曆錯不得表日食乎至僞傳以集訓合則眞不足表日食矣蓋古法必日月相會正值交道始有食若會而非交或交而非會則不食也如

僞傳所云是日月不會於舍日月不會於舍鳥足表日食乎故知或說爲長也

籌漢篇答客問

歲丙申七月漢水驟漲隄決京山唐心口漂廬舍人民不勝計越丁酉大府請帑金集人夫築決口功垂成水大至隄又決厥患視丙申歲倍之客有論於余曰漢之患烈矣疆吏勤民瘼歲歲議隄防而患不止何也謹應之曰此壅之之弊也漢水自安陸而下舊皆有支流縹水勢北岸有鐵牛關獅子口白口操家口小河口丁家河泗港口張港黑流渡漁泛銜牛蹄口南岸有大澤口蘆沱河口皆所以順水性暢洪流也民貪其肥濁易淤凡灘唇洲尾多方圍

漢書地理志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截以成圩明世宗時內監創護陵之議盡堙漢北諸口於

是受水之區十去七八自襄陽而下千餘里則皆大隄障

之藉以紓水勢者惟吳家改口而已在大澤口支流日少

圩垸日增河底日高垸田日下夏漲安得不怒隄防安得

不決田畝安得不災吾聞疏導以深川未聞曲防以壑鄰

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右隄強則左隄傷左右俱強則下

游傷泐其勢不遜其理雖神禹不能爲功客曰然則決隄

而去之可乎曰是撤藩籬而禦暴強也夫旣排水澤而居

矣人民城郭能徙乎田墓廬舍能棄乎不能徙不能棄均

之害也則有隄之害與無隄之害其輕重相百也然則疏

支河可乎曰未易言也故道旣湮沒矣煙火萬家田疇彌

望可知也一旦改爲河道豈特逆人情夾岸隄防之費且不可勝計也然則畱決口可乎曰此亦開支河之說近唐心口之決頗有主此議者然天漢之民委之魚鼈可乎不審時不度勢務快一時之論非計之得者也客曰主障逆水性主疏逆人情然則計將安出曰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爲今日計不去水之礙而免水之潰必不能也不順人之情而役人之性必不從也察澤地情狀作永久規畫不逆水性不徇人情其惟盡力溝洫之一策乎誠本周禮遂人之制而變通之俾沿漢七州縣之民環垵開溝順溝築隄垵自爲防人自爲守旣可網水勢亦可洩積潦籌漢之策將莫善於此請言集議大府與司道

決議下之府州縣府州縣下之父老數州縣守土吏務一心數州縣士民務一心創旣鉅痛旣深男子皆當荷畚鍤女子皆當具餽餉同時與役庶有成請言籌款按畝勿資不費公帑有不足官爲之謀請言用人擇紳董廉幹者總其成役之勤惰工之久暫惟所司費之出納則公舉會計員主之請言一權濬築規制一聽民自謀官督其成不撓其權請言夫役計畝出夫插標分段主者籍以簿戒規避戒不均不如式者罰請言施工次第先溝而隄次之路溝田溝涵洞閘口又次之其經畫大畧如此溝隄旣成不特網水勢而已利不可勝計也淤泥肥田畝收自倍礪者可腴礪者可沃利一舟楫往來交通便利轉運旣捷物價可

平利二溝洫通利積潦無虞有田可耕游惰自少利三區
畫有定邱段分明四界訟爭可以永熄利四溝塗縱橫戎
馬難越偶有寇警可恃無恐利五隄塍之上徧植桑榆旣
可養蠶兼培土脉利六同溝共井守望相助盜竊之風不
禁自戢利七旣無水患流亡自斲民力不因蠲賑不勞利
八不欲利民則已如欲利民舍盡力溝洫別無善策也客
曰漢水自高臨下有建瓴之勢溝洫能容之乎曰水之性
凝則悍散則弱溝澗旣多瀦殺有所其勢旣分其力必緩
無慮其泛溢也客曰勞民民不從奈何曰此過慮也逆民
情民或不從未有固其宅私其鄉而民不願者也瀕漢居
民利築子隄以禦水其傍隄開溝者亦復多有

如潛江之
中洲克城

楊湖三漢
等坑是

守土者因而整理之勸導之勢莫便矣何不從

之與有客曰棄地太多人情願乎曰人之惜地者重禾稼也然而淹潦則頻仍矣溝洫既開積潦可免秋收可期與其惜此數弓地而十年九潰何如棄此數弓地而歲比有秋乎客曰民困於隄矣復困以溝恐民力不堪曰此殆未審其利害也同一用力耳盡力於隄則勞費無已盡力於溝則一勞永逸害之輕重較然可知有百年之計有焦然不可終日之計今民生日蹙維正莫供蠲緩之令日下賑貸之請歲告而以賈讓下策爲上策以澤國災黎減洪濤此所謂焦然不可終日之計也以焦然不可終日之計謀國是幾何而不病客曰子語甚悉然有數難焉一任怨難

二變習難三籌款難四用人難曰是固然矣若得其人皆可無慮也順其勢而導之不迫以追呼因其利而利之不奪其生業何怨不可弭獎其勤者民必勸懲其不肖者民必畏何習不可變廉以持已則民信之誠以待民則民愛之何款不可籌有德望者遇以殊禮而專其責成有才幹者予以微利而養其廉恥何人不可用不難於祛百年之積弊而難於祛人心之積利苟得智勇深沉曉事而能任事如元之賈魯明之潘季馴本朝之靳輔者任以守令豈憂水哉

廣詩毛傳章句讀例

詩毛傳簡而精不總理其條例則治之也難陳碩甫徵君

與有毛傳章句讀例一篇稱其有統釋全章之例有統釋
全篇之例有統釋全部之例有探下作訓之例有蒙上作
訓之例有上章語未盡下章足其義之例有詩二章下章
不與上章同義之例有經文一字傳文用疊字之例有益
其辭以伸其義之例有逆其文而順其義之例有於譬喻
中見正義之例有以今語通古語之例凡十二例其說既
得之矣然尙有闕者舉數例廣之有以正字釋假借字之
例如怒如調飢傳調朝也調卽朝之假借字韓詩作朝傳
蓋用正字
正以調之正字釋之能不我甲傳甲狎也甲卽狎之假借
字甲韓
作狎傳正以甲之正字釋之是也毛爲古文古文多假
借三家爲今文今文
皆正字故毛有與三家異者可藉以考毛之假借毛
有與三家同者可藉以考毛之偶用正字釋假借也

有以

正字之義釋假借字之例如求民之莫傳莫定也莫卽嘆

之假借字傳正以釋嘆者釋莫

爾雅嘆訓定

如有隱憂傳隱痛

也隱卽慙之假借字傳正以釋慙者釋隱

說文慙訓痛

是也有

以假借字爲訓之例如洵美且都傳都閔也閔卽嫻之假

借字奉璋戔戔傳戔戔盛壯也壯卽莊之假借字是也有

以本字爲訓之例如其虛其邪傳虛虛也要之褌之傳要

要也

下要字原作褌此據段茂堂說

是也有以古字爲訓之例如中心是

悼傳悼動也動卽古憫字噲噲其冥傳冥幼也幼卽古窮

字是也有以雙聲字爲訓之例如素絲祝之傳祝織也織

與祝雙聲曷又鞠止傳鞠窮也鞠與窮雙聲是也有以疊

韻字爲訓之例如左右流之傳流求也求與流疊韻施于

一五 百 卷 一

中谷傳施移也施與移疊韻是也有兩字釋一字一雙聲
一疊韻之例如牆有茨傳茨蒺藜蒺藜與茨雙聲蒺與茨疊
韻是也此卽後世反切之權輿也有以引伸義爲訓之例
如百兩將之傳將送也將本訓行送則行之引伸義勿剪
勿伐傳翦去也翦本訓斷去則斷之引伸義是也有所訓
之字卽爲所讀之音之例如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集卽讀
若就與咎爲韻無不克鞏傳鞏固也鞏卽讀若固與後爲
韻是也東漢諸儒有讀若讀爲之例毛公雖不破字然每
寫聲於義此卽後世讀若讀爲之權輿也特未明言耳有
一字訓一字用之字之例此分兩例一因詁義不完用之
字以足之陳蘭甫曰如服思之也漢煮之也之類其所訓

皆用韻之字蓋詩意本說思因用韻遂用服字代思字詩

意本說煮因用韻遂用濩字代煮字毛公知其意故加之

字訓爲思之也煮之也

東塾讀書記

此一例也一連經文之字

言之如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皆

連經文之字言之此又一例也有申明經文語助之例此

一例似相反爲訓而實非也如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不

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凡諸不字皆發語詞

毛公恐人誤作弗字解故釋之曰不某某也此申明不字

爲語助之例也旣訓那爲多又云不多多也申明語助之

意更顯然矣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此亦申明不字爲

語助之例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無競維人傳無競競也

此無字亦語助與前諸不字同有釋意不釋文之例如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傳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然則女心之傷悲可知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然則旣命於天子其心之安可知矣此皆不釋文而釋意者也蓋詞之淺者不待解故有解意之例此類是也有一義通訓之例蓋義之同者傳祇一見不再出以省繁複說已見詩四言碩人篇有互詞見義之例此分兩例一詞互義不互者如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翹翹薪貌翹翹錯薪言刈其蕒傳蕒草中之翹翹則楚亦木中之翹翹可知楚木爲翹翹之爲草中之翹翹則楚亦木中之翹翹可知楚木爲翹翹之薪則蕒草亦爲翹翹之薪可知此一例也一詞不互而義

互者如詵詵兮薨薨兮傳皆訓衆多揖揖兮傳獨訓會聚

詞雖不互而揖揖有衆多義見廣雅則詵詵薨薨皆有會聚

義可知此又一例也有申補經義之例如鳥覆翼之傳大

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言覆傳兼言藉是其例也右

都十有六例皆毛傳之綱要詁訓之通義故畧舉之附諸

陳說之次甘鵬雪曰大毛公生當六國去春秋未遠孔氏

沒七十子微言大誼猶有存者故其作詁訓傳於經旨無

不合雅訓無不精或通釋或互訓或引伸或假借要明乎

世次得失之迹以求合乎詩人本志而已初無庸豫設一

例始爲之傳也然學人不知其綱要通其義例而欲曉其

文詞不可得也故竊謂作傳不必有例讀之突不可無例

猶之孔子作春秋不必有例後人欲明其大義達其微旨
究不能無例也經學大師多有釋例之書以此夫

舜格三苗釋疑

格苗之說出偽古文尙書前人頗疑其不可信然偽古文
亦有所本淮南子謂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三苗服韓非子
亦云爾是格苗之說秦漢已有之不始於偽古文也不信
偽古文可也不信格苗之事不可也或難曰舜既能格苗
何又竄苗且苗既格何舉陶謨猶云苗頑弗卽功曰此指
竄於三危之苗非來格之苗也來格之苗與所竄之苗不
同來格之苗在楚荊州地是舜倦勤時之三苗非居攝時
所竄之三苗也韓詩外傳稱舜時苗不服者衡山在南荆

山在北左洞庭右彭蠡由此險也禹請伐之舜不許曰吾
諭教未竭也據此則來格之苗在楚荊州明矣若居攝時
之三苗已竄三危據後漢書西羌傳注三危在沙州敦煌
縣去荊州絕遠史記舜紀所謂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
是也地既不同固知苗頑弗卽功不指所格之苗無疑

左傳杜注勘誤

春秋左氏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
禦之王卒大敗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杜注勞王
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鵬雲按此注可疑鄭
伯不朝是有無君之心也有無君之心而後王率諸侯討
之苟非亂臣賊子決不以王討爲非也孟子曰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若以王討爲非則亂臣賊子正有所藉口何足以懼之乎必不然矣征南非不明君臣大義者何至以王討爲非心知其有誤無以證之一日侍坐南皮師師偶論及征南此注深病之謂左氏義深於君父如以王討爲非顯與傳義相違子窮經之日久矣能發其覆否鵬雲對曰向固疑之然不能明也師問及此定有剗解敢請師曰我固素愛征南者至讀此注輒蹴然不寧近乃悟得非爲罪字之誤蓋罪字脫四而存非遂不可解若讀作罪何不可解之有古書固忌妄改然於名教有乖亦不能曲從也鵬雲按罪之誤非自唐已然觀孔疏可見得師此說遂一證千載之譌廿年疑竇頓爾冰釋此一字異同耳其

關係乃至如此誰謂校勘之學可少哉

詩四言碩人釋

毛傳有一義通訓之例凡義之同者皆一見不再出所以省繁複也如陟訓升祇於卷耳一見後凡陟皆無訓采訓取祇於芣苢一見後凡采皆無訓是也若文同義異又有各自爲訓之例如卷耳周行訓周之列位而鹿鳴周行則訓至道是也此傳例也詩四言碩人傳祇於簡兮一見云碩人大德也考槃碩人白華皆無說此卽一義通訓之例其無說也明其義已具於簡兮傳無庸複述也因是知詩四言碩人皆推美之詞矣簡兮之碩人美冷官之賢者也考槃之碩人美窮處之賢者也碩人之詩閔失位之莊姜

也則白華之碩人傷見黜之申后可知矣蓋莊姜賢而無子詩賦碩人申后賢而被黜詩亦稱爲碩人其義一也若義果不同則必各自爲訓矣鄭君箋詩說簡兮考槃碩人皆同毛而說白華乃以碩人爲妖大之人謂指褒姒獨與毛異恐非詩義也詩人既惡褒姒豈肯以碩人稱之王肅孫毓謂指申后蓋得之矣學者因白華無傳多曲從箋說而非孫王不無門戶之見故舉毛傳一義通訓之例以釋其疑

釋禿

說文禿無髮也从儿上象禾粟之形朱駿聲云此字當从秀而斷其下指事禾割穗則禿也轉注爲無髮竊謂此說

非義禿字籀文作禿

玉篇

既云無髮何得从毛必到毛也到

毛者反毛也从毛反故訓無髮毛篆作𦘔到之則作𦘔展轉迤易遂變而成禾𦘔與𦘔形相近故也因變作禾後人遂以爲倉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許君遂以爲象禾粟之形不知本从到毛也

張文襄師曰說禿爲到毛甚有意義可備一說

釋妥

說文無妥字偏旁有之桂未谷以爲轉寫敎誤姚文僖謂妥卽綏之古文然从爪之義不可得而說俞曲園据內則疾痛疴癢敬抑搔之以爲从爪之意未免附會近人徐承慶謂妥卽委之隸體按釋詁妥訓安坐委亦有安義竊謂徐說是也妥爲委之隸體正書因之故今世詩禮爾雅刊

本皆作委不作委

如爾雅委安坐之委卽委字白

說文祇

載本字不收隸體故有委無委非失之也委在女部不入

禾部知委之上體非禾字乃𠂇字因篆形相似而誤𠂇爲

全形而偏形則爲𠂇委上从爪非爪字乃反𠂇字也据晉

姜鼎綏作𠂇從𠂇卽𠂇字之嬗然則委上本从𠂇不从

𠂇無疑蓋中古𠂇或嬗从𠂇或嬗从𠂇後世作隸曰趨簡

易遂變作爪成今委字之形或不知其本而以从爪釋之

失其義矣

易中實先生曰初意以爲委字當從禾聲委卽

从𠂇作𠂇而接接字亦作搓則从禾从爪之字與从

𠂇之字相通久矣凡誼之確者觸處皆通此類是也

釋林

說文林古文比段懋堂云蓋从二大二大者二人也子謂

非从二大蓋二到干也比干二字古多連文如殷王子比干楚公子比字子干皆是書費誓亦云比爾干兩兩相並故有合弁敘次之義干犯也而比訓密則與犯相反故古文比从二到干以見意

釋甲

說文甲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朱豐芑曰十榦皆託名標識字非其本義甲鎧也象戴甲於首之形周禮夏官司甲次於弁師之後知古先有護首之甲後製護身之甲因復名甲爲冑予謂朱氏以十榦爲託名標識其見甚卓至以鎧訓甲猶未得古人製字本誼古人製字象形者十五六大戴禮云有甲之蟲三百六十神龜爲之

長予意甲卽象龜形其上作白與龜字頭相似其中作一象龜肩其下作一象龜尾古文作令其上之人正象甲形篆文特从古文而省耳所謂參取史籀或頗省改也因而是引伸之萬物之殼草木之皮亦謂之甲由是人之取以自衛者亦謂之甲相沿既久兵士所被之鎧亦稱甲矣其始皆起於鱗甲之甲古人製器象形者亦十五六兵士以甲自衛蓋亦取象於甲蟲也

釋疊

說文疊下引揚雄說以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宐乃行之从晶宐此本誼也周禮有三宥三刺之法必繫日而後決故上从三日卽繫日也日繫夕亦繫故下从宐古文宐

从多多爲種夕故也說文多部曰種夕爲多種日爲疊从
宐猶从多也且決罪必察日亦求其義之所安而已義之
所安則無不宜矣故義訓宜宐又訓安此疊从晶从宐之
誼也从晶爲三日从多爲種夕均有積義故引申爲疊積
爲種疊爲疊應又段借作惛詩莫不震疊卽莫不震惛也
自引申通段之說行而本說晦故畧說之

潛廬類稿卷之四終

門人王子昂校錄

潛廬類稿卷之五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導鬱

天下之患非強鄰不賓之足患也非甲兵不多之足患也非財用不裕之足患也爲國者自賢其所爲上下之情否隔而不通是之謂大患何也強鄰不賓得人而理之猶可就我範圍也甲兵不多得人而治之猶可練成勁旅也財用不裕得人而籌之猶可徐圖整理也爲國者自賢其所爲則必獨行其是自雄其才雖有善言不可得而入矣善言不得入則佞諛日至尊之邪者日多小民疾痛不可得而達矣上不與民習民日憔悴困苦於下以懟其上而上

不知而怨氣積矣怨氣積而人心渙矣民者國之本也顧使之渙其情而離其心豈復可以爲國故曰上下之情否隔而不通是之謂大患先王知其然也是以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師箴瞍賦矇誦庶人傳語士傳言蓋懼下情之不通也故取於民也詳古之執政者知其然也是以子產不毀鄉校其言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管夷吾命世才也其言曰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夫管子治齊子產治鄭孔子蓋嘗稱之其所以治國之方亦不過通上下之情而已後世則不然下所甚苦之政上銳意行之

甚者雷厲風行以督之下所甚惡之人上違眾用之甚者
推心置腹以任之五尺童子皆以爲不然而上獨以爲然
小民痛苦無所控告欲不可遂求不可得於是有鬱而不
舒之情鬱之極則怒怒之極則思所以快其意潰其防而
後止國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三代以下
之亂源有一不胎於民氣之鬱者乎勝廣之亡秦黃朱之
亡唐張陳之亡元闖獻之亡明昭昭在人耳目彼爲國者
奈何不知所鑒也

四維

骨幹血脈人之維也樑棟柱石室之維也禮義廉恥國之
維也人無維則痿室無維則傾國無維則亂古之治國者

知之是以設司徒掌邦教務納民禮義廉恥之中所以防
亂源也春秋之世羣雄角立詐力勝而先王之道衰管子
治區區之齊猶復汲汲重禮義崇廉恥其言曰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烏乎安得此知本之言乎
吾嘗考之前古證之晚近乃知其說至精而不可易也蓋
國有禮義廉恥則先王之澤或未盡斬也聖人之道或未
盡微也朝廷之教化鄉黨之清議或未盡亡也故雖當積
弱之世猶足以維持一二若乃禮義剝喪廉恥特亡則必
痛詆先王以爲迂濶唾棄聖道以爲陳腐清議不存教化
淪胥於是人心殄絕習尙隳壞陰沴之氣乘虛而入而羌
戎互僭干戈迭起禍變相尋而不可救矣三代以降亂源

出於此者甚多試略舉其一二戰國之時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興於是有七雄並爭生民塗炭之禍東漢之末魏武
求不忠不孝之士而習尙一變迄乎有晉其風未革於是
有八王內訌戎羯稱制之亂有唐末造士習澆訛名節掃
地傳舍其君於是有五季雲擾君臣異位之慘蓋禮義廉
恥有關人國如此烏乎時局阡危四海鼎沸正賴有禮義
廉恥維繫人心若乃剗滅禮義蕩滌廉恥天柱已折地維
已絕而謂可以立國未之前聞

審變

窮而必變者天之道也故孔子贊周易專明變易之義其
言曰窮則變變則通又申其義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由是推之則聖人之所謂變者化而裁之之謂非一掃刮絕之謂也且變而必求其通通也者推而行之之謂不能推而行之是謂不通不通不可謂善變夫變而必求其通者何也謂欲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故也不能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有所扞格而不通扞格不通則不宜於民不宜於民則民不從令民不從令則政體失人心搖而國是且因之不定非國家之福也是故君子審所變且夫聖人之治天下有道有器聖人之所謂變者變其器也非變其道也三綱也四維也聖道也心術也此道也雖萬世不變可也至若器械也法制也工藝也此器也苟有不適聖人必改弦而更張

之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
不一使後之言治者因所遇之時所遭之變爲當世之法
而不失乎先王之意則雖變何害若因變法而并聖人之
三綱四維一掃刮絕去法未行而大亂作矣其尙能舉而
措之天下之民哉

定國是

定國是其治天下之權衡歟古之時道德一風俗同羣天
下之後秀一驅之於庠校而納諸軌物之中所習無私業
所奉無私師所讀無私書其議論其好尙其趨向斟酌畫
一而無異說之交誼故其時風俗粹美大道爲公而其國
亦安若磐石無能傾覆之者後世則不然人異學學異師

師異傳爲學有門戶爲政有黨援其口囁囁其氣嚶嚶爭
名肆戈矛爭利析秋毫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朋黨盈
朝互相訾謶黑白渾淆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更盛迭衰各
朋其曹而國柄遂爲之蠹朽而動搖矣南宋中葉朋黨已
成小人得志忠諫獲罪正學不明故劉光祖之對光宗汲
汲以定國是爲亟蓋國是不定則是非不明賞罰不公士
無清議邪正交訐後生小子必且皇然茫然矇然側足而
無所適從而非常異義之論非聖無法之談必且樊然散
然雜然蠡出並作而蠱吾民之心而塞吾民之聰而承吾
道之統而詭吾教之宗而我累朝師師相承聖聖相傳之
學術之治術將爲之一變此則可憂之大者也竊嘗論天

下之亂源大都起於學士大夫之心其始不過爭門戶尙
意氣而已私意旣勝必至顛倒是非變亂黑白高張邪說
力排異己以不忠爲忠以無罪爲罪其究也遂不惜抉破
吾道之藩籬摧廓天下之清議鏟滅先聖之名教蕩滌一
己之廉恥夫至廉恥不立名教不崇清議不畏藩籬潰裂
必謂善不足法惡不足恥國危於上教淪於下以逆召逆
以厲召厲於是胡越互僭干戈迭起禍亂相尋而不可救
矣然則國是不定豈天下之小故耶劉光祖當紹熙之時
汲汲以謀國是爲亟誠憂之也誠危之也

史權 丙申

中國乙部書最稱繁富其體之類別有正史有編年有紀

事本末有政書其體之別出者有雜史有載記有傳記馬班而下以史家名者至衆然闕畧不完有待彌補者甚多茲略發其凡期與當世大雅宏達共參究之一闕物產史孔子教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物產學在史學範圍中固中國最古學說也泰西考究物產不特歷史學家而已凡地理學家富國學家農業學家工業學家商業學家罔不究心於此中國儒者多尙空談於調查物產之事有所不屑遂使茲學不競者垂數千年夫物產者賦稅之母也史家賦稅有史物產無史非倒置本末歟宋鄭樵作通志有昆蟲草木略一卷頗載物產然山澤土地之宜日用多寡之數語焉不詳又自謂祖述神農宏景則近醫學史不

足稱物產史中國近日頗欲振
本然與諸學關係至切者物產
必先補撰物產史二闕風俗史
相關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
例不待識幾察微而得之也羅
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
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
風俗美惡又以朝廷教化爲斷
則哀平變而爲東京有宋真仁
爲歷祐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
賤守節天下風俗恒視朝廷好

善果有惡因則得惡果如桴應鼓如影隨形欲知歷代治亂興衰之故於風俗求之蓋有不爽毫髮者古者有采風之官十五國之詩卽十五國風俗史也後世史家寔失此義故紀載風俗無專書雖史志可以考見一二然零星錯出不足窺其大全顧炎武日知錄第十三卷詳記歷代風俗頗能窺見治理之大原然隨手劄記之書標舉未備不足稱風俗史林伯桐有春秋風俗二十卷祇詳一代尤嫌單簡矣竊謂宜鈎貫經史雜傳記取歷代風俗有關國故者分別條流細加理畫詳其變遷之故著其升降之原以爲中國風俗史豈特可明人主之功顧亭林日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亦可作人羣進化之券三闕宗教史國非教不立民

非教不治政非教不行學非教不備
黎獐狻狝狝狝狝日本之蝦夷美洲
費雅喀則莫不有教宗教在地球類
都以孔佛耶回並稱其實中國奉宗
奉宗教無上無下無長無幼無貴無
之昌大之無越畔者中國奉孔教則
有國者大都陽尊孔教陰用申韓法
天下世儒類以孔孟爲藏身之窟陰
虎章名是實非蓋二千年來孔教虛
外諸國挾其器數之學多方以謀我
以應於是離經畔道之徒倡爲孔教

鼓天下豈知孔教貴自強崇實際主力行中國之微正坐
未實行孔教故耳而媚外仇中者乃以爲孔教不能應世
變康時艱豈達論乎今夫孔教之微旨大義條理繁曠未
能具言請舉其大略一證異論之謬生眾食寡爲疾用舒
理財要術也爲問今日籌財用能不慳孔氏之指乎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富國精義也今且百端朘削矣爲問孔子
足國之策然乎否乎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強兵碩畫也
今且驅市人而與敵戰矣爲問孔氏強兵之策然乎否乎
勸百工以羨補不足整頓工商之要策也今且以工商爲
末業度外置之矣爲問與孔氏之教合乎否乎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守國之偉畧也爲問今日民之於上信乎否乎

行旅皆欲出於其途交通之政也為問今之道路通乎否

乎近來歐西立國大都不外此數者而勃興已若此矣使

我中國能昌明孔教推暨而實行之則民可足國可富兵

可強西人雖欲肆其蠶食之狡謀豈能弱無瑕之國哉竊

謂亟宜延聘通儒纂述中國宗教史以覺羣迷以闢邪說

以作自強之券不特保存國粹而已一述理條例凡有數端

述孔氏創教之歷史三述孔教以自強為目的其教誼足

以綱維世宙四述孔氏後學傳教之流派五述儒教為九

流之一不足以眩孔教六述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與儒相

軋之歷史七述儒教盛行憑藉國力之歷史八述佛老與

孔教並行之歷史九述魏晉以後世主尊孔教名存而實

亡十述世儒之傳孔教者類得其一端而不能窺其全十

一論禪寂之性理不得為孔教十二論雜博之考據不得

為孔教十三論淺陋之詞章不得為孔教十四論理簿書

密文法為韓非李斯之餘孽不得為孔教十五論藉口息

民苟安誤國為老氏之流失不得為孔教十六論西人近

日自強之術不能出孔教範圍之外十七論中國之貧弱
由未實行孔教所致不得鄙孔教爲無用十八論孔教以
保國爲主義國存卽教存四闕商業史商爲國家大政國
不得舍保國而空言保教非此不富兵非此不强故古甚重之虞書以
懋遷有無爲烝民乃粒之原成周之時至設專官觀司市
所掌有治有教有政有刑則視商尤重蓋商務之盛不特
自固亦以謀人齊太公以表海之雄勸女工極技巧通魚
鹽而海岱斂衽往朝其後中衰管子修其術以爲輕重九
府亦成九合一匡之烈由是言之商之弱人國也甚於兵
故計然策越不韋霸秦皆以商人兼併之謀爲伸張國權
之計沿及漢初迂儒不達時變因桑孔罔利邪說抑末困
商商務遂因之不競雖以賈鼂通識其所經畫亦不過責

農重粟而已義實偏而不全惟史公通知古今治術源流特創貨殖列傳謂商務爲立國根本與農工虞並重通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則人物歸之若行困商政策則貨錢不流道路梗塞國非其國矣此史公上下千古之通識也史公而後史家接踵不過畧志食貨而已記商業史者無一焉蓋商務視同末業由來久矣近來泰西諸國通商五洲而國勢驟強凡其商人所至之地卽爲國權所及之地故英人兼併坐大於近二十年內增拓殖民地至二百六十萬英里以阿非利加之大今且爲諸國剖分以行其殖民政策其商會勢力之大如此中國自互市以來鴉片之耗歲三千餘萬紗布之耗歲四千餘萬雜貨之耗歲一千

餘萬惟出口土貨可抵五千餘萬其餘皆往而不返者也
敲骨吸髓使人不覺而中國坐困矣然則中國非講商務
無以圖自強非改商約無以挽回利權中國商務倘日有
起色乎必有抽毫命筆撰中國商業史者杜每歲三千餘
萬漏卮固中國之大幸續龍門一千餘年絕業亦歷史之
光榮也五闕工業史中國自古有工業史周禮考工記是
也今觀其書凡攻金攻木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工習創
巧述形上形下之理鑠金凝土作舟車之法天時地氣材
美工巧之宜審曲面勢飭材辨器之方無不具載然則周
重工藝固可考而知也後世士夫喜言空運視一切工藝
爲卑卑不足道於是制器利用之事盡歸細民末匠之手

士夫不復身親古人之實業荒矣工學既微故史家亦略而不載惟史公識其深旨而已自史公外絕無知工藝之事爲立國之本者夫工藝之事不進則退不長則枯斷無中立閉關時代器用朽窳於國計尙無所損益至通商時代優勝劣敗之理漸著不免相形見絀此土貨所以不能抵制洋貨而中土生計幾不免爲外人所奪也今欲力圖自強乎非振興工藝不可欲振興工藝非補述工業史不可六閩農業史農居四民之一雖與工商並稱然必產物豐饒方能講求工作推廣貿易則農實爲工商之本中國號稱以農立國然學士大夫躬親其事者實鮮以故農人不識文字儒者不辨黍稷拘常守故耕稼鹵莽地力之荒

多矣泰西之務農也國家有農政院民間有農學會新理
新法日出不窮中國農國也農事乃遠遜之可恥孰甚竊
謂不欲圖富則已如欲圖富國家不可不修農政民間不
可不講農學歷史學家不可不編述農業史周時重農故
紀農政最詳如周禮所載大司徒十二壤之教草人掌土
化辨糞種之法司稼辨穀種之法遂大夫簡稼器之法稻
人治水利之法無不具備卽爾時農政史也後世農政不
修以故史家無農史夫農爲中國立國之本而載筆闕如
豈非史學家一闕典與大都一代之史往往與一代政治
成比例所重重之所畧畧之絕無有獨出手眼者歷朝史
家無農業史亦可作歷代農政不修之鐵證也七闕交通

史凡人之一身必氣脈暢通而後能運動治國亦然故交通機關最爲行政急務若乃山行犖确澤行泥淖五方隔絕聲教不通人憚於出鄉物艱於致遠天下豈復有生機乎是故鐵路也航路也電線也郵政也皆不容不力求進步者也惟歷代以來閉關自守不重交通絕無以此事爲緊要者故史家編述國史未及措意今則郵局電線正策進行招商設局航業日盛鐵路營築方謀擴張廟堂經畫有進無退竊謂史家亟宜分條紀述以誌一代交通之盛以補前代史志之闕以上數端不過條舉大略舊史闕點尙不止此如中國左藏之掌委之胥吏一歲八千餘萬之出入樞垣不問司農不知戶部向章惟山西司紅冊爲一

歲國用統滙但祇載直省而京師内外支銷均未賅載雖欲稽考其道無由則國用史宜補又如中國學術歷代不同有萌芽時代有全盛時代有羣學競爭時代有法學時代有儒學統一時代有老學時代有佛學時代有儒與佛老相混時代有漢宋競爭時代有西學東漸時代歷代史志不過載儒林道學數傳而已黃梨洲宋元明學案第述理學此外概付蓋闕歷代學風沿革實不足窺其大全則學術史宜補有一代學風卽有一代教法然考之史志述教法者甚少今且各省徧設學堂矣若不條紀教法亦史界闕陷也則教育史宜補中國號稱文明國其語言文字其著述其書法其繪事其音樂國俗習慣所係匪輕然歷

代史志無詳記之者雖有文苑藝術諸傳不過名位通顯之數人耳草茅微賤殊未之及則文學史宜補其餘如紀軍政不詳行軍之方略紀外交不詳交涉之曲折紀財政不詳盈虛消長之主因其可議之處正未易更僕數矣大抵史家通弊略有二端一則互相因襲毫無獨斷一則力求簡約不肯求詳以故歷史關點悉數難終管窺所及略加商權用附諍臣之義云爾

管子

道家之言曰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此弭兵之說也兵家之言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此尙兵之說也竊謂之二說者皆偏見非篤論也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全

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治國而無兵可乎徒以威服人不
足以讐敵徒以戰驅民不足以自強治國而黷兵可乎古
之聖人知之是以不較勝負於疆場而務戰勝於廟堂戰
勝廟堂如之何曰勤修內政以兵輔之而已蓋令不行於
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強鄰環而相伺不足
恥士民玩而無上之謂恥故先王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
憂不逞志於四境不憂威不足懾強敵而憂政不能及士
民蓋內政者強兵之源也齊之管子知之是以其治齊也
必自勤修內政始嘗讀管子之書求其整飭內政之大略
凡有六端一曰張四維二曰順民心三曰樹人才四曰信
賞罰五曰實倉廩六曰分職守六政既舉而後以軍令寄

之其立法也以農養兵以兵衛民兵農既分不相雜則是
以各勤其業以奉其上其制軍也以鄉統連以連統里以
里統軌如繩之貫如碁之布聲則相聞目則相接法令簡
一政術有經是以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變成周之制而
不失先王之意者也後世迂儒輒以雜霸輕管氏功利之
徒則又專師其富強之粗迹而管氏治齊之偉業遂無有
能昌明之者烏乎千古政術家治迹之美埋沒於庸衆人
之耳目爲不少矣無怪後世軍政日就窳陋而不可救也
世儻有師法管子者乎修內政以爲治兵之根本簡軍實
以振天下之紀綱根本固則國威張紀綱振則國柄強佚
民不敢玩敖民不敢狂以之詰奸奸遁藏以之蒐器器則

良何憂乎海波之沸揚何患乎四夷之跳梁斯之謂戰勝於廟堂

趙武靈王

先王之治務因時適變而已不必盡同夏尙忠始於禹商尙質始於湯周尙文始於文武閱數百年則弊極而變非好變也時爲之也趙武靈王之變胡服騎射也豈真欲破壞先王之制敢冒天下之不韙哉亦時爲之也趙之立國與強胡隣胡人輕悍剽疾時爲邊境患非師敵長技無以制敵非新民耳目變其習作其氣雖師敵長技其收效也難此武靈王所以力排羣論而不顧也烏虜時變交乘世運推移皆天地氣化爲之非人所能遏亦非人所能爲也

彼變法者特遺其時耳封建也井田也學校也非三代治天下大器哉然卒變於鞅斯非鞅斯所能爲也時爲之也唐府兵變而召募始張說非說所能爲也租庸調變而兩稅始楊炎非炎所能爲也亦時爲之也武靈亦其類耳拘士小儒方侃侃持正論以用夷變夏爲武靈咎不亦這乎竊嘗論先王之治天下有道有法道不變者也是故倫物之紀聖人之道心術之辨窮天地亘古今罔或外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也法迭變者也是故質文之尚書約之數寬嚴之用或以時變或以地變務適時宜民而已所謂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是也冠服法所存非道所存也苟可便民何必法古而淺識小夫口周孔鞅

道德張其則古稱先之
序使此輩而不遇也不
權謀國是其爲天下生
之士之所恤然憂慮而
光緒中葉守舊者力
論爲彼輩發也至庚
正月自記

漢文帝

天不能有陽而無陰地
無屈聖人知之是以周
欲以剛道示天下首拙

併於黃帝而昌明於歸藏後之論學論治者多祖述之而最著者兩人焉一爲老聃一爲漢文帝老子五千言多明歸藏之旨而其扼要一義不過曰柔勝剛弱勝強而已漢文帝卽本此義以治大漢之天下帝在位二十三年家給人足海內乂安風鶴無驚兵革不起則以柔道治天下之效也當高后時南粵王趙佗奮其螳臂抗拒天朝黃屋稱制與人主侔目中固駸駸乎無漢矣文帝卽位遜詞卑禮賜書通使佗卽俯首謝罪願去帝號虔奉職貢長爲藩臣非以柔勝剛而何由是知自治之道利用剛而馭夷之術利用柔禮家言柔遠尙書言睦鄰春秋重爲命形方氏掌邦交則知鄰交之禮固有國者之通義也後世儒者不知

此義憤夷禍之橫憫中國之弱於是援尊王攘夷之虛論積成尊已陵人之痼習而自強大計不一講求界限愈嚴而中國之弱如故持論愈高而夷狄之禍益烈烏乎張一已虛憍之氣昧百年遠大之圖召四夷憑陵之衅忘生民塗炭之慘豈非有國者之炯鑒乎雖然治國之道以柔爲用尤貴以剛爲體使無憂危圖治之心枕戈待敵之事有兵不練有財不理有才不求器械朽敗臺壘空虛文酣武嬉無所事事而惟日以柔道媚強鄰以冀庇於他人之宇下是又與於可恥之甚者也是故交鄰貴柔自治貴剛交鄰之術宜法老子自治之道宜法孔子

武侯治蜀

爲治之術亦當其時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武侯治蜀專尙嚴峻人頗病其學儒而兼法疑其學不純師者不知侯之因時損益正侯之深於儒也孔子之言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是寬嚴之間聖人初無容心也亦視其時而已秦湯方燠九州爲爐故漢興之初曹參蓋公治之以黃老若夫武侯治蜀承劉璋闇弱之後政德不舉威刑不肅君臣相玩朝綱日陵蓋上下無節甚矣假不能勵精圖治信賞必罰則恩必不足以勸善惠必不足以使人此武侯之所躊躇而顧慮者也其語法正曰威之以法法立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蜀人之情僞

習尙侯蓋審之久矣况新國於蜀庶事草創非得人材不足相助爲理設祿之而不知感爵之而不知恩則人材尙可用乎武侯知之故毅然以猛烈爲政而不撓以刑名爲治而不顧不枉法則人自畏法無私恩則人自感恩西蜀一隅能闔魏而抗吳者此道得也鉤頭烏附毒人之藥也然而善用之亦足以已疾紫芝人葆補益之劑也然而誤用之亦足以殺人在用之何如耳賈生當文帝之時以申商之術進知其所不足也景帝天資峭刻而鼂錯以申商之術進與處烈風而進髮何異此錯之所以不免也故曰爲治之術在當其時而已彼不察者不能因時審勢以劑其平徒張迂儒虛論而輕笮名法胡爲也哉

顧黃王陸學術

自官師治教分學術始不能無門戶非有魁偉雄駿闕達之儒出而救其弊廓其隘終無以係斯文絕續而持世運之衰何以言之古之時政教學出於一官師不分道與器合故道一而風俗同晚世治衰王澤竭大道淪官守失職傳世學散於是人異師家異說源一流百各闕牆宇是故史官之後衍而爲道家清廟之官之後播而爲墨氏禮官理官之後流而爲名法行人之官之後變而爲縱橫政教既分學有門戶茲其驗矣然而魁偉雄駿闕達之儒務據所從入之途幾各適其用而兩不相非漢之董賈諸葛唐之陸韓宋之周邵范馬皆其人也淺識小夫暖暖姝姝奉

一先生之言墨而守之廣相傳授入者主出者奴僭偶怨
妒不相通曉其於聖道猶築牆垣塞門巷也洛蜀相詆朱
陸相非門戶藩籬深阻窮曲吾道之內歧畛橫分學術既
畸人材益陋元氣剝喪國運隨之至明季而禍烈矣自亭
林梨洲船山桴亭四先生出始有以係斯文絕續而持世
運之衰亭林桴亭源本紫陽梨洲師法戴山遠接金谿船
山究心禮教祖述關學授受淵源固不同矣然而同閑大
道同肩正學同尙躬行同剗空論同以六經爲根而求事
實於史以究其用同欲息邪說撥亂世以興太平初未嘗
立宗旨辨同異逞鬪競角勝負雖亭林船山桴亭於姚江
末流不無辨正皆以上衛孔孟下防流失非如依草附木

之徒尊已陵人黨同伐異比也梨洲明儒學案甄綜二百
年學術升降條分派別貫串周悉不以源出戴山強爲左
袒蓋其持論之平宅心之公有足多者於乎有明末造學
術豐蔀甚矣議論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黨分恩讐轉
轉毀譽紛紜人材旣衰天下遂以不振四先生生丁其時
滌做俗正人心息黨仇之囂祛專己之陋明尼山正學之
脈開國朝樸學之先所謂係斯文絕續而持世運之衰者
非與且推燁四先生之學所以博而大精而通不持門戶
不相訾謗者蓋有源焉曰志在經世而已天人性命之學
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世儒空言德性空言問學不能推究世

用於是門戶異趨紛然未已四先生之學言天人性命必推本於經世此所以淵源雖異歸墟畢同與國朝儒學彬彬盛矣上溯淵源必以四先生爲之先河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諭業

擬皇甫湜

荀子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此言人之業不可不勉也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此言人之業不可自畫也是故無龍泉之利而語斷割則手必傷無蠶門之技而語穀率則臂必折巧非僥般不可以削墨射非廣渠不可以飲羽是以駁愁道遠不旁求縮地之方鳳苦天高不降學搶榆之勢童

山之上無松柏蹠涔之水不終日古之達者蓋知之矣夫
文章之事其小焉者也然不專心致志不可得也是故格
轍無定式意匠無定軌論次無定主體制無定法務富其
理務養其氣務積其誠務通其變而後比其聲律壯其詞
采湊其單微窮其物態文成規架思合符契任厥鎔裁無
傷體要其大較也然而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塗軌雖合而
末流或分厥用不同則爲體各異區其條流且有四科明
理以立體隱義以藏用語有本末道符前哲是爲儒者之
文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斟酌羣籍實事求是是爲經
生之文經野體國引古籌今質諸百世而可行施之當時
而不悖是爲經世之文丹青寰宇宮徵山川斧藻羣言笙

贊六籍是爲詞人之文總此四科雖體異洪纖學殊華實而其探源宿海搜祗珠林馳騫八極心遊萬仞蓋相等也夫綴文之流上自秦漢下迄勝國莫不各有得失互相雄長然而典論文譜之作雕龍流別之編言之已詳無煩覲縷至於近代作者可略而言也姚姬傳之文如寒潭水落長林風靜秋月初出孤鶴唳空曾湘鄉之文如農瑟旁列羲琴在壁朱弦繞風翠竹停雲是儒者之文也朱秀水之文如虎觀談經天祿校字比合異同別裁躊駁汪容甫之文如按圖索驥披榛采蘭菁英錯陳驚駘退舍是經生之文也顧崑山之文如伏波聚米張華呈圖星宿羅胸山川在目秦文恭之文如公輸措刷王爾削鋸陰陽開闔藩園

備列是經世之文也龔定庵之文
從橫羅列棘喉膠目洪北江之文
陸離班駁黝然雅澤是詞人之文
文壇者霞起颯流不可一二而數
闕或雌伏雲壑或叩虛以導寂或
匠心佐以果力蓋猶魚兔之筌躡
子有志造述近而求之師承斯在
徒事弋獲妄希大雅是猶航斷港
其相左也必矣嗟夫古人已矣來
抗懷千載以下儒術衰矣文亦少
之責哉

尊聞行知

學之不可以已也有所立然後高有所漸然後大有所主
然後定有所向然後成苗生高山下臨千仞莖非能長也
所立者然也鏤而不舍金石可鏤器非加利也所漸者然
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性非其本也
所主者然也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終及千里材
非加良也所向者然也是故君子學不務苟難行不務苟
奇論不務苟高名不務苟傳惟有本之爲貴夫本者何也
尊所聞也行所知也是之謂有本夫道若大路然無所隱
也無所蔽也苟有導我先路者聞之不難也知之不難也
聞之而不思思之而不親無如之何也知之而不求求之

而不力無如之何也有所聞而尊之勿任已勿循私勿惑於歧趨勿斂於外誘其於道也不合者寡矣有所知而行之勿畏難勿苟安勿荒於半途勿搖於異議其於學也不至者寡矣不然閉門而造車冥行而擿埴未見其得也港斷而航絕南轅而北轍未見其至也一心而百慮喜新而厭故未見其益也輪之巧爾之輒天下莫尙焉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也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不施控勒終有銜檝之憂也聖人之智天下莫及焉無所師承不能成其德也是以堯學於子州父舜學於務成昭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文王師鬻熊孔子師萇叔師襄老聃夫子州父諸人其智不及堯舜湯文孔子亦遠矣而堯舜湯文孔

子尊之此聖人所以益聖也今則不然貴耳而賤目入主
而出奴好高而務博朝耕而莫穫烏乎學術之不競可知
耳矣然則將奈何曰一其心使志不紛精其識俾中有物
勿自任其偏勿輕竿前賢勿見異思遷勿畏而不前庶乎
可與入道不至獲咎於儒先也

潛廬類稿卷之五終

弟鵬舉校錄

潛廬類稿卷之六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淮南注楚人語疏證敘

楚踞江漢衡嶽之間東界江淮西阻瀘黔南抵百粵北極唐鄧疆宇廣博人民衆阜方俗殊語不可驟曉蓋缺舌之音自古歎之矧秦漢以前距今久遠又豈可臆測乎屈子

作騷頗雜方音

如名滿爲馬名轉爲遺之類

賈生詞賦亦用荆語

如命鴉日

服之類

自是以來楚人著書莫不各雜方言互相傳述淮南

鴻烈亦其一也中有楚人語爲注所幪出者廿有八條而幽燕兗冀三輔所有方言未能稱是蓋劉安是書雜集四方賓客爲之楚士爲多故楚語亦較多耳許高二注自宋

時已多闕略其中必尙有幪明楚人語而亡佚者古今殊語不可知已輒取其至今存者略加箋釋審其語言窮其變轉明其緩峻通其段借凡欲挾其指要得其會通而已然時旣相懸音亦各異從數千載下求古人文字已不能盡曉敢云達其語乎倘荷明達君子摘我謬漏匡所不逮則愚之厚幸也夫

古人方音雖殊其誼無不同者其字無不異者惟聲變動不居故釋方言必以聲爲主略爲引申凡有五例一音異謂稱謂懸殊聲音各不相屬也二音近謂音本相近聲稍變而字頓異也三音轉謂誼同而音稍轉也四音緩而字增緩則氣舒而有餘音故字加增也五音峻而字減峻則

氣急而促故字稍減也卽以楚人語徵之如寡婦謂之霜
蟋蟀謂之王孫鵲謂之服此稱謂異而音異之類也承音
如懲荻謂之蒿呼豕爲豨謂多爲夥此音近稍變而字異
之類也謂姪爲頰謂寐爲寢謂倨爲倦此誼同而音轉之
類也虎曰烏菟此音緩而字增之類也大巾曰帑刃鈍曰
銖此音峻而字減之類也古人方言雖殊大率可以此五
類括之

許高二注宋初已溷爲一無可分別嘉慶時莊達吉校淮
南卽有此說近歸安陸心源據高氏自敘及蘇魏公校正
淮南敘謂許高二注具在雖溷而實分其原道俶眞天文
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汜論說山說林脩務十三

篇高注也其謬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閒秦族要略八
篇許注也竊考文選注引許注統候風五兩一條正齊俗
篇注文何以今本無有且正文作侃不作統與許注亦不
符然則陸說又豈足據乎今條列注文不復強爲分別亦
闕疑之義也

杭氏續方言纂淮南子注概據許春未知何
據今通行淮南子注本精善者少今从莊氏

校本

緯書篇名解詁敘

識緯並稱而實不同識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皆術士家
言與經初不相涉緯則僞經而行實爲經之支流孔氏七
十子遺言往往而在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不絕何鄭注經
取之尤多其閒不經之說雖或不免要皆後人附益學者

慎擇焉而已顧或譏其紕繆與讖一切屏棄豈達論乎注
緯書者漢鄭康成魏宋均最著其文雖亡羣書所引尙可
略窺端緒顧其篇題未有詁之者豈以撰名奇僻不可驟
曉耶竊考其書所建篇名皆有意義非同弔詭或頗非之
倘亦眉睫之見歟輒推其旨趣索其幽隱爲緯書篇名解
詁一卷以發古人之微而祛世儒之惑其有不當以俟君
子

隋經籍志云前漢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又有尙書中候洛
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沴歷樞含神務孝經鉤命決援神
契雜識等書以後漢書樊英傳注考之七緯僅三十五篇
無三十六篇也且推度災沴歷樞含神務句命決援神契

具在三十五篇中非在外也然則隋志殆誤矣今一以樊英傳注爲據祇及七緯三十五篇以其與經相儷足專緯之名也河圖洛書不能隸經尙書中候雖頗與經相附未能專緯之名論語讖更與緯異故皆不及明孫穀編古微書三十六卷篇題皆有解說然說而當者十三四而已今擇其善者從之其未當者亦不苟同也

潛江貞石記敘

物之壽者莫如金石垂不朽詔來禩其用博矣自歐陽氏爲集古錄薛王洪趙繼之是後乃有金石之學近代儒生好之尤篤以爲可以斟經籍異文訂史傳差誤識六書變假非徒務藏弄矜賞鑒作耳目近翫而已清初黃顧二氏

號稱通儒亦嘗究心於此下逮錢大昕翁方綱畢沅阮元
王昶孫星衍之倫網羅益富考據益精各有纂述之書蔚
成專門之業可謂盛矣然者古略今集錄金石大率迄元
而止若六朝隋唐間并俚俗之記則皆詳著而不遺斯其
蔽也今世距元五六百年矣其閒賢士大夫文字有關於
地方利病鄉里文獻者何限乃因其時代較近以爲可以
一切屏棄豈通論乎潛江設縣肇宋乾德頻遭水患縣治
播遷金石文字至元始有可紀錄在元以前多亡佚不可
考惜哉惜哉昔漢陽葉志詵蘄州陳詩皆以撰錄湖北金
石名葉有湖北金石錄十卷陳有湖北金石存佚考三十
二卷宜都楊守敬稍後出有湖北金石記十四卷其用力

不可謂不勤潛江無片石著錄何哉蓋由諸公著書一踵前人成例不及元代以後潛江舊志不志金石無可依據故也潛江澤國遷變無常吉金貞石銷蝕滅沒於陽侯之波者曷可勝道其幸而僅存則又大半棄擲傾仆於荒墟野徑之間榛莽之所蔽翳牛羊之所踐踏無過而問焉者不及今蒐錄竊恐日朘月削不化爲礪石柱礎不止縱有好古之士欲一考其名目求其時代而亦不可得豈非金石之奇阨也哉吾爲此懼本前人之記載據父老之傳聞蒐僅存之石刻起元代訖近世爲潛江貞石記八卷藉以補舊志之闕興起學子存古之心是則區區之微意也能匡我之失而益所未備者乎俟諸方來已乙丑九月

潛江書徵敘

予少時頗好目錄之學以謂此學肇始西漢向歆父子向有七錄歆有七略書佚久矣然班氏藝文志實採綴七略爲之是歆書雖亡而未嘗亡也其學最要者藉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其次亦可蒐討佚亡備後人徵考伊古以來老師宿儒與夫專門術業之士以一藝名者莫不各有纂述然或不能盡傳竭畢生精力仰屋梁著書乃不免隨荒草野煙俱盡豈不可惜也哉藏書考古兩家重視經籍簿錄者以此也方志多志藝文其用意亦然蓋網羅羣書著錄其目雖其中不無湮晦未嘗不可因緣而求之卽求不可得然書亡目存亦可識作者姓名裨一方文獻不然亡

則亡耳夫孰從而求之又孰從而知之既私爲此說又聞以語人蒲圻張乾若聞而悅之蓋茲時乾若方草創湖北書徵故聞予言不覺有鍼芥之投也逾年乾若創稿粗就持示余凡鄂人所著書一展卷而瞭然若眉之列予甚服之惟潛人著述不章者十九微嫌蒐採未盡耳乾若曰信然子潛人宜知其審曷專爲一書彌我之闕予唯唯方有事吉金貞石之學未暇也繼而薄遊漢上棲遲客館益無從爲之矣及乙丑秋返京師終日杜門不復出憬然曰諾賁胡可負乃發篋陳書左右采獲按代編次爲潛江書徵四卷非獨踐宿諾而已蓋有文獻無徵之懼焉潛江設縣始宋乾德迄明中葉迢迢五六百年求所謂著述家者乃

曠無一人神廟以後始稍稍可稱述如政治家歐陽千仞
方技家劉蠡園掌故家朱石戶經學家向望湄文學家張
幼寧劉阮仙莫大岸朱悔人皆其人也然求其書又往往
稀若星鳳蓋散亡久矣其書既不顯邑乘志藝文又不著
錄書目遂使鄉先生著作晦者且益晦後來承學之士且
不知一邑作者凡幾家一人所著凡幾書豈非文獻之一
阨也哉此予書徵之作所由不容已也或曰以四部部次
羣書故有先例茲不從之何也曰潛人著述佚者十八九
矣其學術流別不可知則類別區分也難且此編
意在因人以徵書因書以存人故但以作者時代先後爲
次不從四部舊例質諸乾若或能一證其當否耶丙寅秋

七月

綏墾調查記敘

民國三年十月余銜命赴歸綏調查墾務始察哈爾次土默特次烏伊兩盟旣蒞事乃舉近十三年辦墾狀況究其得失利弊編書八卷孔雲掀師長見其副稿謂關係邊務頗鉅持付手民督余弁言簡端自古立國之道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其說舊矣泰西政治學家其持論亦同蓋有土地不可無人民無人民土地不可得而有也有土地人民矣而國家政權不能及亦與荒島野人等耳何國之足云我國東起黑吉北經蒙庫西迄衛藏大半皆蕪墟也神皋沃壤滿目榛蕪豈非有國者之恥歟彼方厲行殖

民政策耽耽焉逐逐焉羣欲攫我沿邊甌脫置彼權力之下我不自謀人將謀之我不自有人將有之我如欲鞏固國防乎則移民籌墾之舉烏可緩也東南患人滿久矣果移之西北不及十年邊地益實邊氓益富物產繁孳商旅輻輳租稅將於是乎出不徒杜彼族覬覦而已所慮舉棋不定任用非人當局藉公而謀私旁觀因噎而廢食不免爲邊墾障礙耳國家要政大半敗壞於庸庸者之手綏墾覆轍可爲寒心此又瞻望前途不禁憂心如擣者也於乎天方禍我中國外侮內訌相尋未已欲興邊墾人或以爲不急而忽之謂之何哉謂之何哉聊存此議俟諸異日云爾質之斐掖或亦不能無深慨耶丙辰九月

契園集陶敘

丙寅夏門人劉王父以所著契園集陶見示予方有漢皋之行閱未竟也今年五月予返京王父復持示頗有所增益皆集陶者王父之於陶可謂造之深好之篤矣予既爲之點定不可無一言以引其端古今論淵明詩者多矣惟東坡能窺其深處東坡之言曰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可謂片言居要者也予本此意讀淵明之詩佇興而就純任自然而淵明植品之高潔胸次之超曠雖相去千載歷歷如繪焉彼摘章繪句有意爲詩者烏足以語此不特詩也淵明性嗜酒其詩言酒者大半而意不在酒也淵明蓄琴無絃酒適輒撫而意不在琴也無非寄其意焉而

已淵明以詩寄意惟東坡知之亦惟東坡似之東坡在海
外追和淵明詩多至百有九篇夫豈有意爲詩與古人較
工拙也哉亦不過悼時俗工巧借題抒寫以寓其感愴焉
耳王父之集陶毋乃類是王父少負雋才喜讀書治中外
學術特勤大要主於經世曾一官離署僉事以清幹爲當
事所忌轉官計部忌者復擠之遂罷去藏身人海中以哦
詩問竹自娛日覩士夫日夕車馬擅權勢啗富貴廉恥道
喪人欲橫流世風日以汗下心恥之榜所居曰契園以寓
蟬蛻軒冕之意灌園之暇輒抱陶詩以自鑄其躬有所感
觸則集陶句爲之蓋其意初不在詩亦如東坡和陶假栗
里柴桑之高致以寄其磨世礪鈍之孤懷云爾然則和陶

也集陶也體不必同其用意一也古稱言不盡意又曰得意忘言果得言外意則言可忘而況所綴古人之言乎君子亦取其意而已矣得其意則大道之湮鬱士風之澆訛陰陽之剝蝕患氣之方興未艾皆可因緣而得之於乎是豈徒窮居之士之私憂已哉丁卯秋九月

東游一首別虎文

謝君虎文同里之秀出也將遊學日本與鵬雲邂逅漢澣索一言自壯虎文好學有遠識不以方隅自囿同輩稱之鵬雲所知虎文什佰焉自問無以益我虎文所不能已於言者願虎文帥其初無變而已吾聞海東遊士喜倡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刻蔑禮教潰決藩籬曼衍倣詭猖狂恣

肆顯與周孔之說相觸抵後生小子根柢未固學識未充不爲所惑者幾人哉虎文抱先聖遺經講明正學之日久矣海外新說願推遠而摧廓之無溺也抑又聞彼國明治以前頗持鎖國主義屢爲西人所弱倒幕以後力圖維新頒布憲法與民更始不二十年遂至雄長東亞比肩列強豈國之盛衰果有時歟抑專制政體果不適於今之世歟虎文此行務得彼立國本末而窮其弊取其適於我者去其不適於我者洞彼得失作我借鑒則此行爲不虛矣安陸趙孝廉儼葳蘄水陳比部曾壽鵬雲同年友也比遊歷海東虎文此行必能遇之就而問焉或忻然其有合也甲

辰五月

悟園詩存敘

二四六十四

吾潛爲江漢間下邑歲苦潦地窪下士人率奔走衣食鮮能竟所學者屈指輩流志同道合可與論學者惟謝子虎文耳不幸中道徂謝吾道益孤每念昔遊輒爲於邑私謂

吾潛學派遠有淵源歐

宜莫大梅

岸朱人劉阮諸先生之流風

猶有存者繼起豈遂無人耶物色久之乃得朱子心佛心佛年甚少有意於古人之學治詩古文特勤蓋虎文門人也近復問業閩中林先生琴南而學益進旅京師久僦居僧寺讀古書闔然自修而已無外慕不喜共冠蓋交遊時過我月必三四至相與論古今成敗及問學塗轍有鍼芥之合無鑿枘者論文章利病尤精而嚴不肯苟逐時好而

深擯近日新說以爲賊人才壞世風其語絕痛余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頃持詩卷示我屬爲點定鑿刻而幽夏詩品在孟貞曜賈長江間非時俗所喜心佛顛爲之不厭蓋文章之事抒心自得而已人之愛好與否非所問也心佛篤於自信而不惑乎流俗如此由是而之焉其所至豈可量耶雖然文章技之小者耳又有大於此者心佛所知也其自待不肯居第二流亦明矣願我心佛專務其遠者大者毋徒以詞章之學自溺也

敘友箴

予窮於世久矣幸不爲海內士大夫所棄而有友朋之樂至追溯有友朋之始相視莫逆久而彌摯者則惟同里張

君友笙友笙幼時與余同執經先伯父蘭若先生門下頗有志抗希古人不肯俯隨流俗性忼爽能直言胸懷坦率無城府與予性情略同予兩人之相知蓋自此始已而相約爲金石篆籀之學自秦漢六朝碑版以迄洎長二徐薛王洪顧諸家之書罔不殫心究討偶有所疑輒相與考辨鉤索窮日夜不倦蓋嗜好同也自後予遊學鄂垣南皮張文襄公方以經史有用之學倡導後進予約友笙同往友笙頗忻然適沙頭有友人延爲童子師遂不果往自是子歲往會城友笙則就館荆南兩人踪跡始稍稍闊疏矣歲丁酉予有荊州之行乃與友笙相見歡然道故尊酒論文頗不減昔年風雨聯牀之樂聆其議論平實而篤厚絕不

爲激宕過高之言吾知其於古人精義之學淵乎其有所得也暇則相與訪渚宮遺蹟問孫劉戰壘憑弔興亡慨想古人往往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蓋余兩人意氣有鍼芥之投如此荆南別後予則長爲東西南北之人終歲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每遇荒祠破冢尋殘碑斷碣未嘗不思我故人而惜故人之不我共也回憶二十年來僅一遇於武昌再遇於京師三遇於里門四遇於襄陽而其餘皆爲離別之日鴻雁分張合併無由離索之感其能已乎庚申九月子從京師返潛陽友笙方爲白汭女學校校長以久別之人而得朝夕聚處樂可知也當是時方內鼎沸南北紛擾未已疆帥擁兵恣權各謀其私當軸依附暴強獵取

政樞大局岌岌友笙見予卽大言曰國事阽危至此吾民無種矣窺其意一似同處漏舟頃刻有胥溺之禍也者雖以予之忘情聞其言亦不能不爲之慨然也友笙雖跼伏鄉里固非無意於世者徒以世難未夷朝政不綱吏治窳敗舉國腥羶於榮利而不知恥非有蠅營狗苟巧諂趨附之術無由階進而昌顯於時友笙直性狹中外聲利遠權勢不肯枉道干人以故遭時淪棄甘老草茅而無所於悔雖云時運迍邐亦其素所樹立者然也十月十三日爲友笙六十覽揆之辰同人謀作詩稱祝友笙援亭林梨洲之說止之曰吾兒纔歲餘生平志事未有所就無可祝者同人曰六十杖鄉古之制也禮從宜其可予與友笙知厚不

可無一言遂述予兩人離合聚散之迹冠諸詩之簡端且以示鄉之人俾知友笙非徒一鄉之善士也

述樊山老人壽

乙丑十一月初一日爲樊山老人八十初度鄉人之旅都下者咸爲詩章以致其庶幾久生於世之意而鵬雲爲老人再傳弟子誼不可無言蓋生日之禮自齊梁以來習以爲典久矣然而憂時念亂之君子或恥隨俗波靡而不肯爲今年四月侍坐泊園周先生從容論及稱祝事先生曰非老人所願也今日武夫悍卒翹然居民上歲舉生日之禮意安在陰察四方向背用便施其鈎距之術耳老人目擊世趨心甚痛之豈肯隨流俗轉者昔孫退谷張簣山丁

前清盛時著論欲廢此禮亭林梨洲亦有辭祝之書今何時乎武人搆亂生靈塗炭國將不國老人肯以此日接友朋之觴炫世俗之目哉鄉人若施以非禮之禮恐非老人所樂受也鵬雲則唯唯不敢置一辭既而思之老人詩人也非諸公貴人比諸公貴人人爭趨之羶其勢耳老人以杖朝之年與竹勿左先生泊園周先生稱詩都下人稱楚中三老雖古之香山洛社無以過之其道德之高尙持議之闕通詩文之淵雅均不減古人鄉人之謀爲老人壽壽其似古人耳豈可與謗公貴人之爲壽比而同之哉夫入之久生於世如無傳世行遠之盛業以自表見雖上壽百年亦未始見爲別異而可貴也惟夫能詩之士其所爲詩

固已足垂數十百年之久甚至愈遠而彌存而其詩之工
又必待其年至而積以多而工者且益工如唐之白宋之
陸近代之竹垞歸愚諸家其人率皆老壽故其詩篇特多
而晚年之作尤工設非其年之至或不幸中道而止其所
爲詩豈能至多且工如是故夫詩人之久生於世非但如
世人之久於世而已也而同時之人或但以祿位容貌視
之與凡爲壽者等其亦未達於天之意矣老人生平做屣
千駟而性命於詩凡足跡之所周歷耳目之所聞見以迄
國事之杌隄民生之休戚世風之遷流一寓於詩所著樊
山前後二集其詩已逾萬五千首而猶未止富矣哉古未
之有也古今人詩集獨放翁號稱至富然纔逾萬首耳未

足與老人比然則老人之壽殆天所以開老人以大昌其詩而結勝國詩人之局非偶然也既私爲此說又以訊諸鄉人鄉人無異詞遂書之以揭於詩卷之端而惜乎泊園先生不幸前卒未獲一質其義之當否也

敘百歲老婦

洪範五福以壽爲首何也蓋五福之中壽爲最難非得天獨厚不能有之而上壽百歲尤難考諸史冊年百歲者秦漢之間僅伏勝張蒼班壹三人漢魏之間僅華陀王眞青牛先生三人晉僅佛圖澄單道開二人唐僅甄權一人宋則陳搏祝道崑延贊賀蘭棲眞柴通元福安縣民羅母郭宗母七人遼金有孫賓夫婦忽里罕三人明有毛弼梅吉

夫婦林春澤四人秦漢迄今閱二千四五百年百歲老人見諸史冊者纔二十三人而止所謂上壽尤難非耶庚午夏晤友人李春萱於漢皋相與談壽春萱曰子以上壽爲難信矣今固有之嘉魚朱太君其人也年百歲矣子素不肯苟作壽文能破例以一文紀其盛乎余曰固所願也顧太君持何術至此其爲人何如春萱曰太君爲人亦第循婦人常道而已可稱述者皆門內庸行無殊絕於人也少遭洪楊之亂奉姑避兵蘆洲雖處亂離事姑維謹夫兄被擄遵姑命促夫尋兄十餘年不懈是其孝教子女嚴而有法務令求學增長智識是其慈勸夫圖自立恥依人是其介家毀於兵旅行遇盜財物盡矣不戚戚識度有過人者

精於醫爲人診治不受酬仁術也夙興夜寐動止有常恆
德也平生無非分想不令絲毫煩惱芥蒂於心執事勤居
家理宅心恕待人厚與人信嘖嘖人口者不暇縷述矣蓋
太君爲人如此未聞有何長生術也余喟然歎曰如子言
我知之矣太君固自有長生術特不似世俗道流講胎息
之方耳用志不紛動有常軌遙遙百年無一朝晏起可致
長生者一與世無爭與人無競處逆處順安之若命可致
長生者二承先啟後盡厥天職於天無媿於人無忤可致
長生者三渾渾噩噩自全其天不鑿聽諸自然可致
長生者四太君長生術如是如是世人無識乃謂非究心
神仙黃白之事服氣吐納之理不足致長生也不亦異乎

春萱曰子推闡太君長生術至悉又以知長生不必定由煉丹修道而得也是可爲太君壽矣余曰未盡也尤有爲太君幸者古之仙人有三見東海揚塵者矣太君則三經世變咸同間紅巾肇亂一見之宣統間國體改革再見之今也盜賊橫行干戈相尋民不聊生宇宙亂局未有甚於茲時者也三見之三見世亂太君之所悲也雖然世亂可悲三見之則可幸設非上壽百歲焉能三見世變耶予爲太君幸者以此尤有不僅爲太君幸者太君神明不衰髮白轉黑孫曾繞膝四世同堂太和之氣充溢庭宇太君有不顧而樂之者乎延年益壽獲可操券或能如乾隆時涪州周老人之百四十歲亦未可知貞下起元亂極思治天

之道也太君年躋百歲而上之或能目覩太平乎果爾將
深爲斯民幸豈特爲太君幸耶春萱曰盡之矣盡之矣祝
太君目覩太平其意微其旨遠矣是可書也遂書之以爲
太君壽

潛廬類稿卷之六終

邑後學朱義胄校錄

潛廬類稿卷之七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古經解鈎沈跋

古經解鈎沈三十卷吳縣布衣余蕭客仲林撰自唐以前
儒者說經之書十九散亡雖諸家經解所引史傳類書所
載不無千百什一之存然散在羣籍之中鈎稽不易自有
余氏此書凡唐以前舊說均得依經排比若網在綱豈特
有功古人亦且省學者鈎考之力蓋其用心之善若此凡
所摺拾必一一著其所出兼著其卷第以示有徵凡經文
同異皆以北宋精本參校藉正監版之譌闕此又其體例
之善也戴東原謂是書有鈎而未沈者有沈而未鈎者殆

非篤論皇侃論語義疏日本
指此其實海外本之入中國
至中國也唐史徵周易口訣
是書未採戴謂沈而未鉤殆
易不能以之責下里寒儒也
有清一代儒者說經之書至
精要勒成一書名曰清儒經
歲月蹉跎忽忽老矣海內賢
河日下正學榛蕪已矣已矣
能偶檢是書感慨係之

阮刻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七經孟子考文日本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所輯補遺則東都講官物觀所爲也凡二百卷其書專校勘易書詩左傳禮記論語孝經孟子八書別孟子於七經之外者蓋以孟子古不列之經從古也其所據有宋本

足利學藏五經正義

有古本

足利學藏唐寫本

有足利本

足利學印活字版

有正德嘉靖萬曆崇禎十

三經注疏本崇禎本卽汲古閣本以汲古閣本爲主而以諸本考其異同前有享保丙午物茂卿庚戌物觀兩序享保丙午當我國雍正四年庚戌當雍正八年蓋書成於茲時也刻成亦在茲時四庫收之爲之提要數百言蓋亟取其書矣阮文達亦亟稱其善以爲所稱宋本多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足利本乃唐以前

別行之本實可備唐本之遺並舉證數處以爲書非唐石
經以下所有其稱許可謂至矣見阮督學兩浙時命工重
刊江鏐趙魏陳文杰爲之勘校卽此本也四庫提要舉此
書所據宋本校以六經證誤經傳沿革例所引與國臨川
建蜀諸本合者極多然亦閒有不符者去非從是在學人
詳辨而審擇之耳

阮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跋

有清時代校經之書莫詳於嘉善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
及日本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二書最爲詳備可觀
但浦氏用力雖勤而古來善本多所未見甚或援據俗刻
肆意改竄山井鼎物觀所據宋本注疏與宋十行本相同

者惟易詩左傳論語孟子而已至於禮記一書並未見宋
刻善本且所謂古本多從釋文正義中摺拾而來錯誤之
處亦所難免其後有黃岡萬希槐十三經證異羅列唐以
前異本最備舉凡說文史書諸子傳記所引莫不廣徵博
采證其異同所取可謂至博但專校經文不及注疏未免
抱憾闕如惟阮文達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五
卷經文注疏一一讐校所據多舊槧精鈔皆人間所罕見
者如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
傳論語孟子十經注疏十行本儀禮爾雅北宋單疏本
惠棟所校禮記正義南宋本影宋鈔穀梁傳單疏本盧文
弨校周易錢孫保影宋本朱慶元刻左氏傳三十六卷本
均人間所希見而分撰之人周易穀梁孟子則元和李銳尚書儀
禮則德清徐養原毛詩則元和顧廣圻周禮公羊爾雅則

武進臧庸禮記則臨海洪震煊春秋左傳孝經則錢唐嚴杰論語則元和孫同元皆詁經精舍經生之有學識者文達復親加勘定故其書刻成精粹無比遠出正字考文證異三書之上學者欲治十三經有此一書無論何本皆可

讀矣

須得原刻單行本方佳其附刻注疏各卷之後者較略

丙府幡宋咸淳本周易本義跋

此丙府幡宋咸淳乙丑九江吳革刻本經上下二卷象傳上下二卷象傳上下二卷繫辭傳上下二卷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卷與今本作四卷者不同蓋朱子更定之原本也猶憶兒時讀四卷本周易本義篇首有定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語既云經二卷傳十卷

何以通行本僅四卷心竊疑之及讀顧氏日知錄稱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脩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後來士子厭程傳繁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卽監板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云云乃知四卷本與所更定不相應之故四卷本通行殆將五百年舉世幾不知有十二卷本之舊此本雖係幡刻卷次與宋版同摹刻甚精彷彿紫陽眞面可寶也

此本精善處陳簡莊經籍跋文臚舉甚詳其言曰比初六終來有它吉不作有他否九五繫于苞桑不作包桑并九

五井冽寒泉食不作井冽坤彖傳應地无疆不作無疆頤
彖傳自求口實不作口食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不作曰
仁序卦傳傷於外者必反於家不作其家決必有遇有下
無所字雜卦傳豐多故下無也字俱與宋版相合可以證
俗閒通行本之誤錢竹汀氏亟稱咸淳本之精審其言曰
雜卦遘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同說文無姤字古易卦名
本作遘王輔嗣始改爲姤後儒皆遵王本唯雜卦傳以無
王注偶未及改宋本猶存此古字明人撰大全盡改爲姤
坊本因之村夫子不復知有文公元本矣十駕齋養新錄又曰雜
卦傳咸速也恆久也俗本註但云咸速恆久而不加一字
近見咸淳本乃是感速常久始歎本義之簡而明俗本譌

兩字而注文遂成附贅矣

潛學堂集跋咸淳本

今校以此本均與宋

板相符其可證俗本之誤又不待言藏書家重宋槧取其校讐無譌耳此本雖係幡宋虎賁中郎可以奪真其精審固不亞宋槧也

影宋刻本周易舉正跋

周易舉正三卷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前有京序稱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定本比較今世流行本或用注作經將經作注脫漏顛倒義理不通今並依定本舉正其謬以朱書異之總一百三節其書自唐以來傳本甚稀至宋天聖慶歷間始行於世歐陽公會以此書付宋咸

見書錄解題宋

咸易補註條下

洪邁則得之福州道藏而傳之並取其明白者二

一四一七

二四一七十七

十處載於容齋隨筆即朱子本義亦頗從其說見四庫提要李

燾亦稱其書有益學者經義考引晁公武雖不信王韓手札之

說而所進易解仍多引用見容齋隨筆是其書固未嘗無可取

矣惟趙汝楨詆之謂其挾王韓之名以更古文經義考引惠定

宇駁之尤力援引荀虞證其誕妄斥為贗作見九經古義其實

彼此互校未嘗不可兩通不必遂為定論四庫提要因是

書唐志未載疑出宋人依託非特不信王韓手札並疑唐

無郭京其人然則史志藝文果能一無遺漏歟凡史志所

未載者均不足信歟恐非違論也此本為近世上虞羅氏

據獨山莫氏藏謙牧堂影宋鈔本開彫視明范氏天一閣

本較勝讐校一過題其端如此

予近讀唐石經有一事可證明此書非宋人僞作序卦物
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郭京舉正云此
一句今本脫者多予考唐石經初刻無遯者退也四字嗣
磨去五十一字其所至明夷改刻五十五字添此四字故尙有
形迹可尋可見郭所見本多與石經初刻同又可證郭所
云云實唐人語彼疑此書爲宋人依託者亦可以息其喙
矣

明嘉靖刻本周易贊義跋

周易贊義七卷明馬理撰其書雖參用鄭王程朱四家之
說大旨主於義理多引人事以明之理自序有云易之爲
書有轉禍爲福之理有以人勝天之道非龜卜之書所可

班也又曰卜之吉凶定於天而易之吉凶係乎人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吉凶誠係乎人而非定於天也是故孔子獨於周易贊之以示吉凶消息之理在此而不在彼可以見其宗旨矣朱睦㮮序稱此書發凡舉例闡微擿隱博求諸儒異同得十餘萬言釐爲十七卷今本僅七卷繫辭上傳以後皆闕案朱氏經義考已注曰闕四庫附存目亦僅七卷則其佚蓋已久矣此本爲明嘉靖三十五年河南左參政鄭綱所刻有綱序略言歲在丙辰先生門人龐南泉侍御來按中州以家藏稿本出示余因校之刻置省署然則是書爲最初刻矣四庫之附存目者當卽此本也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南京光

祿寺卿事蹟具明史儒林傳龐南泉名浚涇陽人嘉靖丁未進士鄭綱字葵山莆田人嘉靖己丑進士睦樛字灌甫號西亭周定王六世孫明宗室之有文學者事蹟附見明史周王橚傳

明趙府味經堂本書傳會選跋

書傳會選六卷明劉三吾撰蓋因蔡氏書傳違錯者多不無可議故三吾於洪武二十七年奉命爲此書以糾正其失書成奏進頒示天下計不用蔡說而易之者凡六十六條顧亭林日知錄曰此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主陳氏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祖金氏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易之論亭林博極羣書不輕許可稱之如此則其書足重可知亭林又謂每傳之末繫以經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悉頗有功於後學余按經傳音釋乃元人鄒季友所著三吾修會選取附傳末非三吾所爲也顧氏或未詳考耳此本爲明趙府味經堂所槧繕校甚精四庫提要曰實錄所載纂修諸臣姓名與此卷首所列不符朱彝尊經義考謂許觀景清盧原質戴德彝等皆以死建文之難刪去其說是已然胡季安門克新王俊華等十一人何以併刪且靳觀吳子恭宋麟三人此書所不載又何以增入蓋永樂中重修太祖實錄其意主於誣惠宗君臣以罪明靖難之非得已

耳其餘草草非所注
所列姓名爲定按此
盧原質戴德彝胡季
恭宋麟三人與四庫
有此舊本遂以證實
重刻宋本儀禮疏跋
唐賈公彥儀禮疏原
德閒陳鳳梧刻儀禮
之舊自後聞人詮李
因之幸宋景德官刊
居轉歸長洲汪氏慈

道光十年命工影寫重雕俾海內學子得見五十卷之面目誠快事也惜所藏宋槧闕去三十二至三十七六卷又有關葉十三翻不無遺憾耳宋槧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七字卷末列全疏字數計肆拾柒萬伍千捌百肆拾捌字又有呂蒙正等銜名十九行茲本概仍其舊傳景德之真毫髮不失豈特虎賁中郎之似而已予收得此本歎爲佳槧爲記其流傳端緒如此

明仿元刻本周禮集說跋

是書題吳興後學前溪陳友仁君復編地官題關中劉儲秀補前有友仁序謂得是書於雪具訓詁未詳者則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云云蓋友仁因宋人舊本重爲編輯也

元初刻本率闕地官二卷故明劉儲秀補之成化甲午江浦張暄乃刻於建陽卽此本也原有暄序此本無蓋厥估去之以充元槧耳不知明成化本亦至難得四庫館臣且云未見劉補益足見此書之可珍

明徐刻本禮記鄭注跋

明嘉靖閒東吳徐氏繙刻宋本三禮此其一也按天祿琳琅有宋余仁仲本校列與注疏監本不同之字凡數十處謂皆足證監本之誤今以徐本校之一一脗合其不同者僅歛首足形一條首作手爲微異耳相台岳珂本亦宋槧之佳者乾隆閒內府仿刻猶不失廬山眞面所附考證校出殿本閣本譌脫極多今以徐本校之亦一一脗合惟三

禮記通解跋
妃未之從也注五者相三以定尊卑三作參小有異同然則徐本之可寶貴固不亞宋槧也

明刻本禮記通解跋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爲明京山郝敬仲輿所著敬萬曆己丑進士官縉雲永嘉二縣知縣擢禮科給事中遷戶科尋謫宜興縣丞終於江陰知縣其事蹟見明史文苑傳著有九經解此其一也其說禮大都畦逕獨闢不隨人短長雖以康成禮學大師亦不免有所駁難所說未必遂無一失然靈鏡獨照有以自得於心固非後世拘文牽義者所可及矣前有讀禮記一篇具述此書大旨如謂禮以節人情人情樂簡便不防檢則淪於禽獸故不得不以禮節之若

強以所難而易其所安將并其所謂節者棄之故聖人制禮從容和順使人安常樂就如出入由戶舍之不能又謂禮不根情則枯槁而無生意故聖人言禮不貴文貴情行禮不貴禮貴義又謂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於古不宜於今非聖人立經之意其說均能深探聖人制禮之原四庫館臣因其中有駁詰康成處於是大肆掎擊謂其以意更易徒形臆斷斥其不量力欲與康成角其實四庫館臣亦僅讀其首篇而已并未讀其全書也徒持門戶之見遽下斷語遂可爲天下公論乎沔陽盧慎之評事欲刻湖北先正遺書檢付之自萬曆迄今已歷三百餘年乃議重刻著述傳世之樂若此

景元至正本大戴禮記跋

檢大戴禮記孔氏之遺言周元公之舊典往往而在是不可不讀阮文達公亦云此經宜急治予讀曾子立事篇有云君子愛日以學又云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又云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又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又云弗知而不問焉固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其言精粹肫切大都可發予之愧悔者而惜乎早歲未及從事於此也年已長大乃讀此書竊用自愧矣

此書宋淳熙韓元吉本不得見此則元至正劉貞本貴池

劉氏玉海堂景摹重刊者也略繙一過不無脫誤天圓篇末文且不全謂爲舊物則可耳謂爲善本殆不足言校勘家貴宋元槧貴其可正俗本之謬耳不然高談宋元何用以予所見盧氏雅雨堂本孔塹軒補注本王聘珍解詁本校勘均極精審非元槧所及收藏家必欲舍近求遠何爲也哉

景宋紹熙本春秋公羊傳解詁跋

是書十二卷宋余仁仲萬卷堂本揚州汪氏問禮堂繙刻者宋代刻書建安余氏至有名仁仲尤著仁仲所刻公羊穀梁最爲世所稱而流傳殊罕公羊尤罕阮文達撰公羊校勘記蒐求善本殆徧未見余刻公羊其艱得可想矣直

至校勘記成書之後汪氏中始得之爲之重刊若早爲阮公所見得不歎爲希世之珍耶卷首有紹熙辛亥余仁仲合刻公穀二傳緣起六行然則公穀二書爲同時刻矣今公羊有汪氏繙刻穀梁有黎氏繙刻宋槧之眞面目遂得復見於世亦讀書者之幸也

景宋紹熙本春秋穀梁傳集解跋

宋余仁仲萬卷堂刻穀梁傳范氏集解十二卷清初各家藏書目均未見著錄獨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有之謂原本藏柴學士邦彥家文政間狩谷望之影鈔一部與原槧不爽毫髮後轉歸向山黃村宜都楊星吾守敬爲日本參贊時從黃村求得之撰有考異一卷德惠黎尊齋公使

庶昌刻入古逸叢書卽此本也阮文達撰穀梁傳校勘記時僅得萬卷堂殘本缺宣公以前已稱爲希世之珍況此本首尾完善無一字剝損加以讐勘之矜慎槧印之精良不尤堪寶貴耶常人貴遠賤近以其易得而忽之特骨董家習氣耳吾不謂然也

吳志忠仿宋本四書跋

清代刻四書除內府播宋淳祐本外以吳縣吳志忠仿宋本爲至佳末附考證四卷可考諸本異同又有家塾讀本句讀一卷分別句讀極精最於初學有益又附朱子集注定本辨一卷蓋朱子爲四書注有初本有定本例如大學聖經章初本曰欲其必自慊定本則曰欲其一於善論語

爲政章初本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定本則曰得於心而不失也定本意義較長故吳氏刻此書均從定本又恐讀者見與所習熟之坊本不合或不免有所駭異其不得不辨者以此然亦可見吳氏刻此書之苦心矣附考志忠輯句讀定本辨則志忠父英所爲併父子之力刻此一書故精審非他本所及

景宋蜀大字本爾雅跋

是書乃遵義黎尊齋得日本仿宋本影刻者宋諱闕至慎字爲止所據宋本爲孝宗時槧刻無疑未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一行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證以王明清揮麈錄定爲源出唐長興蜀刻黎氏亦謂是蜀本真

面故刻梓古逸叢書以是書冠首果如森氏所言則更在北宋以前彌足寶貴矣阮文達撰爾雅校勘記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本元槧雪牕書院本宋槧單疏本皆極可貴者而未見此書予以阮氏校勘記與是書校對是書多與唐石經宋本雪牕本單疏本合閒有不

同時復勝之可證俗本之誤者極多

覆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跋

明嘉靖十七年東海吳元恭校刻宋本爾雅阮文達亟稱其佳蓋其書極爲矜慎雖不無一二譌誤然絕不肯以私意竄改非他本所及故阮公作爾雅校勘記卽以其本爲據此本爲顧千里覆刻校勘尤爲精審不特虎賁中郎之

似而已藏書家貴宋槧如此等書又何減宋刻也

明刻本說文解字五音韻譜跋

海王村收得明刻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十二卷無撰書人姓名未審出誰氏嗣檢馬氏文獻通考徐氏說文繫傳下載有巽岩李燾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前後二序述其改編本末甚詳乃知此書實出巽岩李氏如不見此二序將不知此書爲何人作矣明人刻書疏漏若此

因李氏說文韻譜二序又發現馬氏通考之有脫誤前序述其撰集韻譜意旨後序述其改編韻譜緣起明爲韻譜之序與徐氏繫傳何涉乃通考載諸繫傳下義無所取竊意馬書原有李燾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一自在徐氏繫傳

之次爲梓人誤脫耳此蓋可推燭而得者不然繫傳之下載韻譜之序何爲也哉

明張一鯤刻戰國策吳註跋

四庫所收戰國策註凡三本一爲三十三卷本舊題漢高誘註實宋姚宏因誘註殘本補之僅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爲誘原註餘皆宏所補註一爲宋鮑彪註十卷本於古本篇第先後頗有改移一爲元吳師道校註十卷本取姚鮑兩註互相參校雜引諸書疏通證明之篇第先後仍從鮑氏閒有補正以補曰正曰別之四庫簡目稱其條理詳密遠出鮑本上者也高注有廬氏雅雨堂黃氏士禮居兩刻本鮑註有明嘉靖戊子龔雷嘉靖壬子杜詩兩刻本

吳註有明張一鯤石星清李錫齡三刻本皆佳槧而龔杜
張石尤難得予先後收得張一鯤石星兩本取以互校乃
知石本於吳注略有刪節不及張刻之善因略述諸本異
同記於張本之後

吳興劉氏刻本舊五代史跋

永樂大典散篇輯成之書當以邵二雲學士所輯舊五代
史爲最蓋不特蒐羅整比之勤而已逐條之下必註明採
取書名卷數俾讀者有所徵信例至善也乾隆四十九年
武英殿刊板乃盡刪之彭文勤公屢爭之總裁不見聽薛
氏眞面目遂不可尋究矣見知聖道齋
讀書跋尾幸原輯尙有鈔本
流傳吳興劉翰怡承幹獲之甬東盧氏抱經樓覓工開雕

始還學士之舊以文勤屢爭所不能得今竟得之翰怡竊
爲此書幸矣

明萬曆本十六國春秋跋

此書明萬曆中嘉興屠喬孫項琳之訂刻前有朱國祚序
凡百卷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以此書爲屠項贗本非崔
鴻原書四庫總目提要亦證其僞與錢氏之說略同然喬
孫爲此書序固自謂輯錄陳編原未嘗作僞欺人如於陵
子天祿閣外史之比謂此書出屠項綴輯非崔鴻原書則
可謂屠項有意售欺則不可四庫提要雖斥其僞未嘗不
取其書以爲其文皆聯綴古書非由杜撰考十六國之事
者固宜以是編爲總匯焉斯則持平之論矣

浦氏史通通釋跋

張文襄師謂唐劉知幾史通爲史學之門徑良然蓋其書博論前史掎摭利病卓有獨斷別裁實非後人所及雖疑古惑經諸篇持論偏駁不免爲識者所譏然其辨別是非思精筆辭一經抉摘真如老吏斷獄鍊案不搖徐堅謂史氏宜置座右四庫提要稱爲載筆之法家著書之監史非虛語也自明以來注者凡三四家要以浦起龍史通通釋爲最詳博其先有李維楨郭孔延史通評釋王惟儉史通訓故黃叔琳史通訓故補均不若浦注該洽惟其書評注夾雜頗乖著書之體劉氏駁論如疑古惑經之類或巧相迴護不以爲非又好竄改原書失詳慎之旨四庫提要頗

以爲譏然發彭城之微補郭王之闕糾北平之違引證詳明卓有依據可爲此書功臣雖不免小有差謬學者取其長而棄其短可也

黃氏史通訓故補跋

黃氏此書雖不及浦注詳博然不肯勇改猶屬謹嚴彭城此書本發憤而作於歷代史志或不免痛肆詆訶而逞其筆鋒遂至摺拾聖賢進退班馬疑古惑經諸篇尤爲世所共詬浦氏多所迴護助其頽波黃氏則加以抨彈斥其悖謬謂足爲全書之玷其識視浦氏爲勝矣前有叔琳序謂知幾幼時受古文尙書業不進聽講左氏春秋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事而胎性中各有著根處不自知其所以

然後卒以史學垂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憶鵬雲兒時不喜讀時文惟喜讀經史三先伯中憲公頗以爲言謂不學時文何以圖進取先君子曰果能熟經史豈有不工時文者隨學子性所喜者督之則進步自速蓋先君子教法如此自後張文襄師督鄂創建兩湖書院設經史理文四學課士先君子謂鵬雲曰分科教授此古法也聖門四科蘇湖兩齋其前軌矣隨性所近自占一科恣爲之亦可成學慎毋務廣而荒也今讀黃序謂胎性中各有著根處而知善教者迎其機而導之不善教者違其性而督之此亦教童子者所宜措意也追憶先訓與黃說合遂拈筆而記之此書之後

郝氏補宋書刑法食貨二志跋

往讀宋書有符瑞志而闕刑法食貨以爲志符瑞頗近導
諛不必有刑法食貨國之大政不可闕沈約負史才何以
詳略失宜若此自後讀律志其序云刑法食貨附之紀傳
乃知宋書所由闕刑法食貨二志之故夫刑法食貨應仿
漢書創立專篇若附之紀傳不但前史無此例卽讀者檢
閱亦恐不勝其繁私竊病之近檢郝蘭皋所著書乃有補
宋書刑法食貨二志雖僅就沈書紀傳刺掇而成條理秩
然最便觀覽彌休文之闕省讀者檢閱之勞前輩所爲有
裨後學如此郝氏爲晉宋書故歷證稱誦禎符之多影響
謂宋書符瑞志三卷可刪亦可謂先得我心者也

郝氏晉宋書故跋

郝氏晉宋書故一卷號稱詳贍然亦未可盡據如宗稷子
卯門生祕器諸條同時胡承珙氏頗有所辨正實較郝義
爲長郝氏刻此書以胡書刻附卷末不以爲嫌以此知前
輩虛心服善爲不可及也其論史特精多可取者如謂宋
高祖不臣之迹本紀不露一字獨於討司馬休之及休之
上表自陳見之此史法之佳者又宋少帝以多過失廢本
紀不具載但備載皇太后令蘭皋云令文指陳罪狀極盡
無餘以文言代敘事法也此殆所謂心知其意者耶又謂
宋書律志乃諸志之總篇歷舉遷固彪壽之書源流得失
欲明其志續前作之意又謂其禮志詳博淹贍視史記禮

書漢書禮志爲勝又謂其天文五行二志足以上接馬彪續志下補陳壽國志之遺皆確實可信非妄贊者至指摘宋書之失亦深合史法如武帝本紀載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葛鏡籠麻繩拂侍中袁顓盛稱上儉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葛舉云此條應敘入孝武本紀庶彰其侈蕩蔑祖之愆亦史法也置之此紀便成贅旒此說予深韙之又謂諸本紀敘封拜于王而後爲帝者不書名而曰諱此亦割例非舊史法蕭道成亦不書名惟曰齊王沈氏表上宋書在齊武帝之世故特爲齊高帝諱耳又順帝本紀書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又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又吳

郡太守劉遐據郡反蘭皋云此皆忠於宋而不附於齊非
反也王凌諸葛誕於魏室亦然不容概以謀逆爲詞列於
叛人也宋書凡涉齊事多有微詞亦如陳壽志魏多爲晉
隱非直筆也箴其失復論其世不肯誣罔古人可爲論史
者法

潛廬類稿卷之七終

孫永思校錄

潛廬類稿卷之八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景宋蜀本孔子家語跋

宋蜀大字本孔子家語十卷海內孤本也明末藏汲古閣
毛氏有毛晉父子兩跋後轉歸桐城姚氏咸豐間爲蕭敬
孚穆所得近乃歸劉氏玉海堂天祿書目載有宋槧家語
細審之乃明刻非宋槧

書未有黃周賢刊字樣黃周賢明嘉靖時福建刻工也

宋槧

存於今者獨劉氏此本耳蘇長公亟稱蜀大字本之佳由
宋迄今殆將千年而猶在人閱真希世之珍也昔在毛氏
毛氏景刻之今藏劉氏劉氏又景刻之俾宋槧真面長留
天壤豈特表章古籍抑且廣惠藝林蕭敬孚稱其宅心仁

厚知言哉毛刻稱善本劉刻殆勝之末附札記一卷至精
審又毛氏所無

景宋乾道本韓非子跋

宋乾道槧韓非子顧千里藏有述古堂影鈔本嗣又借得
張古愚所藏宋槧本兩本相較無異乃取道藏本明趙用
賢本與宋本互較旁証羣書備考數過成識誤三卷以為
宋槧雖精不能無誤趙刻之誤尤多宋槧之誤由於未嘗
校改趙刻之誤則由勇於校改然則識誤一書真韓子功
臣也嘉慶丁丑全椒吳山尊學士從夏邑李書年借得乾
道本亟歎其善孫淵如勸其影鈔重梓為之校刻者千里
也并將千里識誤附刻書後千里於此書推求彌年頗窺

見其得失故吳書刻成人莫不稱其精方吳山尊付刻時
千里曾以所撰識誤贈吳仍歸之千里且引朱文正語
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山尊曾爲朱文
正代擬進御文
文正曾據實奏聞退朝其子錫經以藁還山尊
聽入私集且與山尊書謂不可掠人之美云云序中詳載
此事故附刻識誤仍列千里姓名猶可想見老輩篤實之
風焉

宋槧本西山讀書記乙集下跋

是書標題西山讀書記乙集下凡二十二卷論唐虞三代
漢唐輔臣事業前有綱目綱領卷末列銜名三行曰監刻
迪功郎福州福清縣縣學主學張植提督奉議郎通判福
州軍州事兼西外宗正丞黃巖孫提督奉議郎特派差

建安撫司參議官仍釐務涂演按陳振孫書錄解題謂西山讀書記有甲乙丙丁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馬端臨文獻通考亦祇載三十九卷以陳馬之通博未見此書則此書誠罕見祕笈矣各藏書家目錄載乙集者絕少惟天祿書目韻宋樓藏書志有之所載開慶元年湯漢序畧謂甲乙二記三山學官已刊行乙記上則大學衍義其下未及繕寫而先生沒從其子仁夫鈔得釐爲二十二卷刊之福州是書所列校刻銜名皆福建職官殆卽福刊本也特失其序耳

据天祿書目

宋諱匡恒禎頊桓惇等字

皆闕筆然間有大德三年延祐五年補刻蓋宋槧元印也自宋開慶己未槧刻迄今已達六百七十年卽從延祐印

行時起算亦達六百一十餘年

康熙刻劉氏本草述跋

本草述三十二卷明劉若金撰若金字用汝號雲密潛江人天啓乙丑進士起家古田知縣累官刑部尙書遭值國變棄官歸隱潛上自號蠡園逸叟銷聲匿跡不與世相聞日夕坐臥一小樓鍵戶著書足不履地者三十年蓋海桑之痛黍離之悲未嘗一日去諸懷也年八十一乃卒是書其歸田後所著卷一水部二火部三土部四金部五六石部分石與鹵石兩類七至十三草部分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七類十四穀部十五菜部十六至二十一果部分五果山果夷果果味果麻水果六類二十二至

二十六木部分香木喬木灌木寓木菴木五類二十七蟲部二十八鱗部二十九介部三十禽部三十一獸部三十二人部大旨辨別藥性研窮其氣味精究其君臣佐使專以適於實用爲主故其分部雖與李時珍本草綱目無大出入而藥品去畱位置先後率與綱目不同至於採摭舊說之精要刪併分部之駢枝舉正前人之謬誤訂補李氏之漏義尤有獨斷別裁海昌陳言揚稱此書自成一家言不虛耳李氏綱目網羅百家包孕今古可謂至博若論採擇之精審立說之簡明俾讀者不苦其繁而得其用斷推此書殆非李氏所及康熙三十八年公子澣字澣水令淳安始墨之板爲之校訂者海昌陳言揚訐也有訐及吳驥毛

際可高佑鈺譚瑄五序鮑懋跋初刻甚精後來緝本遺不
遺矣金部鐵稱鏈條後有生李書收入四庫而此書未收
豈館臣未之見耶逸叟居官有政績不仕異代大節凜然
而明史無傳均闕典也

胡燝拾遺錄跋

明胡燝拾遺錄一卷四庫收入子部雜家爲之提要數百
言稱是書雜考訓詁分爲六類援引採輯頗有根柢又稱
上方楊慎則不足下較焦竑則勝之多矣可謂推挹甚至
不知其全鈔王深甯困學紀聞也不特無胡燝一語卽次
序亦復如舊四庫館諸人不解何以荒率若此困學紀聞
非僻書可比豈以紀文達陸耳山諸公之精博而未之見

耶可怪也近江右胡氏復將此書刻入豫章叢書並爲之跋胡氏非無學者尙沿四庫之誤何耶

古夫于亭雜錄跋

偶檢漁洋古夫于亭雜錄雖隨筆劄記之書雅有神旨俞兆晟序所謂舉事詮理必歸至當者也但其中不免小有譌誤如云日本國羣經皆有獨無孟子中國人有私攜過海者輒有風濤蛟龍覆舟之患子按日本所有舊籍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載之特詳其中孟子有慶長刻無注本有舊鈔卷子趙注本有舊鈔注疏解經本有覆宋小字音注本有舊鈔孫奭單疏本有元槧朱子集注本有元槧倪士毅輯釋本凡十餘種之多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所據舊

本亦不少漁洋云云殆非事實以此知掌錄小書苟非有
真知確見不可輕易下筆況談經說史乎古人貴心得戒
耳食良以此也

跋羅田張氏筆記二種

右皖游紀聞輓轡亭筆記二種羅田張丙垣先生星煥所
著先生少負用世才以諸生佐彭知縣仲芳練民團有功
受知鄂撫胡文忠公奏保以知縣用旋捷京兆出宰山西
廣靈縣有政聲當道倚以爲重其事蹟王青垞序述特詳
青垞云先生所著經說有考正洪範國風辨正二書詩有
燼餘寤思秦游等集文有選青堂集雲均未見所見僅此
二種而已雖寥寥短書然所紀述饒有神旨如紀皖北賢

吏極推重郭時亨金光劬郭推誠與人金廉公有威擒匪
懷而畏之凡二公所蒞擒匪不敢犯然則匪禍之熾率由
吏治之窳有以致之設地方官得人何憂匪也紀王周姚
紹孔黃體元諸人事亦凜凜有生氣以鄉里細民爲國家
效死不肯爲不義屈豈非毅然義烈丈夫哉張氏詳述之
蓋以愧爾時擁兼圻寄專閫之臨難偷生者紀王大姑事
亦然苗沛霖之圍壽州也頗忌孫家泰徐立壯蒙時中而
淮帥阿沛霖意殺之長安逆回之變頗憚張虎臣而張按
察以妬忌誅之不問功罪務快其私自壞長城此匪患所
由日益滋蔓而不可圖歟非此書不能得其詳也此書舊
無槧本青坨網羅鄉先生遺書得諸邑子遂校而刻之耐

公曰青垞傳布此書匪特表章先輩而已蓋有砥時礪俗之微旨焉今蒼生之禍烈矣親民之官求如郭金二公比者何闕無一人也豈吏才不古若歟抑上之人所以激厲而震動之者非其道歟於乎吏治汙濁令長非人遂使匪禍蔓延民罹荼毒睹郭金二公遺事不禁廢書而三歎也
庚午冬十月潛江甘鵬雲跋

吳刻陶靖節詩注跋

陶靖節詩注四卷宋湯漢撰漢字伯紀號東澗饒州安仁人官端明殿學士諡文清事蹟具宋史本傳是集前有漢序稱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故每寄清于首陽易水之間平生危行

孫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詞讀者不省
爲何語予偶窺見其指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云云是
東澗此注專因述酒一篇而作蓋述酒一篇辭盡隱語故
觀者弗解惟韓子蒼因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
而賦東澗復反覆詳考決定爲零陵哀詩而作者一片深
心遂朗然如揭日月豈特爲彭澤異代知己兼可冰釋讀
者之疑團矣是書傳本絕稀故四庫未收乾隆五十年海
昌吳槎客從鮑以文處得見宋槧以較時本夔然不同如
桃花源記欣然規往之規俗本譌作親擬古詩聞有田子
秦之秦俗本譌作春而宋槧獨不誤其他佳處不可枚舉
槎客亟歎其精乃序而刻之卽此本也後有槎客跋語謂

近人著書喜尙新異不免誣罔古人如山陽閻詠辨靖節非桓公曾孫其一也引錢竹汀語糾閻詠之謬甚備此一條有功古人有裨學術今之學者尤不可不聞此言故表而出之蓋著書尙新異誣罔古人其禍小壞人心術釀成亂源其禍大觀槎客議論感慨係之矣

明刻元次山集跋

元次山集有明正德本湛若水本均十卷未之見也予插架有明陳繼儒刻本則十二卷四庫著錄者亦十二卷或卽此本也李商隱稱次山有文編有後集有元子三集晁公武稱次山有琦玕子今均不傳此本蓋出後人掇拾編次殊無義例雜文與詩篇錯列

卷二雜文一三四卷皆詩

且有重出

水樂

說見十一卷又見十二卷既非編年又不合彙次之法殊可怪也新唐書本傳云次山有自釋篇是本無之知所遺不少矣次山人品甚高其文亦戛戛獨造憂國閔時之意時時流露於語言文字之間讀其文而其心術性情躍躍紙上惟其真耳高似孫子畧稱次山辭章奇古不蹈襲四庫簡目謂韓愈以前力變排偶濃麗之習者實自結始知言哉

嘉祐集跋

南豐爲明允哀詞雖云有文集二十卷然終宋之世行於世者惟嘉祐集十五卷而已二十卷本絕少觀晁公武陳振孫馬端臨三家所著錄均十五卷可見也果有二十卷本三家之書豈得遺之徐氏傳是樓藏有宋紹興十七年

婺州繫本正十五卷何義門曾見之明嘉靖壬辰太原刻本亦然自後刻者動輒移易卷次凌濛初朱墨本則十三卷天祿書目有明版老泉集則十四卷吳郡邵仁泓則增入洪範諡法等篇分爲二十卷以附合南豐袁詒所稱之數宋刻之真面目全失矣其例言反云依宋本改正果依何宋本耶可媿也近代惟蔡士英本卷次尙不失宋本之舊惜校刻未精耳插架有邵蔡二本互校一過爲記其槧刻異同如此

魯文恪公集跋

魯文恪公集十卷四庫附存目然流傳絕少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己未庚申問予與盧慎之評事張潛勿總長謀刻

鄉先生遺書四方徵求無應者最後晤公裔孫藩云族間有舊刻一帙殊矜貴不輕示人予徐語之曰爲子孫者不欲表彰先德耶藩大感動遂取以來則明隆慶丁卯弋陽方梁槧本也首尾完具編次釐然與四庫存目本合微惜校勘未精不無亥豕烏焉之訛耳周泊園先生旣序其端余乃假數月之力詳加校讐而付之剞氏并采輯羣書涉及公者爲附錄二卷於乎公集溷晦將近三百年而竟復出豈歐公所謂斯文金玉也雖埋沒糞壤不能銷蝕者耶抑文之顯晦固自有時耶雖然古今人著述散亡者何限公集特幸而存耳其幸而存也則賴賢子孫兢兢保守而不私諸篋衍也非然其不隨飄風冷燿俱盡者幾希矣以

吾潛論如二歐副使柏太二劉通政道隆何侍御莫進士

向進士朱大令諸氏莫不各有述作今無一存何也蓋由

後人能守之而不能傳之遲之又久或不幸攘奪於洪流

劫火而遂以亡故予刻公遺文蓋深為公幸又不禁為吾

邑先正惻惻而悲也

明刻本歸震川文集跋

震川文集明刻有三一為閩中初刻凡二卷曰復古堂本

一為其從弟道傳所刻凡二十卷曰常熟本一為其子子

祐子寧所刻凡三十二卷曰崑山本至清初刻本則為其

曾孫莊所編刻於康熙癸丑凡三十卷別集十卷為康熙

本復古常熟兩本均稀見予插架有崑山康熙兩本崑山

本有周詩陳奎陳文燭三序康熙本有王崇簡徐乾學董

正位錢謙益四序四庫所收者為康熙本而崑山本附存

目蓋以崑山本不及康熙本之備也其實兩本均下無可

議莊為凡例極詆崑山本妄加刪改予細考之崑山本實

有此失如送吳駕部考績序送張子忠之類相傳子寧改竄

父書震川見夢於梓人翁良瑜事雖未可盡信然亦不為

無因矣崑山本附載萬曆四年翁良瑜祭文有惟公有神

傳亦有憑夢謂我我文子鑄子慎乃可之語乃知流俗相

所本堯峯康熙本初刻成時汪鈍翁寓書歸元恭論其改竄

之非堯峯予細校之誠有如汪氏所論者如何氏先塋碑

原兩篇文用常為一篇首尾不貫之類是康熙本亦未能盡善也然經

拾散佚彙為全集終以莊本較為完全而子寧兄弟輩路

藍縷之功亦何可遠沒竊謂小小罅漏辨正之可也極口
詆訾殊可不必矣

四庫提要曰太倉王世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
倡率天下有光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
荒江老屋之間毅然與之抗衡至詆世貞爲庸妄鉅子世
貞初亦牴牾迨於晚年乃始心折故其題有光象贊曰風
行水上渙然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歐
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蓋所持者正雖以世貞之高名盛
氣終無以奪之自明季以來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
溯秦漢者有光實有力焉鵬雲曰古人有言凡爲學當立
於風氣之先不可隨風氣走方王李噓何李之燄壇坫高

張舉世風靡震川獨行其是毅然決然不爲時論所搖然則震川眞可謂不隨風氣走者有清一代古文專家倡於方姚名學史漢八家實以震川爲之樞紐然則如震川者眞可謂立於風氣之先也夫文章特一藝耳猶當自立若此況脩身立品乎

明嘉靖本王夢澤集跋

明史藝文志王廷陳夢澤集三十八卷鵬雲按夢澤集初刻於家塾僅十七卷次則嘉靖壬戌弟廷瞻刻於淮陽有李幼滋序分卷與家塾本同但刪賦三篇耳三則嘉靖乙丑從子同道刻於吳中有皇甫汭序仍存賦三篇詩牘畧有刪削亦十七卷四則萬曆庚寅孫追伊刻於潁州有王

世貞陳文燭二序亦十七卷五則萬曆壬寅從孫追醇補刻凡二十三卷蓋於十七卷外增拾遺一卷附錄五卷也四庫著錄者卽此本從子同鼎重刻於流陽有姚希孟序亦二十三卷本也此集在明代前後凡六刻無三十八卷者明志殆誤耶考其致誤之由纂明志者實未見其書但據千頃堂書目列夢澤集十七卷又集二十一卷遂合而一之曰三十八卷耳不知非其實也近刻湖北通志仍列夢澤集三十八卷蓋承明志而誤明刻十七卷本與二十三卷本今尙有之仍明志之誤不一加辨正何耶此外又有十四卷本道光丙申九世從孫家璧校刻但有文九卷附錄五卷而無詩有袁銑朱蘭兩序家璧跋夢澤集至是

凡七刻矣此本爲廷瞻刻本蓋明刻最舊者李星樵侍講亦藏一明本則追醇所刻也爰取兩本互校記其異同並考是書槧刻源流一證明志之誤

殘本大隱樓集跋

右大隱樓集十六卷明方少保逢時撰逢時字行之號樗野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由縣令起家官至兵部尙書事蹟見明史本傳是集爲嚴冬友侍讀所編定首有畢秋帆盧召弓兩序前九卷皆詩後七卷則雜文也詩出入高岑李杜多邊塞之音伉爽沈雄一洗纖靡佻巧之習可與王李頡頏其不以詩名者爲勲業所掩耳集中函牘論邊事者極多考逢時撫宣大與總督王崇古決大計服俺答

迄明季不變功最高然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本兵畏蒞持
兩端不敢決賴江陵力持始有成功非是集不能得其詳
也吾由是而知邊臣之偉畫非得廟謨主持未有不敗於
庸衆之議者明史謂逢時處置邊事皆協機宜功名與王
崇古相亞其時蓋張居正當國究心邊務洞矚機要委任
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盡其材事克有濟居正之功不可
泯也斯可謂探本之論矣是集流傳絕少偶見諸友人家
卷頗闕以問嘉魚士人無知者相與慨然余頗有志蒐刻
鄂中先正遺書俟覓得是集完本當刊行之光緒己亥鵬
雲識

偶讀張江陵集其與方王諸公書策備酋最詳乃知方

王之邊功皆江陵之方畧也江陵謀國之忠如此漢議
小夫未考其本末輒加貶議獨何心歟

校刻大隱樓集跋

右大隱樓集十六卷明方少保逢時撰按少保在隆萬間
與王襄毅崇古同以邊功顯時稱方王事蹟見明史本傳
少保故工詩所著有自治集十二吟稿鈴閣清聲大隱樓
集各種考千頃堂文瑞樓各書目大隱樓集有十卷十一
卷十五卷三本而絕少流傳故明史藝文志及四庫書目
均未及著錄迨乾隆間少保六世孫承保多方覓得十一
卷本益以書檄論議敘記諸雜文編爲大隱樓集十六卷
嚴冬友侍讀復爲重加勘定卽此本也刻成而板遽燬故

世不多見己亥春客漢上聞余澤如同年藏有鈔本亟借讀乃殘闕不完意頗惜之欲覓一全本累年不可得辛酉至武昌聞嘉魚劉生緒莪刻此書方成門人劉壬甫僉事覓得示余乃用活版排印字句或謬脫不可讀心病之嗣知底本在其家亟取以來益據乾隆本傳鈔而帝虎陶陰之訛亦復不免遂以數月之力據此二本佐以羣籍手自校讐而付之剞氏并采掇少保遺文之見於他書者附其後爲補遺一卷又廣附錄所未備爲二卷并刻之蓋是集之棄擲埋沒於朽壤者垂二百年迄今始得流布於世而余二十年來蒐求先哲遺書之夙願亦得藉以粗償不可謂非幸也故刻成而記其緣起若此至於少保勲業爲隆

萬邊臣之冠其詩沈雄伉爽可與王李頡頏而籌邊之文
可以表裏明史有目者皆能辨之予又何庸贅一詞壬戌
夏六月潛江後學甘鵬雲跋

孫豹人溉堂集跋

豹人爲秦中詩人康熙八年曾客潛江城內有焦穫寓樓
先生寓硯處也時邑宰爲王幼華給事潛之詩人莫大岸
朱石戶悔人父子劉聲玉郭長仲咸在籍適潛大水民卒
流亡其見諸篇什者多悲憫之詞讀者感泣以爲不滅元
道州也猶記鵬雲兒時先君子時爲講說王宰政蹟豹人
遺事并抄示諸公憫災詩章仁言藹如心嚮往之情所見
纔一鱗片甲未能窺其全欲覓黃湄溉堂二集讀之不可

得先君屢囑購求遲遲無以應徒存夢想而已迨民國紀元後劉禹生始以黃湄集贈我則滄洋選定本也此又在海王村覓得澗堂集爲之一快余老矣迴思兒時事不無桑下之戀況重以先君子之所諄囑其何能忘於無意中竟遂我累年蒐集之願非天假之緣而何而惜乎先君子不及見也

豹人與魏伯子論文伯子曰學古人之文縱不得抗衡古人亦當爲其子孫不當爲奴婢豹人則曰學古人詩既當知古人祖父又當知其子孫知祖父則我可與古人並爲兄弟然不知子孫則不知其流弊所至道德流爲刑名苟卿一傳而有李斯知此然後學之善不善有以自考兩說

相較自以豹人之說爲長講漢學者或不免流爲破碎講
宋學者或不免墮入狂禪講周禮乃至禍國講公羊乃至
張皇非常異義可喜之論變士習而壞學風其究也遂至
非聖蔑經而貽蒼生之禍然則豹人所謂不識子孫不知
流弊所至之說誠篤論也各種學問各有獨到之處各有
末流之弊師其長不襲其短斯之謂善學矯枉過正惟怪
之欲聞極其流毒所至真有不忍言者豹人雖意在論詩
而理可通於講學當羣言淆亂之日後生小子中無所尸
尤不可不知此意故記之

宋潛虛集題後

宋潛虛集十四卷桐城戴名世所著名世有名康熙間爲

方苞所推重不幸以南山集賈禍著作多散佚失傳道光
中戴鈞衡爲之網羅放失編爲此集始稍稍顯於世託稱
宋潛虛者以宋爲戴所自出耳於乎摧折困抑垂老遭禍
已極人世之所不堪而身後遺文蒐輯於鼠啣蠹蝕之餘
者復不敢直著其姓名千古文人之厄未有甚於此者可
喟也名世獲罪世傳以與余生書此書具在集中以今考
之但謂弘光帝南京隆武帝閩越永曆帝兩粵滇黔地方
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比之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厓州
不可無史已耳以春秋之義律之其說殆無可議不解當
日何以諱息若此其書又有言於明史有深痛焉之語蓋
名世少時頗以明史自任銳欲訪求遺書網羅故老傳聞

以成一家之言值翰林院購書州郡而天下避忌萬端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名世深恐不能成一代信史故立言不無稍激非必有悖逆不道之詞顯干憲典也有司乃指以爲罪不亦異乎然吾頗聞名世性褊急喜罵人人皆嫉之烏乎此其所以卒迫於禍歟是以君子貴有克己之學也

芥圃詩鈔跋

芥圃詩鈔二十四卷黃梅石卓槐所著列入禁書百七十年今乃見之纔二十卷耳闕卷四至卷七雖殘闕不全大體可見也石氏旣以文字被禍里鄙諱其人譜牒沒其名學者不敢藏其書可謂文人之至阨然反覆讀之不見有所謂狂

悖者殆寃獄耶其中雖不無孤憤之詞特文人習氣耳非有大逆不道顯干憲典也當道鍛鍊成獄獨何心耶方乾隆中葉明詔禁違礙書籍有片言疑似無得免者挾仇誣訐大獄繁興天下騷然石氏適丁其時何不幸耶烏乎以語言疑似罪人已乖政體況並無疑似可指而比附周內之寧盛世所宜有耶此吾讀石氏遺詩不禁廢書而屢歎也其詩宗師老杜出入漁洋梅村多可傳者余既次其傳復書其詩之後以貽其族人俾重刊行之且以見箝制天下言論實非政體所宜不徒發潛德之幽光也辛酉夏四月

重編海嶽集跋

右海嶽集八卷蒲圻張白菴先生所著鵬雲爲之重編者也張乾若同年方蒐刻鄉先正遺書得是集鈔本十卷屬鵬雲校讐檢閱一過謔字如林標列題目錯誤尤多編次無法多可議者如致朱石君書請立碑青冢此書牘體耳列入議類讀黃鹽梅遺事狀此題跋體耳列入狀類據瞿世琪司馬世家考而述太史公世系此記述體耳列入考類如此類者非一殊乖文章體例最後覓得嘉慶刻本其誤亦同不解爾時編刻此書何以荒率若此予生平頗喜校訂古人書籍況鄉先生之著作乎重以乾若之誣諉益不敢辭爰發憤校勘重爲編次其編次采湘鄉之說分爲三門七類著述門三類曰論說曰序跋曰詞賦記載門二

類曰傳志日記述告語門二類曰書牘曰哀祭每類各爲一卷書牘較多別爲二卷凡八卷校勘應措意者二端一爲題目之誤一爲文字之誤題目之誤校正尙易文字之誤校正較難旣無善本可讐雖明知其譌無憑校改因而仍之不免蹈傳譌之譏無已爲設一例曰明知其衍者刪之明知其脫者補之明知其誤者正之其不可強通者仍之余於是集校讐凡八九過矣以云毫髮無憾則未也刻書易校書難豈不信然也哉刻本凡百二十六篇今刪去五篇鈔本爲刻本所無者三篇并刪去亦先生志也校近人文集與校古書不同知我罪我聽之而已旣寫定目錄述編校大旨於卷尾甲子六月

柑堂詩鈔殘稿跋

此吾潛先輩甯雙梧先生手稿也先生名熙朝嘉慶丙子舉人以詩名事蹟見潛江縣志志稱先生著有柑堂詩鈔十六卷是稿僅存卷四至卷七四卷蓋佚者不少矣據劉邦彥庚辰游草序稱起癸丑至癸酉存稿約千餘首甲戌至己卯南涉瀟湘中歷鄭衛北抵燕趙東循齊魯復存稿五百餘首比往來沌陽常主余家余家抄有全集云云今按此稿卷四爲乙丑丙寅兩年作卷五爲丁卯戊辰兩年作卷六爲己巳庚午兩年作卷七爲辛未壬申癸酉三年作然則卷一至卷三所佚者爲癸丑至甲子十二年之作卷八以後所佚者爲甲戌至己卯六年之作無疑也全集

原有詩千五百餘首此殘稿僅三百餘首所存不及十之三佚者遂逾十之七惜哉惜哉至所著庚辰游草二卷士

大夫家間有之此則因有槩本而幸存者

嘉慶二十五年劉邦彥刻於姚

江官署

不然恐亦無從踪跡矣吾邑文獻日益凋零守闕抱

殘後輩之責重謀刊布焉可緩也先生所著尙有碧湘齋文集二卷讀元明通鑑論二卷柑堂雜錄二卷縣志均著錄余未之見也雙梧詩話八卷先生孫國鈞藏有手稿本予幼時曾見之惜未借鈔今不知尙在人間否附列其目以待物色甲子七月

枝江曹氏宗譜題後

周禮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宗以族得民夫欲得民必以

宗法維之何也蓋禮莫初於宗定民生辨倫序重本始聯族姓迤而邇之散而聚之則重賴有宗國者宗之積也宗法既明則人各尊其祖各敬其宗各收其族而國治矣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今之言治者吾惑焉比傳大同之說而黜家族主義凡古先聖王明倫之教務本之訓不惜摧陷而廓清之淺識小夫揚其頹波助其簧鼓一若家族主義之足以召削而自弱者於乎落葉不糞根飲流而忘源人人潰決其藩籬而馳驟乎禮教之外此豈天下之小故歟枝江曹彝卿觀察痛宗法之不明憫世人之忘其本發憤修譜牒言必稱祖宗蓋不肯隨流俗轉者一日以譜見示鵬雲遂爲述古者

以族得民之義而痛斃末世持議之非彝卿則大韙之以爲生民之慘禍且將循是而未有已非徒逆億之辭也遂書諸卷尾

先大夫遺稿跋

右靈葺詩存二卷先君子之遺稿也先君子生平喜讀古人詩有所感觸輒自爲之顧不欲以詩名有所作率聽朋好攜去不留稿又兩遭水厄故散失特多屢請編次付諸攻木氏先君子固不許曰吾詩特矢口成音耳正如候蟲時鳥時至則鳴媿不能工其何可存汝休矣其遲久未及收拾者以此迨今年十月先君子棄養始發憤蒐輯僅得百四十餘首蓋佚去不少矣爰手自抄錄按年先後編爲

二卷藏之家塚以示一家子姓焉以年考之此百四十餘

首僅數年之作耳

數十年中僅戊寅己卯壬午癸未甲午乙未丁酉丙辰丁巳數年有詩餘均無

有以爲數十年中所作不止此必尙有流落人間者乃百計蒐求不可得然則文章著述之聚散存佚固亦有數存乎其間耶烏乎先君子敦品績學垂老不遇天旣嗇之以名與位并言論文采亦復散亡零落而不得覩其全豈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說固有時而不驗也耶錄此編竟又不禁悵悵而悲也民國紀元後之第七年十二月

先大夫遺稿後記

民國八年一月十九日夜將半夢先大夫坐斗室嘖茗歌詩髣髴若平生予小子侍側從容談及遺著以謂所編靈

葺詩存僅就所見錄入未見者遂付闕如頗用爲憾非經
大人審正深恐有乖趣旨敢請先大夫領之小子逡巡退
取稿方索諸篋中晨鐘鳴而寤烏乎先大夫爲詩不過隨
所感觸自寫胸臆而已豈必希爲後世之名哉而爲子孫
者不忍沒其親雖斷簡零編豈肯聽其湮晦予小子汲汲
編次者以此也顧以奔走四方之故不及吾親之存發憤
爲之而遲之親沒之後旣不免多所遺漏又以無從取正
至欲索諸夢寐之中可痛也入夢後三日男鵬雲在將廬
抄詩稿數謹記其後

先大夫家訓跋

右家訓七十一通先大夫寫示鵬雲者也鵬雲自束髮受

書先大夫卽以古人嘉言善行孜孜講授爾時鵬雲年雖幼聞之輒心開惟恐其盡也先大夫亦以與兒輩講說故實爲樂間指鵬雲語先伯父畏庵公曰此子好讀書又喜聞善言將來或可稍有成就惟須教以義方端其蒙養耳授經之暇輒舉立身制行諸大端隨時訓迪時或撮要寫示鵬雲則謹識而積藏之迨後掛名朝籍國事鞅掌離膝下日遠手書誠勉月仍再三至與兒時提命無異於乎何其懇摯而周詳也鵬雲幸賴先人教誨得以稍免罪戾所遺訓詞平易淺近不爲過高難行之言可以垂示後昆永作家範倘塵封篋中深藏而不出後嗣何觀焉爰手自檢校按年編次付之削氏距先大夫之棄養蓋七年矣訓言

久不聞內省多疚青山青史兩無所成而垂垂老矣抱鮮
民之哀孤先人之望載誦遺編不禁涕泗之橫集也

潛廬類稿卷之八終

邑後學劉其珂校錄

潛廬類稿卷之九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跋漢朱博殘碑

右漢朱博殘碑凡十行存三十餘字光緒元年山東青州東武故城出土今藏諸城尹氏筆畫適古與篆相近蓋變篆之環曲而爲徑直遂成此體所謂隸也西漢書體大都如此如趙王上壽泮池刻石類以篆筆爲之東京初葉亦然若襄余閣道石門郝閣諸碑皆樸茂雄逸卓有秦相遺意蓋斯時篆體雖變篆意未亡故所傳石刻皆在篆隸之間迨建初以後變爲波磔而篆隸遂判若鴻溝矣夫漢自武宣以速明章文體渾雄駢散靡別明章而下造句必偶

練字必雙儷體遂爾萌芽散體變而駢體興篆意亡而八分作皆同時會此亦可覘世運之升降也

跋吳葛府君碑額

右吳葛府君碑額今在句容渾厚質穆迴絕塵表當爲正書古石第一慎白最推重般若碑以爲隸楷鼻祖然般若齊碑遠在此碑之後則此碑真隸楷之崑崙也攷其體勢可知書學流變雖寥寥數字論古者必不遺之矣

最錄南碑

最錄南朝碑刻都二十餘通南朝禁立碑

裴世期表

故流傳止

此然比之威鳳一毛祥麀片角最可寶貴吳之谷朗質古渾厚實結漢分之局而葛府君碑則正書之先河也晉之

郭休爨寶子茂密樸雅在隸楷之間欲考見書家流變此數碑其關鍵矣枳陽府君體於谷朗爲近爨龍顏體於爨寶子爲近皆當爲隸楷極軌梁之始興王大戟長槍氣象森然實渤海所自出瘞鶴銘爲陶貞白書剝損之餘猶見渾雅疏宕之致蓋平原之淵源也統觀南朝碑刻大都以神韻勝與北朝向魄力者不同此蓋隨國運爲之阮儀徵論南北書派乃以碑帖爲判豈其然乎

魏張黑女志跋

魏張黑女志不著書人名氏體勢雄強是受禪嫡派然精能之中頗帶質拙則又胎源於子旂殘碑蓋六朝善書者大都博綜分隸醞釀出之譬之通人講學鉤斲衆說擇取

其長不欲宗一先生之言終身墨守已也相伯仲者惟有
根法師碑外此非其儷矣三唐書家承其緒者蓋尠惟蘇
長公喜以偃筆寫峻宕之趣差有其意耳

跋魏韓顯宗志

右魏韓顯宗志光緒十六年出土今在河南府學顯宗事
迹附魏書及北史韓麒麟傳互見通鑿南齊紀與志略同
北朝碑志字畫率沿俗始此碑則多與籀篆合如魏从山
年从禾干善从言韓从軌朝从軌舟散从枕明从囚爵从
鬯書从聿者康从米晉从豕表从毛衣華从歆無作鞞麟
从炎迺从匕兼从秝野从田別裁僞體原本六書蓋不隨
流俗轉者字體雄強渾峭在楊大眼魏靈藏之間而茂密

質拙則兼有李超張玄之勝魏碑上駟也

魏王僧墓志跋

誌稱王僧初爲高陽令遷白水太守後除諫議大夫喉舌之司以外吏任之頗得用人之法蓋練習吏事知民疾苦而後可備顧問如後世苟且之制則朝官不諳民事州郡付之庸人欲致治理不亦難乎唐開元定制諫議大夫給事中必曾任牧令者宋乾道定制知縣三年一任不兩任不除監察御史開元乾道之吏治獨高近代有以也康雍以來知此意者尠矣

跋魏羊祉開復石門銘

右魏石門銘題太原典籤王遠書飛逸渾穆疏宕有奇氣

源出石門頌者也同時諸碑惟鄭義鶴銘可稱鼎足外此
 罕同調矣六朝碑刻至夥都不記書者姓名著姓名者唯
 孫秋生始平公兩造象蕭顯慶靈廟寇謙之呂望穆子容始興
 王貝義淵李仲璇王長儒比干墓崔浩雲峯山鄭道昭及此碑耳此
 外雖精能如張清頌高渾如爨龍顏猶不自著己名蓋爾
 時風氣近古末技偏長不用自炫如此逮至唐代書設專
 科片石隻碣靡不書名渾樸之風頓爾失墜可以觀世變
 矣

周宇文泰碑跋尾

譚復堂師以此碑屬審定凡四十行行四十三字字跡頗
 漫漶諦視之蓋周宇文泰碑其臣強獨樂所立以頌功德

者書事悉與周書文帝紀合惟告祖之年紀作五十二碑則云五十據紀稱葛榮殺鮮于脩禮文帝時年十八蓋魏明帝孝昌二年丙午也秦卒於恭帝三年丙子由丙午至丙子凡三十一年加十八年實得年四十九碑云五十卽是虛數無五十二也碑得其實矣無樹碑年月以臆考之當在秦卒次年愍帝受禪之初愍帝受禪在丁丑正月至九月卽爲宇文護所弒碑有魏主知天命去己祚歸於周周畏天之命卽依恭受等語則碑立於愍帝未弒以前無疑宇文氏建國仿周禮六官府兵爲唐制所自出秦之經畫未有大於此者碑皆略之但詳列其戰績亦可見爾時識文章體要者之難其人也

跋般若碑

般若經刻石在蕤山映佛岩武平元年梁父令王子椿所造蓋齊碑也包安吳定爲晉人書殆未詳考耳齊碑多以瘦硬勝是刻獨渾穆簡靜得龍顏暉福之遺而雍容洞達則兼有石門瘞鶴之勝蓋六朝碑之具體者非獨齊碑第一也岡山鐵山尖山諸磨崖均與此相類而質重古勁之氣去之遠矣慎白推重此碑有以也平原之宋開府碑麻姑壇記乃其雲來

跋隋蘇慈志

右隋蘇慈志光緒丁亥年出土端靜妍美與歐渤海絕類筆畫完好無一字剝損惟氣體微嫌脆薄頗雜唐人間架

習氣蓋隔碑大都以洞達擅勝古人渾穆之風漸漓故其體如此或疑爲厥肆贗作非也歐碑佳者如化度寺皇甫君虞恭公醴泉銘之屬雖費露臺數倍之金覓一舊拓不可得得此碑鬚髯渤海真面以較繙刻歐碑勝之不啻倍蓰雖氣味較薄似亦無庸苛求耳

跋瀧岡阡表

瀧岡阡表爲居士集中第一等文字手書勒石黃孝廉穀元自吉安來以搨本餉我字體雅健而新麗朱子所謂外若優游中實剛勁如其爲人者也可稱雙絕相傳碑初載歸經鄱陽爲龍神借觀事甚誕有識宜若不道而好奇者信之余謂居士之誠孝自足感天地動神明悠謬之言展

轉誌怪無取焉耳

金得勝陀碑跋

金得勝陀碑在吉林伯都訥拉林河西岸距松花江四十里而近土人名其地曰石碑歲子蓋金太祖誓師之地也

金太祖伐遼進軍甯江州次寥晦城諸路兵皆會於涑流

水

卽拉林河一聲之轉耳

駐高阜國相撒改仰見太祖體如喬松所

乘馬如岡阜之大太祖亦視撒改人馬異常撒改因白所

見太祖喜曰此吉兆也卽舉手酬之曰異日成功當識此

地

見金史本紀及五行志

及與遼戰大敗遼師遂名其地曰得勝陀

云至大定二十五年世宗東巡駐蹕上都始命詞臣作頌

紀功刊諸貞石卽此碑也此碑所述多與史合撰文之趙

可篆額之黨懷英金史皆有傳惟書丹之孫侯金史無之
繫銜稱咸平府清安縣令其官微矣藉此碑以傳姓名亦
其幸也此碑拓本絕少辛亥秋始見諸曹彝卿觀察廷杰
所嗣見所著得勝陀瘞碑記乃知此碑初爲曹氏訪得祇
搨數本卽瘞諸土中爲存古計也拓本之稀以此雲謂前
代石刻多表裏史傳端賴地方長官善爲保存若藏諸土
壤終歸湮沒而已矣

金完顏希尹碑跋

金完顏希尹碑在吉林東北二百里小城子斷仆久矣光
緒甲午吉林將軍長順始命鍛人箝而立之額題大金尙
書左丞相金元郡貞憲王完顏公神道碑王彥潛撰文任

詢書丹左光慶篆額希尹本名谷神或稱晤室金史有傳
 碑為大定十七年立所書事迹多與史合然亦有史傳所
 未及者如載金師克汴諸將爭取珍異希尹獨先收宋圖
 籍又載宋康王構立於淮揚宗翰即粘沒喝南伐拔城輒屠之
 希尹勸宗翰曰此行祇為構耳多殺何為自是攻下者多
 蒙全釋又載元帥都監耶律余篤一作余睹或作余睹姑約燕京統
 軍使高六反時希尹為西監軍道見二騎馳甚遽追獲之
 搜得余篤反書即馳還燕執高六鞫之辭伏遣兵捕余篤
 余篤已投韃靼為所殺函首以獻此三事具見希尹持身
 之廉宅心之仁謀國之忠本傳沒其文此可以補其闕矣
 亦有史文簡略賴碑得知其詳者如希尹以左丞相乞還

政罷爲興中尹本傳未詳其緣起以碑證之乃知希尹與

宗磐

本名蒲盧
虎太宗子

征萌古斯所獲畜牧希尹謂當留備邊用

宗磐則以賞征士因此訟辯於帝前希尹於是有致仕之
請宗磐自以太宗元子頗覬覬儲位因希尹援立熙宗憾
之特甚與東京留守宗雋左副元帥撻懶同力擠之遂罷
希尹爲興中尹是則希尹之出實宗磐等所爲本傳初無
一語及之毋乃太簡乎希尹於金爲勳臣以得罪曖昧賜
死此事原因本傳亦未詳據碑稱天眷中車駕幸燕帝當
服袞冕乘玉輅以入后與同載希尹曰法駕所以示禮四
方在禮無帝后同輅者悼后銜之都元帥宗弼即兀朮與希
尹有隙力辭還軍中帝夜遣使召之諭以希尹姦罪又詔

明肅

名宗幹
海陵父

諭之明肅諫曰希尹自太宗朝立功且援立

陛下亦與有力願加聖念帝怒甚拔劍斥之詔并其二子

賜死是希尹之死不獨悼后譖之宗弼亦與有謀焉非此

碑不能得其曲折也碑又有可證史之誤者本傳云天眷

二年希尹復爲左丞相俄封陳王與宗幹共誅宗磐宗雋

據碑宗磐等逆事發希尹執誅之以定亂功封陳王然則

封王在誅宗磐之後史殆誤矣本傳又云皇統三年贈希

尹儀同三司邢國公據碑希尹曾祖舒嚕贈邢國公非希

尹也本傳又云天德三年追封豫王大定十五年謚貞憲

據碑予謚與封豫王同在天德時不在大定中也歡都傳

云天會十五年追贈儀同三司代國公明昌五年贈開府

儀同三司以碑證之則立碑時歡都已贈開府儀同三司
矣是均當以碑爲正者撰文之王彥潛金史無傳其繫銜
稱翰林直學士大中大夫知制誥兼行祕書少監虞王府
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
此其歷官之可考者書丹之任詢字君謨別字南麓正隆
二年進士金史有傳書法顏平原氣象莊肅元好問評其
書比之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者也篆額之左光慶字君
錫官至西上東上閣門使兼太廟署令史稱其善篆隸尤
工大字世宗行郊祀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屬宮
廟榜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此額篆法遒勁可以接
武少溫則史言爲不誣矣與此碑同時立者尙有完顏婁

室碑撰書篆額人均同舊在伊通州邊門外康熙時楊寶
 尚及見之見柳邊紀畧今已佚矣此碑獨以晚出得存亦幸事
 也

元通城縣文廟祭器跋

癸卯十月航海南旋同舟客出元銅器一事見眎器正方
 方漢建初尺約九寸高二寸有奇質色樸古內有款識右
 行云忠顯校尉通城縣達魯花赤撒荅歹承務郎通城縣
 尹提調官魏德興將仕郎通城縣主簿許海進義副尉通
 城縣尉劉益典史毛繼祖儒學教諭張棣末行署延祐戊
 午蓋元時通城縣文廟祭器也息園居士曰此物雖微可
 考爾時一縣設官之制其人名可補通城縣志職官表之

闕與黃陂陳士可徵君各搦一紙藏之

明奴兒干永甯寺二碑跋

辛亥秋于役吉林枝江曹彝卿觀察廷杰以明奴兒干永甯寺二碑拓本見示一爲永樂中立一爲宣德八年立皆紀太監亦失哈撫諭奴兒干及東海苦夷事文特漫漶可辨識者不及十之四五乃鈔撮其略云東北奴兒干國其民曰吉列迷與苦夷諸種野人雜處地不產五穀非舟莫至洪武間遣使而未通永樂九年遣內官亦失哈等率官軍二千餘人巨船四十五艘至其國撫諭之設奴兒干都司收集諸部人民使之自相統屬歲捕海青方物朝貢十年亦失哈等載至其國自海西抵奴兒干及海外苦夷諸

部給以穀米衣服器用宴以酒食皆踴躍歡抃宣德初復遣太監亦失哈部眾至七年亦失哈同都指揮康政率官軍二千巨船五十再至云云此明史所不載明史兵志第言洪武永樂間邊外歸附者官其長爲都指揮使百戶鎮撫等官賜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有都司一曰奴兒干如此而已至奴兒干所以來服之起原與設立奴兒干都司之年月明史均未之詳也明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鄭和王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西番則侯顯明史宦官傳書之特詳亦失哈亦以太監將數千之眾浮滄海四使絕域俾野人部落率眾歸附勒碑而還此亦當時大事明史乃隱而不書非此碑僅存則明

初撫諭東北之事竟無從知其涯略矣金石遺文前人謂可補正史之闕不虛也彝卿於光緒乙酉奉檄入俄境游歷至特林避雨喇嘛廟得此碑搨六本一呈希侯元一呈樞府一呈總署一自藏餘二本爲喇嘛持去呈俄政府海內無第五本也蓋彝卿自述如此特林東距廟爾二百五十里西去三姓蓋二千餘里矣訪域外殘碑備中土故實不可不記因跋其尾歸之

再跋明奴兒干永寧寺碑

明初設奴兒干都司其領地明史地理志不載楊賓柳邊紀略謂寧古塔爲明奴兒干都司地吉林通志謂在混同江海口今考明初所立奴兒干永寧寺碑實在混同江東

岸特林地方距海口纔二百餘里則謂奴兒干在混同江
海口者信矣碑有其民曰吉列迷與苦夷諸種野人雜居
之語吉列迷爲奇勒爾之對音一曰濟勒彌一曰吉里迷
卽金史之濟喇敏元史之帖烈滅也自海口逆溯而上與
奇勒爾雜居於混同江兩岸者有費雅喀赫哲各部卽碑
所謂諸種野人也然則沿混同江左右以訖於海凡赫哲
費雅喀及奇勒爾各族所居之地皆明奴兒干地矣苦夷
卽庫葉之對音其爲混同江口外之庫葉爾島無疑然則
明奴兒干都司所領殆遠及庫葉島矣明史兵志謂奴爾
干都司領衛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卽碑所謂招集諸部
使自相統屬者也是奴兒干都司領地至廣又不獨東北

海濱一隅而已楊賓僅以寧古塔爲奴兒干都司地者蓋
奴兒干是其總稱寧古塔殆其治所耳寧古塔南扼朝鮮
西翼遼瀋東至庫葉島跨海外數千里重關巨扞衛天
府屹然爲東北雄鎮明初設奴兒干都司於此以領衛所
頗得控制之宜惜乎明之君臣無籌邊遠圖但以羈縻無
絕爲懷柔之術正嘉而後國勢益弱不能及遠自失形便
此與三衛之棄同爲失策而已

三跋明奴兒干永寧寺碑

碑陰碑側有蒙古文不可識彝卿爲之說云楊賓柳邊紀
略載康熙庚午與俄羅斯分界巴海等分三道至威伊克
阿林立碑山上碑刻滿洲俄羅斯喀爾喀文今特林碑陰

碑側有六體字或卽巴海等分界時所刻也余意不然康熙中與俄畫界以外興安嶺及額爾古訥河爲限嶺及河以北隸俄以南隸中國此見諸條約者然則自額爾古訥河以南黑龍江以北循外興安嶺麓東至於海及海以外庫葉島皆中國領土也特林爲海以內地東距混同江口二百餘里北距索倫河千五六百里當時國威正盛人才尙多斷無立碑內地自蹙國境之理何秋濤氏謂威伊克山界碑當在外興安嶺極東北隅近北海處此說庶幾近是後來巡邊將弁憚其險遠不復巡歷遂湮沒失傳耳彝卿乃以特林碑當之豈其然乎碑末題名有書蒙古字阿魯不花一人則碑陰蒙古字爲明時所刻無疑且楊賓謂

威伊克山界碑有俄羅斯文今特林碑無之則非巴海所刻尤不待辨而明彝卿於東省輿地考據至精惟此說未覈故略辨之以附諍友之義

跋南宮學記

右南宮縣學記武昌張廉卿先生裕釗所書雲在京師見所書碑刻凡數種如金天寺記蒯公神道碑皆渾灝深古不可及此碑轉折點畫絕盡蹊隧而意態逋峭特甚尤生平精詣之作也先生於書兼綜八代鎔爲一冶不落唐人蹊逕故能抗衡顏歐合肥相國稱其書直接魏晉之傳不虛也南海康長素氏作廣藝舟雙楫盛稱其書以爲中筆必折外筆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

故爲銳筆而實留故爲漲墨而實潔真能知其深者國朝書家惟懷寧一老足抗顏行餘則非其儷矣包安吳推重懷寧以爲五百年閒氣所鍾不可以時代論吾於先生亦云先生能古文近接曾湘鄉上追王介甫桐城諸老未能或之先也有濂亭文集行於世

楚帖跋

嘉慶閒江夏陳芝楨宮保蒐刻楚中鄉先生手迹爲楚帖十卷并刻辨香書屋帖四卷則贈公董庵先生受培所書也都百二十石置諸義莊咸豐壬子冬武昌陷於賊賊取石築城及城克復嚴涓春中丞樹森時知武昌府巡城見之慨然曰此楚中先賢遺蹟焉可毀也命輦歸陳氏然殘

損不少矣石初堆積牆隅宣統辛亥春公子慶滋建宗祠始嵌石祠壁僅存九十七石而已共和紀元之十五年革軍抵鄂義莊駐兵石破碎益多無過問者去年冬尹君仲韓哈君靄青恐故蹟之終湮也商之陳仁齋同年命工摹搨屬鵬雲檢定其完整者大小纔七十三石然文或不全碎石十餘俱倒錯亂或失書人名氏蓋損失幾十之四其原次不能一一而詳也爰稍加理董粗列一目以復二君俾將來考古者有徵焉於乎石刻物之微者耳一經世變不無殘毀若此況以人民之衆公私財產之鉅其損失豈可勝計乎檢殘石而次其目不禁觸我無窮之悲而慨歎浩劫之不可逃也辛未孟春月潛江甘鵬雲跋

目列後

隋舍利塔銘一石文不全 歐陽詢小楷千文三石王 歐陽通殘

碑一石文不全 懷素草書八石文不全 李邕戒壇銘一石許 米芾皇

太后挽詞一石 又草書一石 米友仁行書一石 張三丰草書一石 虞

集書行路難三石 歐陽玄小楷前出師表一石 又草書一石 夏原

吉行書題范文正書伯夷頌後又湯彌昌詩跋共二石 范書伯夷頌闕 劉大夏行書一石 李

東陽楷書金絲堂銘三石文不全 又行書吳山歸老詩序并聯句及

贈陳白沙詩共四石 文徵明行書二石 楊漣行書一石文不全 楊一清張居

正書共三石 熊廷弼東園十詠十七石文不全有石韞玉 吳廷琛梁章鉅朱琿四跋 江

盈科書一石 陶汝霖書二石文不全 譚元春王一翥書共一石 鍾惺書

一石 顧景星書一石 熊賜履程正揆書有高士奇跋一石 王澤弘行書

石二張希良邱象隨書石二口燈

車萬育書石一王竑書石一胡澗

陳受培楷書挽淳齋詩四石

四則六石蔣祥墀跋又行書感懷詩

銘節臨曹娥碑石一無人名氏

云云一石一行書庚開府云

行書俞伯康山長云又一破

胡文忠公墨蹟跋

胡文忠中興名臣其勳業彪

父老至今猶能道之獨其餘

長處得見所書遺墨四幅

翁當代書家莫能及也末署咸豐己未仲秋作於雪堂考
公斯時駐節黃州建議四路圖皖軍事旁午矣戎馬倉皇
中乃有此閒情逸致其儒雅風流之概又豈當代號稱名
將者所可企耶款署祥生考祥生李姓維新名毘陵人名
孝廉也時佐文忠幕掌章奏後以功洊擢知府曾任荆門
州牧有政聲此四幅強生得自祥生孫某祥生故物乃爲
強生所有楚弓楚得夫復何憾不獨以名字偶同爲足異
也乙丑首夏

跋劉塞翁畫

塞翁非畫師也家世貴顯有勳伐當得官棄不就自丁國
變益縱情詩酒幅巾野服侶魚蝦而友麋鹿不與世相聞

興之所至輒摹寫竹樹花鳥以寄其幽曠之懷蓋高隱之士也時人以畫師目塞翁失塞翁矣然翁畫實工酒酣落墨氣韻生動栩栩欲活雖黃筌周昉未能先之顧不輕爲人作意所不可雖輦鉅金丐一紙不可得益富貴者拒之益堅其兀傲如此此幀舊爲同縣李小峯氏所藏予少時曾見之迄今三十餘年乃爲范雋丞同年所得然則物各有主之說殆非虛語耶雋丞持以示予予旣喜得再見鄉先生遺墨飽我眼福又喜其得所歸也爰揮汗濡筆而題其後丙寅夏六月

題先師梁文忠公詩帖

范吉六持示先師梁節庵先生詩帖八幅尾署甲寅閏五

月寫於梁格莊梁格莊在西陵附近先生守陵時僦屋於此榜曰種樹廬遺詩所謂老臣家在慕陵東者也甲寅爲國變後三年先生跼伏此閒已七年矣是帖寥寥數十行耳攀髯之泣故國之思黍離之悲隱然流露於楮墨之間雖鐵石心腸人讀之亦將慨慕歛歔肅然而起敬而況身居弟子之列親炙門牆者乎先生墨蹟士夫閒多有之然意餘畫外氣斂豪中斷推此帖東坡題歐陽公帖云公之墨蹟自當爲世所寶不特筆畫之工也吾於先生亦云先生彈合肥劾項城參慶王風節凜然其英偉剛強之氣使人興起守陵十餘年手植陵柏蔚然成林破壁寒鐙以畢其世死不忘君埋骨陵旁勁節孤忠近代無兩故其遺墨

人皆藏弄以爲榮雖然此特形於外之迹耳至若淒涼心事究非文字所能傳出也質諸吉六或以吾言爲不謬耶
庚午冬潛江門人甘鵬雲跋

題鄒石于畫冊

吾潛自來多畫家而劉塞翁最著翁本高隱之士胸次超曠故所作竹樹花鳥筆墨尤高人爭寶之有以也在翁前者則有謝封工人物張邦彥工山水蟲魚其同時則有劉匡君工著色花卉歐陽他石山水師倪迂稍後則有朱悔人亦善畫山水悔人以詩名康熙閒畫不甚著然所作三疊泉圖及爲王黃湄寫得樹草堂圖莫大岸進士盛稱之蓋爲詩所掩耳乾嘉以來蔡汝壽以花卉名吳堂以畫蟹

名劉廷銓以畫竹名髻光葉舟兩方外以畫蘭名而吳宗
鎬朱繼智二氏亦以善畫著聲鄉里同光而後流風相承
不絕畫梅則僧皓月畫蘭則黃一峯何壽民山水則李小
峯友人張友笙則梅蘭竹石無所不工梅則法童二樹蘭
則法蔣矩亭竹石則法鄭板橋所造至深頗自矜慎今墓
有宿草求之不可得矣惜哉惜哉近則鄒石于專工著色
花卉風韻氣味雅近惲南田蔣南沙所謂不失先民矩矱
者也聆其議論頗以吳昌碩齊璜一派爲粗獷可以知其
宗旨矣石于精詞學以餘力作畫不三四年乃精進如此
充其力之所至惲蔣兩氏能專美於前耶一日持畫冊見
示爰述潛人前後能畫者書諸卷端以見吾鄉畫學遠有

端緒先輩流風固賴後賢有以振起之也丙寅八月

自鈔國朝詩鈔小傳跋

右鄭荔鄉國朝詩鈔小傳二卷余壬午年所鈔者是年余侍先君子遊學會城寓硯江漢書院適同里萬雲蓀先生在鄂行篋有是書舊鈔本先君子見而好之請借鈔萬先生有難色曰我以明日午刻行鈔之恐不及非吝也余曰然則以明日巳刻奉還可乎先生許之是書都一百四十二葉凡四萬七千餘字欲以至短時間傳鈔完竣莫不以爲難者爾時氣銳甚破除萬事窮竟夜之力爲之天未明畢矣走五六里還書萬先生猶高卧未起也此事距今四十年矣迴憶少時志頗堅力頗強有所事輒奮往雖難不避

多可笑者此其一也今則異矣偶書千許字腕輒痛眼輒昏倦欲眠老態見矣以此知壯年精力逾今十倍不止也果及時自立何事不可成玩而惕之蹉跎至今學問不及於曩時道德日負其初心老大徒傷嗟何及矣撫今追昔曷禁淚涔涔下也做麓檢得是書不無失時之悔聊識其後以志吾恫云爾辛酉三月

猶憶是書鈔畢先君子詔余小子曰不憚難近乎勇不爽約近乎信知我好是書而力不能購亟亟爲我傳鈔近乎孝爲人當如此矣願汝守此三言終身無忽也斯言也余小子謹識之蓋四十年矣靜而思之果能篤守遺訓而無失墜耶抑猶不免有負疚於中者耶日月逝矣而學不加

益馬齒長矣而疵類日叢有孤先訓痛何可言念此尤凜凜也

跋自書三則

余書拙多於巧雖爲趨時者所笑不悔也道不同不相爲謀我行我法自娛而已務以悅人我則陋之然此可爲知者道耳世無顏介不掩耳疾走者有幾人哉

作書須獨往獨來浩然隨意所之乃佳耳若有意徇人或與未到而勉強爲之皆不能佳蓋天機未全故也作文字亦然昌黎原道諫佛骨表張中丞傳後敘諸篇真可驚風雨泣鬼神若上宰相書及諸諛墓之文乃皆爲有識所譏蓋有意徇人故不能無遺議耳一藝之微不可無我如此

況脩身立品乎

世人類喜風流時世妝予書萬先生象贊則以質拙勝殊難入世眼蓋先生古君子也下筆時欲與先生行誼相肖故不覺與世俗相違雖然春蠶作繭遺物賦形非藝之精者不能予曷敢望聊發大言自蓋其醜耳

敦本草堂題語

朱心佛榜所居曰敦本草堂謂息園老人曰茲先人齋名耳願書其端老人曰爲人有本無本不立是故君子務本本者何孝弟而已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意在救世風之弊以遏亂源有子亦謂爲人孝弟犯上者鮮載論語首篇與宣聖之言若符節之合也蓋聖賢憂世之深若此輓

近士夫喜倡褻說誑惑後生恣肆猖狂放無忌憚舍孝弟
不講而大亂作矣鏟網廢倫邪說盈天下天柱折地維絕
而人心死而人道幾盡豈真浩劫不可逃歟毋亦舉世好
新異樂放誕驚功利人其形獸其心失作人之本階之厲
歟於乎人不敦本流弊遂至此極可恫哉老輩拳拳講務
本之學至榜居室以見志以示子孫豈特內行之篤又足
徵貽謀之遠也心佛讀父書懷先訓雖一齋榜之微猶兢
兢持守不敢忘況繼志述事之大乎禮義之家世德相承
是可尚也故予樂得而書之且述今日亂萌以諭心佛當
有同慨也戊辰冬十月息園老人題

藉耕齋題語

唐子賓如偶夢書藉耕二字因以名其齋丐息園居士書之居士曰伊尹不耕於莘野乎諸葛不耕於南陽乎然而伊葛非耕者也其藉而已矣藉躬耕以晦其求志之跡而已矣一旦遭際時會出所學以霖雨蒼生無難也設不幸生不逢時將終其身甘老草茅而無所於悔蓋古賢哲窮於所遇獨善其身若此然則沮溺之耦耕也丈人之荷蓀也亦伊葛之儔歟曰是不然沮溺丈人輩果於忘世者也獨行其是而已伊尹聖之任諸葛嘗自方管樂雖復藏身隴畝乎其志意固已遠矣豈可與石隱之流比而同之哉賓如隱居漢上閉門修淨土非耕者徒也其拳拳於耕也豈真欲與老農爲伍也哉亦不過託意耕鋤以寓

遯世无悶之孤懷云爾予故舉伊葛之遺聞以發其意若
沮溺丈人輩之與世相忘固不足爲吾賓如道也辛未春
仲息園居士題時年七十

潛廬類稿卷之九終

從孫永鴻校錄

潛廬類稿卷之十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遊羊蹄山記

乙未春將之鄂繫纜羊池口北望羊蹄山可五六里而近約同舟客往遊多願從者舍舟而陸不數武出隄外山歷歷在目如繪私謂可頃刻至也匆猝迷失道陷泥淖中屢盡濡溪水阻之欲渡不可咸錯愕倦欲返徘徊久之有漁子刺船來乃渡焉山既近在咫尺其至也不必健步而後能也橫潦限之設不邁舟子返矣然則學者旁無師友不爲橫潦所限者幾何哉既渡山益近如慙眉睫私謂循此以往殆無我阻者傍山麓而上未及半力疲甚逡巡欲退

悔前之來止憩者數矣氣稍定賈勇而前乃躋其巔夫茲山特培塿耳非有太行孟門之險也且憚難若此況吾道之精深耶非入之以漸持之以恆要之以自強不息欲學之至也豈可得耶王生季頰年茂而質美有志向學將從予鶴垣羊蹄之遊實左右予欲其知所致力也書此策之且以自警焉

潛江騎馬隄刻石

潛江之騎馬隄蓋防漢之衝要云漢水導源嶓冢經漢中沔襄樊崇岡束之無所鼓其怒故襄樊以上無漢患循是而下達鍾祥走荆門岸曠而童始蕩鞅無所制邈迤入潛江越天門迨沔陽河愈陜地愈庫患乃愈甚數州縣之民

排水澤而居率藉隄防捍洪流而潛江首丁厥衝潛宅天
沔上游隄防稍疏則馬逸箭激橫溢四出漂廬舍汨田疇
無留難者匪獨厲潛而天沔亦府其禍故數州縣之民尤
以治潛隄爲亟騎馬隄在潛北十五里築始順治初載撼
淫瀾莫民居永世賴之閱時旣淹偏災歲有直夏秋會甚
風淮雨噓漲噴怒游波踔騰衝齧蕩滌喬者寢庫輦者寢
窳潛沔父老用爲病男子荷耆鍤女子具饋餉併力一心
補治月隄繼長增高不懈益勤歲視爲恒蓋藏告匱手足
繭裂汔無成功民以重困光緒乙未海豐楊侯始蒞吾潛
軫念民艱爰諮爰度慨然歎曰民瘁於水復瘁於隄彌月
積年患苦胡旣且田疇闕國賦鉅惟水是憂審視隄防卻

蓄底輯俾無濫沈經務之要莫急且先天沔利害所繫尤
博天沔之民亦吾民也殃潛以迫鄰邑謂民牧何乃徧召
父老殫慮規畫凡潛民食隄利者率戶役焉又召沔民襄
其役俾速厥成乃槌乃鑿乃飭乃甃築隄凡五百餘丈經
始乙未冬月遠明年四月成厚固彌鞏形如玦環翼翼傑
傑式坻式遏壤出昏墊復於田耕塗歡巷歌忘其恐難侯
蒞吾潛歲未及暮旣康潛人又造鄰氓宅心溥公域眡無
區視傳舍厥職秦越厥民者何如哉潛沔士民美侯勞烈
思揚其光嘉炤無休相與來告且乞辭鵬雲辭不獲乃刻
於茲石光緒二十二年龍集丙申五月立石

記災二則

光緒丁酉五月二日天晝晦雷電以風雨傾盆潛江被災甚平地水深三四尺屋瓦亂飛大木拔覆民居無算途人隨風而馳瞬息百里空中金戈鐵馬之聲錚錚不絕或曰此蛟龍鬪也父老則曰否否天特怒吾令耳潛荒三年矣以稔報橫征暴斂百其途以取盈老弱轉爲溝中瘠者趾相錯也民瘼之不恤又從而厲之天烏得不甚其怒也鵬雲聞其言頗疑非情實旣而思之民心卽天心也民怨之深如此雖謂天之怒也亦宜烏乎孰謂小民可侮乎記之示司牧者時令潛者胡姓忘其名

是月十三日水四溢江漢閒有聲轟然如犬吠益中徹夜不止或曰此地哭也必不利於國是年十二月德意志用

兵踞膠灣明年正月俄羅斯租借旅大而北洋門戶失矣
記中俄密約

中國自道咸以來外交屢失敗未有若中俄密約甚者甲
午之役我爲日本所敗馬關議和定割臺割遼之約當局
者恥之輒欲借他國之力洩一時之忿於是聯俄之議洵
洵於朝野慈禧太后及李鴻章主持尤力俄人亦欲藉此
市恩以求所大欲遂有聯合德法脅迫日本還我遼東之
事俄人旣以還遼爲功亟思責償於我俄公使喀希尼陰
賄內監而游說於太后曰地球君主國大者惟中國與俄
耳中俄宜親厚日本自還遼以後恨入骨汲汲圖再舉今
英日且同盟東方之力漸厚一旦再用兵英必陰助日其

禍不可勝言中國非與俄訂密約恐不足自保太后深然之會丙申春間有俄皇加冕事中國派王之春充賀使喀希尼抗言曰加冕典禮至重參列其間者必一國重臣乃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於是改派李鴻章喀希尼復賄通太后謂還遼義舉不可無以酬之請假李鴻章以全權商訂此事太后本主聯俄又爲喀希尼甘言所中故李鴻章請訓時召見至半日之久而聯俄密謀遂定李鴻章既至聖彼得堡卽與俄政府開議密約俄人恐爲外國所知乃假籌借國債爲名不與外務大臣開議而使戶部大臣當其衝不浹旬而密約遂有成議約凡十一條前十條最毒其略曰一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得由海參威達

瑋春由瑋春達吉林又由西伯利亞都府經愛瑋齊齊哈爾伯都訥達吉林二吉林黑龍江所築鐵路一依俄式統歸俄國管理中國不得與聞三俄人代築山海關鐵路經奉天達吉林四中國擬築山海關牛莊蓋平金州旅順大連各鐵路當一依俄式五鐵路附近駐俄兵資守衛六運輸貨物一律免關稅七吉林黑龍江長白山等處礦產歸俄人開採八東三省改洋操歸俄人訓練九膠州灣租與俄國以十五年爲限十旅順大連灣許俄國屯泊海陸軍不得讓與別國草約既定達北京德宗大怒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一朝而昇諸強俄也堅不肯畫諾喀希尼復以甘言餌太后間以威嚇故爲束裝就道狀告總署曰此約

如不批准卽日下旗回國太后惑之促德宗畫押甚急且
曰俄脅日還遼於我有德固將有所酬報德宗不得已揮
淚而從之時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也

甘鵬雲曰悲乎恫哉中俄密約也亡國之禍胎於此矣自
許俄人有東三省築路權利然後俄人得伸張其國力於
我領土以內而我乃無完全領土權鐵路附近林曠彼得
採伐之而我乃無山林權鐵路界內稅務彼得干涉之而
我乃無徵稅權流通者彼之貨幣也而我乃無行幣權守
衛者彼之兵隊也而我乃無警察權我之領土人統治之
而我不能謂爲不亡不可得矣十數年來禍變日亟事故
日多有一不基於中俄密約者乎自密約有租借膠州之

議然後德人攘奪膠灣之事起自密約有旅大屯兵之議
然後旅大租借之事起自有膠灣旅大然後威海廣灣九
龍繼之自密約有吉黑長白開鑛之議然後德人謀攫東
嶺之事起而日人謀攫奉嶺繼之自密約有駐兵守路之
議然後義和之役俄得藉口進兵占踞遼瀋釀成日俄戰
爭自有日俄戰爭然後旅大陷於日南滿鐵路占於日而
豐鎬舊京遂視若彼之勢力區域推原禍始要皆中俄密
約啟之嗟乎蕩蕩神州拱手讓人誰生厲階禍我中國竊
願大夫君子思切膚之痛慄爲奴之懼急起直追而爲亡
羊補牢之計也

遊石門洞記

三遊石門二洞爲夷陵山水勝處而石門尤奇戊戌冬客
東湖載酒往遊棹舟孝子巖下緣溪行彌望皆亂山雲絮
濕衣徑确礧步盤石磴而上途益狹山益奇隨山勢迴折
可廿餘里得一溪溪饒白石水瀾瀾鳴而上流反絕俗所
稱乾溪者也溪將盡四山牆立若城墉樓櫓狀灌木千章
儼立若相持路疑絕余頗意洞在是詢輿夫果然洞有樓
曰卧雲小而幽山之奇勝盡納窗牖青樹翠蔓蒙絡遙綴
巖瀑琤琮若鏗琳璆與梵唄相和樓左爲靈泉寺寺後有
洞深黑爲風洞其上懸石紛垂如叩器如纓絡如肝如肺
如人臂其下蟠者如龍植者如鹿眠者如牛鱗角森然咸
中其狀樓右有宮曰貞佑再右爲張仙祠祠右有宮曰靈

濟宮後有龍湫窮而深石齒類鏤鑿巖齧呀張水簾倒懸
玉濺珠瀆宮徵鏘鳴殊韻絕山僧語云水不盈不涸歲一
溢自潔其居值天旱取水禱罔不應渡潭水蛇行數武
豁然曠閭通巴蜀然無窮之者又指潭右一洞尤幽絕有
牀有枕有几有案有龕有屏四壁蒼然人憚其險弗問
也余意此兩洞束炬深入當更有佳勝然勸矣恨不能往
記之俟鑿空者噫境愈奧至愈難如此世人未能窮探輒
自矜畢睹其勝獨何歟

尋上巖記

石門之遊旣倦夜宿卧雲樓雨不止聲淙淙然蓋巖溜也
天將曙山僧來告曰巖凡三茲下巖耳上巖在溪雨相去

可十餘里中巖半之而上巖尤奇途危甚不可行終歲無
至者余聞之欣然往一僧一僕從西南行百餘步磴道盤
空多嘉樹下臨深澗行者掉栗僕止不敢進余鼓勇而前
欲窮其勝捫蘿葛披榛莽久之得一洞洞曠若大屋竹樹
環合寂無人以爲至矣僧曰未也茲中巖耳仍前行越溪
澗峰回路曲危不容足斗折蛇行乃躋其巔回顧龍洞若
在衽席之下枯藤懸角巖蘿垂胡飛瀑若瀆澗山勢蜿蜒
若攫若拏又南里許青叢益密石益奇有洞岬然四壁蒼
蒼霏霏霧含則上巖也四顧無人迹惟棲鶻巢松檜閒翼
振振作響西風諤諤白日無色悽神寒骨不可久留遂題
壁而去

三遊洞題壁

三遊洞踞峽江之濬返自石門掉小舟往遊不數里遙望
虎豹踞江中眈眈欲搏人及近纍纍巨石也又行四五里
江流如束峭壁摩天爲峽門又里許得一溪石橋踞之爲
下牢水淺不容舸徒行亂石間鳥道盤紆俯瞰無底心悸
甚歷石磴可四百餘級得一門竹柏環合入門有懸崖轟
道陬俯欲墜離地纔三尺餘僂行厓下不數武則沉口矣
洞穹然如覆蓬高可五六丈深廣倍之怪石屏立中擎三
柱若門然上空如懸叩以石有窾坎鏗鞳之聲俗名天鐘
槌其下音逢逢然所謂地鼓者也洞後有穴二深可二丈
許石乳下垂亭亭如束筍左壁一穴穿山腹窅而曲幽邃

如房蓋唐宋舊徑云洞外列岫叢青林木蔚然一碧無際
下臨溪潭水終日瀲灩鳴晴暈泛碧不風而花境幽絕遙
聞峽江濤聲奔騰澎湃如雷霆鬪又甚壯也束炬燭後壁
得宋人磨崖題名十餘通惟歐黃有聞餘無知者山陰胡
穉威徵君云凡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以此觀之猶信
日將午從者置酒歡甚同遊者皆醉余乘興欲登絕頂眾
意倦執不可乃循路返日已西墜涼月挂林杪江天蕭寥
四無人跡惟寒鴉點點落葉滿山而已

記東湖王氏藏器

東湖王芷石明經藏古彝器數十事尤者凡三一周鳧鐘
銘文一字在左爨斑綠剝蝕不可辨諦審之彷彿似鳧形

考工記曰鳧氏為鐘或古人刻鳧形識氏族未可知也明

經釋為賓定為鳧鐘自余始一楚口鐔方紐頂緣皆刻盤

夔形銘文三十三字曰隹正夕勿吉丿丿丿力是夔

士金全自亡用斃望三獸也并手鞅人曾足踣所狃

用上第八字必作器者名氏筆畫剝蝕不能定為何字明

經釋為康諦審之殊不類殆非是趙伯威釋為魯未知然

否篆法工秀結體細而長與宜都山中所得王孫遺諸鍾

相似鐘湖北金石記著錄曾藏吳縣潘氏後歸端陶齋銘首月日亦同蓋亦楚器

又同出一人之手也初本田夫犁地所得展轉入明經手

不幸斑綠為鄉人鏟去致三代古物有斧鑿痕可恨耳一

漢宜侯王鑊銘文八字曰日秩至三公宜戾王在腹內隸

法適古與褻余閣道碑字相近其爲西漢物無疑口徑慮
僂尺尺六寸腹徑尺五寸肩徑九寸無足明經曰此著鼎
也據師古漢書注鼎無足曰鑊故余定爲鑊云湖北通志
局方纂金石志此三器遺不入錄擬拓其款識寄鄂俾操
觚者補之

港坪陳氏祠版文

港坪陳氏爲荆門方雅之族其先出有媯氏末胄播遷著
籍江右有明中葉遷荆門之沙窪入國朝有曰應祥者遷
港坪港坪陳氏自此始歷載二百根葉榮茂服屬日繁散
無統紀族之耆長用爲病舉族謀曰吾宗宅港坪傳十餘
世矣宗祠未舉廟祔之典闕如爲子孫者恧如何恧如何

各既厥力勉爲之庶有成皆曰諾醵錢若干營善地筮吉日創立陳氏宗祠祠左設養老室清節室育嬰室讀書室以處族之寡孤獨及無力從師者置祭田若干畝義田若干畝學田若干畝董以族正副以族約人倫五品本末源流犁然畢備規制既定其族之長老以狀來請書緣起於其祠之榜鵬雲則避席擇言曰古者有宗法以綴族姓有宗廟之禮以序昭穆有譜牒以奠世系故人親其親人尊其尊人長其長世家大族枝葉扶樹宗庶相守與國久長宗之爲也秦併天下遷虜六國改置郡縣宗法大壞世貴之家徒以門望相承不幸遭世蕩滴遷徙播越降於畎畝夷爲皂隸則視同陌路莫之省卹雖五服近親情誼舛午

務用苟道各營其私豐悴不相謀患難不相顧善不相勉
過不相規畔散乖違昭穆紊亂一本判爲胡越骨肉等諸
仇讐於乎落葉不糞根飲流而忘源此人紀所以混淆家
運所以陵夷而衰頹也今陳氏諸耆老汲汲謀宗祠日以
尊祖收族之道蠲沒其族人俾渙者有所統子弟有所法
窮無告者有所養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肆知先務矣豈
特一姓之所賴也哉有裨世教非淺也宜旌門閭厲薄俗
鵬雲又曰禍亂之興實肇於家之不肅三代辟王以宗法
維封建有以哉有以哉余走四方所至奇袤巧詐蠹出不
可究殫結黨呼羣千百爲輩輕捍法網一瞋不顧豈性與
人殊哉宗法不明而尊祖收族之道失也天下家之積也

彼有家者舉如陳氏宗能收族族能敬宗有恩以相愛有禮以相接有家法以董其不率豈尙有行不端作不靖棄其親而偪其長者乎不棄其親不偪其長寇賊奸宄何有焉故曰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世有憫念時艱欲上佐國家教養之政而潛消禍亂之萌者與吾願舉陳氏以爲天下式光緒廿五年七月潛江甘鵬雲撰文

書義和團

北方舊有神拳會自畿輔迄於齊晉蔓延甚廣亦曰紅拳會或稱義和拳又稱離卦教見嘉慶十三年諭旨其爲奇袤秀民無疑也光緒二十五年率其醜類互相搆煽號稱義和團張扶清滅洋之幟專與西教爲仇時山東巡撫毓

賢愚而闇以爲拳民良愛國深信之凡教案延宕不肯辦
守令或以爲言則嚴劾之於是拳匪勢益張焚教堂戕教
民肆然無所忌各國公使照會總署力請勦政府許之未
決也會毓賢移任山西巡撫陞見日面陳拳民神術愛國
仇外人緩急可倚政府爲所惑陰主之毓賢旣去山東袁
世凱繼任東撫頗不善毓賢所爲又重違朝廷意旨權詞
逐之謂拳民果眞愛國者必不至山東其至山東者拳民
之僞者也殺無赦以故拳匪不敢入山東境而直隸山西
滋益多京師徧地皆拳民橫行都市陵辱官吏人莫敢誰
何二十六年四月湖廣總督張公之洞電奏拳民不可恃
邊衅不可開請勦甚力不省未幾各國兵輪駛赴大沽口

矣時羅總兵榮光守大沽礮臺拒洋兵登岸洋兵以大礮
攻我礮臺礮臺燬榮光死之翌日我總署方照會各國使
館詰問拳民遂乘閒將德國公使克林德磔死而兵衅開
矣六月各國連縱之師虜至德國爲縱約長撲我天津直
隸提督聶士成禦之血戰七日聶軍以無援敗朝廷急召
長江巡閱大臣李秉衡入京決和戰機宜各省勤王兵亦
漸至秉衡者曾任山東巡撫因膠州交涉褫職故惡洋人
特深旣陛見力請戰時太常卿袁昶侍郎許景澄上疏力
陳主戰之害且嚴劾首禍諸臣當事不能堪以語激怒太
后殺之秉衡遂統勤王師六十二營屯楊村洋兵分左右
翼攻之未交綏前軍潰秉衡退保通州洋兵追擊秉衡棄

城走死而洋兵遂直撲京城矣兩宮聞變倉皇西巡實七月二十一日也聯軍既入京城分地屯兵百官皆散走朝廷命慶親王奕劻李公鴻章爲全權大臣入京議和洋人要脅十二款一勦拳匪二嚴治首禍諸臣罪三賠兵費二萬五千萬四恤德使五遣親王之德國謝罪六地方官保護教堂不力者問罪七開教省分停考試五年八重訂使臣覲見儀注九大沽礮臺不再修築十推廣各國使館十一恤被戕教民十二賠償教堂損失朝廷許之和議始成竊綜三數年事觀之朝局屢變戊戌八月以前一維新之局也戊戌八月以後一守舊之局也維新之極有康氏之變守舊之極有拳匪之禍同爲中國臣子而顯分新舊苟

爲異同隱患中於國家黨禍及乎士類偏黨之爲害如是之烈也是以聖人治天下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執中

甘氏黃漢垸先塋碑記

吾甘氏有祖塋在潛江城東黃漢垸葛藤村其地沮洳少居人子姓不時至僅歲時一祭掃而已豕凡六縱橫若尺之曲年遠無碑碣其昭穆不能一一而悉也鵬雲幼時以問先大夫則泣然曰吾嘗疑於此以詢汝伯父莫能言其審先世自智公以下迄於聲公墳壠久迷失莫知其處或疑有在此者然皆無佐驗不敢質言蓋其慎也爲人子孫乃不知祖宗邱墓所在咎何可道汝異日成立當立石於此以志吾痛毋忘也蓋先大夫之言如此鵬雲自癸卯通

籍以後宦學四方遠離鄉井洎戊午奉請
先塋以疏於典守故毀於樵牧夷爲逕途
孫者之至痛歟陵谷遷變誠不可意知無
恐後之人求其處而不得也於是畚土而
夫自咎之詞碣於墓門以示後昆俾知生
墓石之不可或闕庶幾留意於此世倘有
曼父之母者乎是則予小子所禱祝以
八年裔孫鵬雲謹記

遜庵生壙記

海城馬君俊卿曠逸人也蚤歲有官闕
遭世變棄去隱居好兒濱左近五里之

遂自號遯庵且營生壙焉落成之日置酒壙前召賓友歡
讌竟日且紀以詩以寓一死生忘得喪之意人莫不以爲
達也鵬雲則曰自營生壙古人有行之者矣唐李子至司
空表聖二氏是也李氏墓在灞陵原及未病時衣冠寢石
榻上陳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司空氏則引客坐壙
中酌酒賦詩以君方之其事正同不足異也所異者獨其
一死生忘得喪之意頗有得於莊周氏齊物逍遙之旨可
以磨世礪鈍焉耳人心之陷溺久矣急功利尙權詐舉世
謀進取患得而患失以身徇欲而無所於悔其尤桀黠者
則又揭糞新異之說簞鼓天下舉古先聖哲修己治人之
大端不恤摧陷廓清以至於盡淺識小夫聞其風而悅之

如蛇赴壑如蓬從風靡靡焉而不知所止求其立足不隨流俗遷轉者已如麟角鳳毛之不可必得而況蟬蛻穢濁翛然物外不以死生得喪動其中者乎然則如馬君者豈非今世之所稀也半園居士君友也頗以余言爲然屬余記之故書時甲子七月也

孟亭題壁

黃安張君佩之卜宅武昌胭脂山下掘地得石柱上下斷損字蹟漫滅弗可識諦視之僅恭武公祠四字裔孫珙三字略可辨認而已徵諸志乘乃知所謂恭武公者吳司空孟宗以孝聞者也此地爲宗讀書處迄於宋末宗裔孫珙立祠於此今祠宇久廢遺蹟蕩然屢經滄桑無過而問焉

者可慨也佩之因而亭之置石柱其中吳江王戟髯榜曰
孟亭一時儒流多作詩張之佩之丐予紀其略予以謂世
變雖迭更古人終不死海可枯石可爛忠孝大節歷劫不
可磨古人往矣後之人讀其遺書摩其殘碣尋訪其釣遊
之所往往俯仰留連低徊往復而不忍去蓋餘韻流風之
被人者遠也時丁濁亂人欲肆而天理滅秉彝攸好之說
識者疑之久矣以茲觀之猶信彼曲士異端創議滅名教
廢綱常豈不大謬矣哉唐人慕襄陽之高石城有孟亭矣
佩之表司空之孝復踵爲之蓋有厲世磨鈍之意焉不徒
發思古之幽情而已抑聞距此地不數武有靈山寺爲宋
岳忠武奉母讀書處尙餘斷碑棄置荒隴間恨無好事如

佩之者一表章之耳忠孝兩遺蹟咫尺相望小東門舊署忠孝門以此也既表孟岳可沒耶佩之倘有賡續表忠之盛心乎果爾予仍當濡筆記之丙寅夏六月

潛江兵禍記上

潛江介江漢之間地勢平行無高山大林荆襄用兵此爲必經之孔道唐以前尙矣五代曰安遠鎮爲荆南高氏地高氏據有荆南無遠圖不與羣雄爭故五代雖干戈相尋而荆南晏然宋太祖既有天下高氏納土歸朝乾德二年以安遠鎮爲潛江縣自後三百餘年未嘗被兵元明之際天下大亂陳友諒起沔陽分遣別將徇沿漢州縣其率兵窺潛者曰劉萬戶潛江達魯花赤明安達爾集丁壯擊敗

之營蘆泐河上扼賊衝僞將姜珽以大兵繼至明安達爾
勢孤無援者力戰死闔家殉焉珽入城據之吳元年太祖
平友諒姜珽遁城乃復越二百餘年而有李自成之亂自
成起陝西竄湖廣崇禎十六年正月破承天六月初十日
遣僞將陳良保僭僞令趙國珍徇潛潛江諸生楊自騰督
率鄉團迎戰於京山之喬旺口相持三晝夜斃賊數百賊
僞退自騰追之伏起團勇無繼者遂潰自騰被執大罵不
絕聲賊斷其舌以死當是時率鄉團守潛城者邑舉人歐
陽燧也守具粗設而賊攻之急力不支城遂陷眾潰走賊
追至沱川埠燧被執賊欲降之燧不屈燧遇害時柴應參
亦以諸生募鄉團拒賊不勝爲賊獲誘使降應參大言曰

首義者我也肯醜顏從賊耶賊殺之方賊之陷潛也游騎
四出人民被禍至慘而朱士完劉諒國死尤烈士完縣舉
人遇賊欲官之士完曰我讀書知順逆豈肯北面事賊者
速殺我賊知不可奪械送襄陽闖營經泗港止逆旅守者
醉士完嚙指血書旅舍壁曰柏臺朱舉人死處遂自縊諒
國奉母蔣避寇湖濱賊騎突至母投湖死諒國悲憤大罵
賊賊怒亂刃之罵愈厲至死方已其他被難死者甚衆不
可悉知也及有清入關闡獻授首潛人始脫鋒鏑之苦歷
順康雍乾四朝凡一百五十餘年民老死不見兵革迄於
嘉慶初元乃有白蓮教匪之禍白蓮教起蜀中竄湖北施
宜鄖襄袁民蠶起應之蔓延寢廣承平日久綠營不能軍

匪蹤所至如入無人之境莫能禦者躡鍾祥躡荆門勢將及潛以窺荊州潛人大恐謀練鄉團自保而長湖院諸生吳樹柄爲之魁集團丁數千人分防潛西南境人心稍稍定未幾荊州大軍至樹柄率鄉團助之三面堵剿殲匪數千人賊氣奪霄遁由是匪不敢逾潛江而西而施宜鄖襄一帶匪鴟張如故日夕謀攻荊州未已也故潛人防之甚西北一隅亦練鄉團備不虞主其事者爲長樂垸武舉人朱誠而董勃萬謝天翱陳其倫唐正文汪孝全謝天翔黃樹昭李忠唐等佐之三年四月匪酋張漢朝率賊衆自房縣南犯竄踞張壩控荆潛邊境也誠聞警屯淳佑湖扼賊衝賊不敢逞已而賊編筏將由沙洋渡河而南誠患之謝

天翱曰無慮也彼渡河將不利翱蓋以奇門術決之後果然纔半渡水暴漲狂風猝起筏多沈誠與董勃萬等分左右翼撲之賊潰走追至荆門三尖山官軍乘之賊窺坐困遂殲焉是役也朱誠倡勇敢不畏死功最高而董勃萬之功人亦艷稱之勃萬骨相奇偉沈毅有謀鄉人呼爲董大脚相傳初撲賊營也勃萬斷大木二各長五六尺塗以煙煤左右掖之突出陣前賊望見以爲一人挾兩礮也遂驚潰匪之潰退也勃萬歸功朱誠不受賞其退讓不伐尤爲鄉人所推云教匪既平其後五十餘年縣境又有紅巾之禍咸豐二年冬紅巾陷武昌三年春分股上竄土賊蠡起應之襄河上下游無寧日矣四年二月初一日四川潰勇

突至潛踞關廟謀作亂初四日夜半沿城縱火守城把總田達三城紳關長福率勇丁圍之匪突圍東走達三追殺數十人餘眾始潰散然潛城久圯無可守又沔陽鍾祥京山天門相繼陷匪蹤徧地人人惴恐三月匪焚劉家場知縣龔煥枝諭紳董練鄉團自衛遣高家場巡檢葛寶森往荊州請兵荊州將軍官文檄調松潘鎮雙總兵率兵會勦兵未至潛城陷時四月初二日也至五月二十三日雙總兵以兵來潛城始復方潛城之未復也人民受禍甚慘西鄉團防以禦匪死者尤多先是西鄉紳董唐廷鑑董燻國戴自培等召集長樂十五垸紳耆會議設六團團有首每團十旗旗有長每旗百人羣推董燻國總其事燻國有幹

才慷慨喜談兵承其先世董勃萬餘威負鄉里望故咸推
重焉燻國既受任募壯丁籌餉械嚴號令明賞罰以董其
灼謝心治等屯王家場董思杭董化南等屯港口董藍田
張永煊等屯白鶴寺唐廷鑑等屯漳湖坑董玉魁等屯卸
甲埠燻國與戴自培董學純董其燾等屯長樂鎮各團分
任戰守責闡警互爲聲援燻國則居中策應部署方定而
潛城失守燻國將入救逆突分水陸上竄抵蚌湖燻國率
各團擊逆於蚌湖殲六十餘人則四月初十日也十三日
復擊逆多寶灣殲九十餘人而逆眾轉增水陸並進凡數
萬人蓋謀以全力犯長樂鎮也十五日燻國遣董玉魁等
擊逆李家洲鏖戰至日暮殲二百餘人逆宵遁玉魁與董

化南等輕舟追之又敗諸河賊四百餘人燬逆船五十三
奪獲糧械羸馬無算逆復招集餘黨嘯聚乾河二十九日
勦逆於乾河賊三百餘人而唐廷鑑亦攻逆於西河賊逆
首李八並逆黨百餘人五月初一日逆傾眾來犯熿國分
遣水陸會勦仍大劊之賊九百餘人逆勢窮將遁矣會別
股悍匪自京山鍾祥分途來援熿國指揮團勇奮力抵禦
殲逆首三十餘人逆黨三百餘人大礮忽轟裂水漲風作
逆連檣而進前後夾攻鄉團無繼者遂大潰熿國自培廷
鑑學純及董然國董其彥等死之是役也力戰死者二千
七百餘人婦女盡節及老弱遇害者一千餘人事聞蒙優
卹團首予世蔭賜祭葬死難人民從祀省城昭忠祠本地

建義勇祠以妥忠魂焉自紅巾竄踞武漢兵戈所指勢如破竹無敢抗者獨潛江六團慷慨倡義誓櫻兇鋒蹈白刃而不悔功雖弗究然旁邑聞風興起相率招集鄉團更迭拒賊謂非潛江六團有以作之氣耶鄉團旣挫匪氛大熾濱漢州縣多陷於賊於是城紳劉永彥張炳郭美彥等倡議全縣六鄉併力辦團防聯合鄰縣互爲聲援七月雙總兵率所部勦匪於天門城紳萬時淳劉崔然楊玉成范明紱張開晉李升墉等率團勇從之至漁新河逆艘數十自上游突至兵勇截擊敗之追至江家橋與逆隔河相持明日濟河連戰皆捷遂復天門是役也潛江團勇陣亡纔三人耳未幾沔城亦復然逆踞仙桃鎮南岸如故五年正月

潛江河陽天門會議合勦煥枝檄田達三同城紳劉霍然等率團勇二千人屯漁泛漚遏賊二月荊州貴都統率駐防兵由漁泛漚濟漢擊逆令田達三與城紳防河達三請留輜重於河南岸貴不聽抵岳口與逆遇鼓勇直進陷伏中倉猝不得出軍遂潰輜重亦盡貴都統死之是役也賴有兵勇防河逆不敢渡不然潛能倖免哉九月官軍勦逆仙桃鎮失利逆上竄逼潛境潛人恐適四川營官李光榮湖南營官李錦鑾李保邦等率兵過潛境煥枝留之與荊州都統魁玉翼長錫齡阿協領伊西布駐潛防守以保荆沙賊知有備遁去兵勇追敗之自是賊不敢窺潛江境六年湖廣總督官文圖恢復省城駐節潛江賊益斂跡潛人

額手相慶以爲潛境肅清無憂俶擾矣不及十年而捻匪之禍繼之紅巾之將平也捻匪起皖北奸民應之蔓延淮北河南以次及於湖北同治五年冬月分兩路犯潛一由河南一由德安意在窺伺荊州也襄河北岸徧地皆賊沿途焚掠民甚苦之潛江知縣向時鳴名集城紳劉世蕙楊玉成范明紱潘希賢等會議募鄉團遏賊並檄四鄉團紳許大杰蕭光宇彭慶琳謝祖瀾關俊才孫道瀛劉玉坤陳道揚等輪防河干並上書荊州巴將軍請兵略謂潛濱臨襄河爲荊州門戶今捻逆上竄爭欲渡河意在窺荆其不敢遽渡者恐潛躡其後耳襄河能守固潛之福亦荆之福也不能守豈特潛之禍而已荆亦不能無禍幸將軍圖之

將軍得書以兵二千援潛潛勇防河得旗兵助守聲威頓壯匪逡巡不敢渡遂蔓延於河北二十八皖柏臺團首朱建東聚族而居慷慨喜任事鄉里倚爲長城四鄰男婦紛紛走柏臺避難匪乘機雜鄉民中混入柏臺倉猝莫能辨夜半火四起大股匪黨麤至建東倉猝督團勇捍禦未成列逆猛攻遂大潰建東死之先是文葱皖團首張禮榮德元父子與建東相約拒賊自建東死勢益孤而氣不餒十二月朔一日勦匪朱家場二十五日勦匪易家湖六年正月朔八日勦匪陸家莊迭勝之次日匪復麤集朱家場禮榮德元督團勇迎戰匪陽敗禮榮等追之伏突起圍之數重德元潰圍出不見父復入圍中救父出而別股悍匪繼

至鏖戰竟日後無援父子力竭死同時鄉團多以拒匪死者趙林垸團首張學禮拒匪於泗港不勝亦以力竭死泥伏垸團首茹小純戰死彭家場計小垸團首巴開顯巴尙信戰死罐頭尖太平垸團首王學斌戰死九頃村團勇死者凡三百餘人人民罹鋒鏑者不可勝紀也擒匪之禍蹂躪河北幾及三年未波及全縣者賴有旗兵守河耳然但守河而不肯進攻焚殺劫掠一聽客所爲以故河北受害尤酷云

嗚乎悲哉浩劫之不可逃也觀一邑兵禍大較可知矣由一邑推之全國更可知矣雖然劫之來也非適然而來也必有朕斯人之逢此百罹也非適然而逢也必有因朕何

在在人心人心造劫則劫應之所謂因也孟氏丁戰國紛
爭亟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豈好辯哉亦不過
藉以挽回浩劫於萬一而已彼蚩蚩者氓固罔識知而號
稱士夫者則一諉諸氣數幾若陽九百六有一定之軌道
而不可逃嗚乎果天耶抑人耶而奈何其弗思也庚午春
予旋鄂鄉人逃難來者接踵痛述所遭之苦幾不忍聞有
家不能歸有粟弗得食其死於刀鋤下者相環也雖一鄉
之苦痛乎若踵鄭俠流民圖之後述其情狀則全國生民
慘禍可以推求而得袞袞諸公見之或可稍動其惻隱之
懷耶顧一邑兵禍有先乎此者如闖獻之亂紅巾捻匪之
猖獗皆不可略也輒旁獵故書訪諸父老補而述之著於

篇至近二十年慘狀則於下篇詳之

清理黑龍江財政記

光緒三十四年予自日本返國以工部主事調官度支部時澤公爲度支部尙書頗勇於任事以朝旨方預備立憲編製預算爲部專責不洞澈全國財政盈虛將無從措手爰奏請各省設局任清理設正副監理官監督之東三省方域遼廓有副監理官三而予專任黑龍江黑龍江僻處東北邊陲地荒瘠未盡闢歲入微度支司所掌纔銀九十萬兩而已非有鄰省及部款協助政費且不足守土者用爲病予以宣統元年五月抵齊齊哈爾至則預定清理方針一剔除中飽化私爲公二籌統一三不追既往但理現

在四破除內銷外銷舊例五維持紙幣價格六定預算令

收支適合首先盤查庫欸司庫及廣信公司
官銀錢號兩庫封鎖未編號

紙幣派員調查全省收支狀況公佈造報條例俾月一報

局嚴期限戒虛偽分款目一年屆滿由本局統全省收支

之數綜覈而比較之先覈歲入計庫平銀六百萬兩有奇

視度支司經營之數五倍過之非初意所及料也次覈歲

出其數為六百五十萬兩予與周中丞籌議核減計減去

一百一十萬歲支實數定為五百四十萬宣統三年歲出

預算即照此數編造以歲入所餘六十萬列為預備金則

收支適合矣頗聞他省編造預算不無遷就之處黑龍江

全以各署局冊報為根據無不實者此次不過着手清理

收入之數乃增多如此設加以整理江省收入當在千萬以上也

或問曰江省歲入號稱九十萬經此次清理乃五倍過之然則所增加之五百一十萬豈向者盡飽私橐歟曰不盡然也特力籌統一之效果耳卽以稅捐論黑龍江一將軍三都統各據一稅局歲收幾何度支司不能過問自予倡財政統一之議始歸併度支司辦理此歲入增加者一各府廳州縣所收警費餉捐向不報民政司三費餉捐向不報提法司學費餉捐向不報提學司故三司不能知其歲收確數予通令審數報局並報主管衙門欺隱之途塞矣此歲入增加者二廣信公司官銀號金融機關也墾務局

鹽務局及各官辦局廠財政機關也不隸度支司其歲入確數度支司無從知之也本局有之此歲入增加者三此外如交涉警察森林電報航政等局之收入無不報本局者此歲入增加者四至租稅釐捐之補平補色火耗票底以及軍隊截曠各署局節餘皆向不造報者莫不和盤托出此收入增加者五江省財政向不統一度支司所掌僅一部分耳其他收入度支司不盡知並非全省歲入僅九十萬也亦非九十萬之外盡飽私橐也不過茲事糾紛總理不易非加以綜覈不能得此效果耳

或又問各省財政紊亂極矣非釐剔宿弊則清理難言但理現在不追既往何也曰去清理之障礙也所欲知者財

政現狀而已非斬斷葛藤不可追咎既往糾紛必多且時
過境遷舊人大半更易如欲澈底根究寧免治絲而芬卽
以放墾而論所收荒價約七百萬兩而贏俟口一詞當非
虛語然報部之數僅五百萬而已其餘二百萬遂不可問
倘欲嚴加搜剔則人人自危諱莫如深矣豈非清理之障
礙乎決定辦法不追既往以此

或又問內銷外銷各省沿以爲例久矣

由部核銷者日內
銷由督撫核銷者

日外

必欲取銷何也曰此例不去不能辦若畫一也自有

外銷之例各省歲入中央不能盡知各省歲出中央不能
過問財政所由紛亂也今既着手清理以爲確定預算之
預備此等慣例當然取銷蓋預算祇有國家地方之分初

無內銷外銷之別
概和盤托出迫清
地方則若網在綱
或又問清理財政
少通行者僅廣信
代卽發行此種紙
當制錢五百文所
落在宣統年間每
已低落五十分之
時維持將恐日益
公家支出將日益

本位官帖低落則收入銳減矣江省歲出率以官帖折合江平計算銀價漲高則支出增多矣紙幣價格不可不維持者以此或又問維持紙幣方法若何何以三年之內價格平而市不擾曰維持方法有二一曰禁止濫發二曰籌足準備金無他異術也部章各省發行紙幣須有產業準備十之六現金準備十之四否則禁止發行江省產業準備粗足六成之數現金準備僅程將軍時代所存小銀元五十萬而已不足甚鉅時劉心齋觀察德全方會辦廣信公司清介有守人也謂予曰我有一化虛爲實法但恐部章不能通融耳如肯通融者四成現金準備無難也予問何也則曰江省出產糧石爲大宗外人購糧以莞帖莞帖

滬兌現我以官帖囤糧而售之一轉移間則現金在庫矣
非化虛爲實乎予韙之爲電部請增發官帖四百萬末期
年公司庫儲江平現金乃達二百八十萬以作準備蓋五
成而贏矣發行數合銀五百廿九萬有奇方是時司庫有現金二十餘萬
官錢局庫有現金九十四萬公司庫有現金二百八十萬
凡三百九十餘萬官帖又不准任意發行故信用昭著三
年之內帖價不稍低落以此也每江平銀一兩換官帖六
貫五六百文上下每官帖一貫換銅元三十一枚與關內
銀價略相等時北京銀價每兩約值銅元二百枚帖價平則物價平物價平
則人心定民間生活無高昂之恐經營商業無折閱之虞
市面不擾以此也

或又問比聞江省官帖換銀每兩六百貫換銀元每元四百二十貫銀價高昂何至若此曰此非銀價高昂乃帖價低落耳然則帖價何以低落至此曰發行紙幣有二公例一禁濫發一籌足準備金前已言之大都循此公例則價平背此公例則價落此自然之理也往日帖價平均每貫值銅元三十一枚亘三年不變無他焉循此公例而已今則帖價落月異歲不同以迄於今每貫所值乃不及銅元一枚無他焉背此公例而已蓋自有清遜位建國共和各省設都督籌兵籌餉需款孔急率以加印官帖爲生財不涸之源庫儲所恃爲準備金者視同支應費不及數年銷耗殆盡當局者祇顧一己取攜甚便不恤違反此二公例故

帖價一落千丈遂若水之趨壑而不可復止往日百計維持之苦心鏟削無餘原不足惜其如病國病民何矣

於乎天地而易位矣玄黃而變色矣氣數之來焉可逃矣已往陳迹有如過眼雲煙區區微勞奚足述矣雖然一往而不返者天之道也前塵夢影不無迹象之留者人之情也一山水之遊一桑下之宿尙或戀戀不忘況費日力於此重以三年之久乎聊述梗概示我後昆俾知草草勞人有此一段公案云爾

潛廬類稿卷之十終

孫永惕校錄

潛廬類稿卷之十一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宋畢漸元林士淵傳

古人著書必有所徵左氏傳春秋以百二十國寶書爲徵龍門撰史記以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爲徵古人無無徵之書也藉令無可徵者雖以班范執筆歐宋操觚亦將廢然而止矣潛江設縣肇始趙宋自乾德三年迄於祥興蹈海都三百十五年其間人物僅畢漸一人元自混一區夏迄於順帝北遁都八十九年其間人物僅林士淵一人遙遙四百餘年可指數者二人而已於乎何人文之寥落也且所謂二人云者亦但傳其姓名而已求其事蹟了

不可得宋史稱元祐八年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主復熙
豐法及進士對策考官是元祐者最等禮部侍郎楊畏覆
試悉下之拔畢漸第一遂以是年爲紹聖元年然則漸殆
主復熙豐法者一統志稱漸由膳部員外郎知荆南府事
以文學致身剛介自立王象之輿地紀勝稱潛江儒學有
三賢堂祠畢少卿漸以此畧知漸所歷之官又以知漸之
植品厲行正色立朝亦必無愧古人故鄉人尸而祝之惜
志乘闕如莫由詳其本末耳漸嘗奉使福建按部過羅原
以詩贈南華翁見陳善捫蝨新話又嘗爲襄陽幕僚周行
已有送畢之進狀元還鄉詩所謂畢髯奇男子未識已心
與二年襄陽幕歸舟峴山渚者也見浮沚集之進漸字也

漸之代歸在紹聖丁丑二月五日饒行者爲賀君儀趙德麟李仲益馬汝楫董君序魏道輔周共叔有峴山磨崖題名可證見陳詩湖北金石存佚考 漸事略可考者如此然亦僅矣士淵舊志無傳又不見他書其事蹟尤湮晦無可稽惟舊志選舉表稱士淵爲元翰林學士學校志稱士淵於泰定間建石橋書院於龍淵市與諸生講學而已他無聞焉予傳潛江耆舊頗欲訪求畢林二氏行實徧覽羣書無可徵者於乎文獻不足此千古所同慨也抑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潛介江漢之間密邇荆郢况歷天水畏兀兒兩朝之久科名仕宦文學術藝以及鄉黨自好之士當不乏人此可斷言者畢林而外乃無一人焉何也由此推之則知爾時人文隨江漢洪流以俱盡者蓋亦多矣畢林特幸而以姓名

傳耳其餘並姓名失之可喟也夫雖然湮沒者既湮沒矣編殘簡斷之餘猶有一二人流傳里人之口庸非大幸不然宋元兩代將闕無一人焉不尤可喟耶爰撫拾叢殘具論其事以爲列傳篇首豈特爲古人痛惜而已亦欲俾後之人發思古之幽情感慕歎歎而知所勸也

潛江初氏七世傳

往余讀陳鶴明紀云嘉靖初御史初杲同百官伏哭左順門外爭大禮被廷杖心嚮往之以爲樹立卓卓如此自是千載人匪徒鄉邑之光而已及考其家世乃知潛江初氏累葉忠孝傳家自洪武迄萬歷歷載二百而家風弗墜流澤之長非偶然也其先出山東博興明初有曰信之者遷

潛江遂爲潛江人信之有子曰進忠洪武甲子以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舉授河南衛輝府推官直公能斷人咸稱平調福建沙縣知縣清操彌厲能愛民不妄取一錢卒於官粗足具棺歛妻子幾不能歸其清苦如此有三子伯灝仲源季洪而灝最著灝負母居家雖貧能以色養宣德王子舉賢良方正任清河縣主簿冰蘖之操初終不渝時人以孤松傲雪況之子珍字廷貴有內行成化癸卯鄉舉第一博聞強記負盛名與呂涇野柑魯蓮北鐸爲友抱道不仕惟以正學訓迪邑子時有不愧孝廉之譽子二長杲次旦以杲貴封監察御史杲字啟昭號內濱正德癸酉舉人辛巳進士授四川道監察御史論列不避權貴都御史席書

驟轉禮部尚書不由廷推違制梟疏劾之愼邪側目世宗
惑聰萼邪說欲考興獻伯孝宗梟引經抗疏同廷臣力爭
觸上怒廷杖幾斃直聲動朝右嗣以御史巡視河東鹽法
築堰濬渠漦政大舉商民稱便立祠祀之轉河南僉事分
巡睢陳時流賊洪輔王長子等作亂擁眾數千爲民害梟
設計擒而戮之賊平遷雲南副使尋轉雲南參政用德化
民民夷戴之未幾乞骸歸田里課農訓子擇邑中子弟秀
出者教之多所成就焉林下十九年卒著有潛江縣志萬
歷中祀鄉賢旦字啟東號次濱嘉靖乙酉舉人任四川大
竹知縣少從游呂涇野之門爲窮理實踐之學涇野稱之
其取字啟東也請魯文恪爲作字說以自勵

見文恪集其謁選

也請童內方告以臨民宰物之方

見內方集

宰大竹有循聲旣

去士民謳思之祀名宦果且皆灑孫其兄弟行有曰昇者則洪孫也以歲貢任南雄府照磨有清名昇子芳正德己卯舉人任靈壁知縣亦以清廉著及罷官歸橐中無靈壁片石嘗詔其子言曰吾但以清白貽子孫而已言字幼嘉號蓮湖生而能言故名言嘉靖戊午舉人少貧困負薪自給一日忘歸覓之則手論語一冊卧儒學東廡下始知言之行藏在朱會稽間父治家嚴言曲盡孝養得父歡父卒京邸言徒跣就道扶襯歸廬墓三年事繼母王能盡禮王卧病躬侍湯藥至廢寢食與異母弟同居一無私蓄鄉人以爲難嘗行淮上見河濱女屍聞土人言母利客金強女

不從而死慨然曰有是哉其天地之正氣乎買棺葬之言
有高行甘淡泊不求仕少與張江陵爲友江陵有贈言詩
見太岳集江陵當國以書招之謝不往也其卒也門人私
謚爲文孝先生以子學易貴贈文林郎學易字時卿嘉靖
甲午舉人同父入南雍與黃學士李祠部余司成焦太史
龔右丞黃參議諸名士游學益大成歷任四川榮昌知縣
陝西邠州知州所至著聲績嘗曰忠厚清白吾家門風守
之惟謹也榮大水振廩食飢不待報曰待報必旬日民非
死則進矣專務以德化民民不忍欺邑豪汪清等虎而冠
悍甚名誨之皆垂涕悔卒易行爲善士蒞榮三載嚴保甲
慎封守擒劇盜開荒郊善政纍纍不勝書而修黌校興教

化俾榮士澤於學功尤偉朱公運昌勒石紀之其守邠修
太峪水簾濬渠道灌田數千畝覈荒地七千餘畝俾流民
歸業會歲旱請賑一如榮不待報而行滌培克興社學平
物價民安之入計書上考年老請致仕邠人攀留不可得
立祠生祀之潛濱漢苦卑濕爲樓奉母以居大參袁公國
臣額曰聚順嘉其孝也父有庶母弟三人復有兩姑事之
惟謹家衆千指輯睦無間王母每語人孝子賢孫萃予一
門矣少聘杭州司理郭嵩女就婚於杭有豪當重辟賄以
千金峻卻之然不以白郭公曰吾以不賄爲名何忍更重
人罪杭人有冰玉之目焉其歸田也專以務學力本崇儉
訓迪後進城隅營別業藏書丹鉛殆徧榜其堂曰誠意正

心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而已其卒也李尙書維楨表其墓見大泌山房集

甘鵬雲曰潛江士族在明代有袁氏張氏劉氏郭氏李氏歐陽氏朱氏而初氏開其先初氏自洪永迄隆萬歷載二百至綿延矣而進忠開其先進忠官不顯而忠孝大節修之身行之家示之鄉傳之子孫累七葉而毋替所謂世家非耶世人重官閥初氏獨世以行誼著聞士人觀感而興起鄉里薰其德而善良潛俗舊稱淳厚豈徒然哉世運遷流今乃大異士風不競而民德日益汙下毋亦四維之不張有以階之厲耶撫初氏逸事不禁發思古之幽情也

芥圃山人傳

山人黃梅石氏名卓槐字惇山號芥圃別號蘋澗山樵石氏故黃梅望族楚陽公崑玉顯名萬曆間仕至大同巡撫山人先公也父學洙博學工詩文著有杏樓集孝友好義鄉人私諡曰孝端先生有子二山人長也出嗣伯祖後家故饒喜結客終歲傾貲爲豪舉以故家中落困甚乃謝絕常所往來者折節讀書自九經十七史百氏雜家以迄八代文章家言多所博涉尤致力於詩邑中少年慕速化者多非笑之不顧也性伉爽恥言鄉里齷齪事至論及古今成敗與時事得失則風發而泉湧刺刺不能休時奮臂大呼目上視氣勃勃左右若無人座客爲引避老成宿儒亦莫不咋舌而怪其狂也其爲詩以杜陵爲宗出入梅村漁

洋間其所期不企及古人不止自其少時里鄙結詩社刻燭揮毫數千言立就聲名籍籍出人上人皆忌之及長與蔣梧巢費道峯李岫山萬荔村黃小松胡半山翁鏡人諸君子相倡酬詩益富名益高忌者益衆當是時明詔禁違礙書籍羅禍者接踵山人所著芥圃詩鈔方梓行仇家遽攜拾語言詣皖撫誣訐皖撫閱某阿朝旨羅織之山人遂迫於禍非其罪也

甘鵬雲曰山人既以語言獲罪所著芥圃詩鈔列禁籍無敢藏者欲訪求之一證其罪狀不可得頃乃見之王青垞所已殘脫不完然反覆讀之不見有所謂狂悖者然後乃今而知其獄之寃也甘泉胡善慶故有山人傳苦未備故

復次其傳如此烏乎自康熙以來文字之獄屢興乾隆又嚴悖書之禁文人學士兢兢焉恐觸犯忌諱文章撰述遂羣趨於鄉愿之一途學術不競豈天下之小故歟余又不暇爲山人悲矣

果育老人傳

前清光緒間南皮張文襄公督楚慨然興教育設學堂爲天下倡以番禺梁文忠公爲輔文忠則以果育老人爲左右手有所規畫必與老人謀老人則竭忠盡智爲之俾底於成故鄂中創設學堂號稱極盛要以老人巨助之力爲最多老人姓劉名洪烈字聘之晚年別號果育老人湖北漢川人生有至性敦孝友喜讀書父母絕愛憐之稍長治

乙部書特勤學益進文襄督鄂學奇其才首拔之調經心
書院肄業以雷鶴皋胡筱泉李篁仙黃翔雲諸先生爲師
與左笏卿給諫吳心荃侍御爲友月有課日有程不懈益
勤學乃大成受知洪文卿王念堂梁斗南諸學使以是文
譽課江漢間光緒戊子以歲貢爲松滋訓導旋補房縣訓
導能舉其職兩邑學子之秀出者甄漑而陶冶之成就甚
衆焉松滋得雷以成以動以震昆弟房縣得汪炳宸炳麟
昆弟皆一邑之雋也癸巳舉於鄉文襄調充兩湖書院北
監院先是老人監經心書院肯任事事輒辦文襄以爲能
故任之庚子由遠安訓導調江夏訓導方是時文襄銳意
興學文忠佐之欲得老成宿望富學識者相助爲理故老

人調江夏其相需之殷如此老人先後任兩湖書院文高等學堂總稽查兼提調五路高等小學堂甲辰由武昌府學訓導補教授監督武昌道師範學堂以次監督方言學堂及兩湖師範學堂自戊子迄辛亥從事教育凡二十四年勞亦甚矣而老人不肯言勞蓋受文襄特達之知文忠復推誠相與得以行其志故雖勞而弗辭入民國黃陂總統以輿馬來迎力辭之抱書歸鄉里不欲復出而鄂中人士言於段巡按書雲推爲法政專門校長旋被舉爲省會議員語人曰投高等教育籌鄉國利病吾人天職也豈可以篤老卸責於是鵠山之下復有老人足跡矣先是老人以才望迭膺薦剡胡學使鼎彝以知縣保李學使家駒以

直隸州保文襄保升知府陳制府夔龍保以道員用老人皆棄不就曰吾惟醉心教育而已不願官也故老人自壯至老與學事相終始不他徙卒以積勞成疾民國十一年五月沒於法校年七十有三老人生平以保全善類爲職志房縣孫氏士族也爲吏目喻某誣訐縣令祖之孫氏茂才罹縲紲者十人寃久不白老人白之吳祿貞等留學海外挂黨籍倡革命當道以與唐案有連將科以罪事急不可解老人解之日本取締留學生案發當道委老人查辦保全尤多寒峻之士得老人宏獎以成名者不可勝數也尤喜表章鄉先輩魏明閎顧西巘張竹樵秦榆村諸家所著書湮晦久老人汲汲校刻以傳而門內之行尤爲鄉人

所推老人伯兄薦芝先生由常德致政歸白頭兄弟歡聚一堂賞奇析疑如少時及沒老人悲號如嬰兒之失慈母也其友于之篤如此所著有果育軒文集十卷詩集四卷配陳夫人適室夏氏有子三邦騏邦驊邦驪以文學世其家女四人孫六人曾孫一人

甘鵬雲曰余同年劉香遠老人猶子也屬表老人墓久未報今香遠又沒矣慨然曰豈可負我死友爰撫老人行誼而爲之傳藉附吳札挂劍之義云爾獨怪今距老人主學事時纔廿餘年耳異說朋興人人逞尊競其去往昔淳實之風抑何遠耶豈進化之理固應爾耶抑教之非其道耶撫今追昔不無江河日下之慨也

漢陽孔君家傳

君名繼祐字雲屏孔氏先世兗州人孔子六十八世孫有
曰聞楚者買於漢陽因家焉遂爲漢陽人聞楚六世孫曰
傳德以好善爲鄉里矜式有丈夫子四君其季也君幼穎
敏初入塾誦書精熟倍羣兒塾師器之然家不中貲食指
繁所入不能給君遂棄儒而賈持籌走荆沙操計然之術
不數年積累數萬金居然素封矣先是與友某共賈分財
利某輒取贏君不問及某沒某子欲異財所取較君獨多
君慨然與之無所吝人以爲難君天性好施與見人之傷
如己之傷人有以緩急告者罔不應鄉里大工大役君往
往出橐中金獨力任之雖勞且怨不避於乎俗尙之媮久

矣計較錙銖見利忘義富者之恒情君獨喜急人之困凡
可以利物者無不竭力爲之倘所謂富好行其德者非歟
君內行甚敦教子弟嚴而有禮宗族事無大小悉身任自
其先世由兗州而吉州而蒲圻而漢陽譜牒闕不具君晨
夕蒐輯不少懈屢倡修宗祠舉廟祔之典以收族人族人
之貧者無疏戚輒爲謀生計圖職業俾有成蓋其至性有
過人者爲人和平寬厚無急言遽色有犯者不與校然性
爽直胸坦然無城府人有小過失輒盡言無隱多化之者
有子一曰廣長能世其家

甘鵬雲曰世之富者多以工心計聞孔君獨以忠厚致素
封流澤之長豈偶然歟昔人有言貨殖之事非有士君子

之行不能成也諒哉言乎君之子廣長方編刻家乘介孔
劭鴻學博來請爲君傳余是以書之且以愧世之權子母
操奇贏而無士君子之行者

咸甯雷君家傳

君諱若霖字廉臣咸甯雷氏世居彭陂里父煥柏有丈夫
子三君其仲也君生有至性能得父母歡父母歿則推其
所以事親者以事伯兄而蓄季弟伯氏豪宕不事家人生
產家漸落負債纍纍君夷然不爲有亡顧慮伯氏嬰痼疾
君百計覓奇方藥之雖重金不惜族黨以爲難家世習賈
至君操術益精量物度時實取而節用不數年負債悉償
家資累鉅萬號稱富人矣君雖以工心計聞然積善好施

所得輒隨手散去不稍靳親故有假貸每盈其意不時出廩粟以贖族之貧者廣儲方藥病者踵門求乞手劑與之雖勞不倦尤喜儒士鬻門弟子有聲譽者君遇之必盡禮有子曰震初就傅務禮聘宿儒爲之師曰先入爲主始基不可壞也或謂君習儒慮耗財盍使子學賈君曰我家所少非財也但令吾兒讀書識道理不墜先志足矣多財胡爲者震爲諸生有名能自立不苟求於世蓋君之教也君以光緒甲午年卒親舊聞之皆哭失聲卽君之爲人可知矣配楊氏生子四震長也縣學優行廩生璋琛均早天琮繼兄後

甘鵬雲曰余故與君子震善每過漢皋輒主震悉君生平

甚詳震輯家乘畢以狀謁余爲傳輒撫其大略如此晚近士大夫動喜稱述奇節鄉里庸行每多忽之世風之凌替民德之日趨澆薄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余次君行誼不能無慨然也

張文襄公遺事

宣統初元醇親王監國攝政頗自用洵濤二貝勒王弟也謀管海陸二部事王許之時張文襄公在政府執不可曰人民方翹首而觀新政奈何示天下以私王不省津浦路議起王欲以盛宣懷充督辦公曰督辦路政非廉公而信於民者不可用也盛氏汰侈而近利不理於衆口逆民心民且譁盍慎諸王傲然作色曰用人朝廷大柄顧阨於人

民耶且國家養兵胡爲者意謂兵可威眾也公憤極遽言
曰養兵衛人民耳顧仇人民耶王不能答而公以言不用
孤國民望氣鬱結不得舒遂嘔血卒彌留前數日爲詩曰
誠感人心心乃歸君民末世自乖離豈知人感天方感淚
灑香山諷諭詩蓋嗟麟之筆也公卒不三年遂有革命之
禍烏乎彼翹然民上者奈何以小民爲可侮也哉

書胡太公

辛酉秋九月予由京師返楚道經青山聞輿人之誦曰昔
無廬今安居微胡公吾其魚載歌曰昔患水今安止微胡
公吾何倚又有屬而和者曰西湖北湖昔隄未果今也屹
然耕稼無不可誰與隄者胡公活我予心灑然異之問左

卷之七十七

近居人胡公誰也行何若胡鄉人德之甚則對曰君問胡太公乎是吾鄉老人之有功德於鄉者也吾知之青山迤東地窪下與西北兩湖密邇每歲江水漲兩湖不能容則橫溢四出而吾鄉爲壑鄉人用爲病歲歲議隄防謀夫孔多迄用無成垂三十年矣太公毅然以身任曰豈不在我乃集人夫荷畚鍤築湖隄不三月隄垂成江驟漲水溢不可止居人束手無可爲計仰天而號哭者相環也太公犯驚濤駕小舟載薪槎沿隄審視視隄之尤險者亟下槩塞薪殺水怒不惜一身當水衝隄以是獲全是役也微太公幾殆是年冬議加修太公冒冰雪扶杖躬指導培薄增卑翼然桀然屹若金城民復日耕今年夏水又至隄無恙歲

比有秋吾儕慶更生忘蕩析之勞
公年將八十神明不衰有三子皆
善人可厚誣耶蓋鄉人所言如此
公者頗能言公事所言乃與鄉人
之公猶未盡泯而王道始於愛鄉
學梁文忠師師曰學求有益而已
與國斯之謂學舍是非學也若公
所謂有益於鄉者歟夫公以一介
以展其才猶能造福一鄉若此設
設施其能福吾民利吾國豈待
於乎患氣方興天未厭亂我瞻

豈能容於今之世耶與其跼伏於武人威力之下不得行其志何如爲德於鄉里之猶足以自效也然則伏而不出公之自計蓋審矣又暇爲公惜耶公居鄉他善行至衆不勝書惟修隄利於鄉至溥爲鄉人所不能忘故書之於平士大夫之居鄉者可以興矣公名有彥字碩甫武昌青山人

先府君事略

府君諱樹椿字雨亭號靈菴晚歲自號花隱老人姓甘其先自前明由江西遷潛江譜牒廢世不可紀其後曰智當清順治中居北門通政里是爲北門甘氏尙智生祖耀祖生士舉士舉生家聲家聲生道魁道魁生興棠

於白生府君自尙智至興棠世以耕讀爲業敦行孝義鄉里稱積善之家曰甘氏府君生六歲而孤有兄三人曰霖曰升曰城奉白太淑人教兄弟相厲以儒學蚤歲補諸生以制舉文有名於時然府君顧不以此自憙而獨壹志於學問家屢空囊殫常不給晏如也潛江舊有傳經書院爲邵陽王黃涓給事講學之所府君讀書其中泛濫羣籍於論語毛詩左氏傳太史公書治之尤精且博務通大義不事穿鑿時施南樊樊山先生爲院長府君從之遊日有課月有程不懈而益勤阨窮而不悔樊山贈詩所謂甘生好讀書萬事坐捐棄長成幾七齡相從問奇字者也屢應鄉舉不售遂絕意進取爲歲貢生以終身雖不仕而隱然懷

耿介之節居平於家人生產壹置不問至聞國事之叢脞外侮之紛乘則恤然以爲大戚如沉疴之被其體也光緒中葉邊事急政府恍然於戰之不可恃不恤屈意求和府君聞之輒悲憤不欲生語及泫然淚霑下一日方讀書忽甚悲失聲家人驚視之則府君方手新聞紙且哭且讀顧曰無他也台灣失遼東割金甌缺矣我痛國之無人不覺失聲而悲耳蓋是時政府與日本媾和方議割臺割遼也自是家人聞外事至相戒不敢以聞府君有遠識所言多奇中庚子歲府君年六十鵬雲請會集親友稱觴上壽府君慨然久之曰亂本成矣此豈酣嬉娛樂時耶卒不許蓋是時政府以排外爲政策方獎勵義和團也未幾遂有聯

軍入京兩宮西狩之事而府君之言驗矣生平慕望愛樂忠亮清鯁之臣而深疾貪污不職之吏以爲天下之大亂皆自人心趨利始每與知友書言之絕痛宣統中鵬雲在龍江府君手書至曰政以賄成國不國矣陸沉之禍其不免乎未幾遂有辛亥反正之事及民國成立鵬雲在吉林府君復以手書至曰國基甫定而人競私利欲求統一不亦難乎未幾遂有外省獨立之事其燭照於幾先如此爲人有志操能自守不苟求於世凡勢位利祿足以震驚世人耳目者舉無以動其心常教授鄉里間熹獎誘後進其立教也先品行而後文藝深擯末世虛僞浮囂之習嘗舉古人知行合一通經致用兩說與學者講說不倦學者多

信從焉鵬雲自通籍後濫屨朝官府君時時馳書以勉盡
職守爲勛而深以干進謀身家爲戒謂仕宦者義務也非
權利也若以仕宦爲權利則專爲身家謀而職守虧矣小
則敗行檢大則覆邦家汝其戒之手書月必再三至反覆
申警懇至而不厭得鵬雲答言不敢忘然後已性和厚語
人如恐傷與人交不設城府久而能敬惟疾惡特嚴意所
不可輒譴呵及之不稍假其於鄉黨務以德感人人多化
之鄉鄰有爭訟得府君片言無不立解者曰訟則終凶何
苦破家爲也以此莫不頌府君之仁及聞府君卒多哭失
聲曰善人亡矣吾輩無與爲善矣府君生於清道光庚子
十二月二十六日其卒以民國七年十月十六日享年七

十有九卽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縣北鄭埔坑徐家峪之原清封中憲大夫晉封通議大夫所著有靈算集二卷讀史目論三卷三餘筆記二卷家訓二卷藏於家配王太淑人生子二長鵬雲清光緒癸卯進士歷任吉林黑龍江財政監理官殺虎口監督吉林國稅廳廳長山西煙酒公賣局局長次萬錕殤女一適劉氏孫二世璜世琦孫女二世瑜世珊曾孫三永思永惕永懷曾孫女一永恪自鵬雲宦學四方遠離家術定省久曠負咎滋多至丁丑五月鵬雲在山西府君手書促歸甚急曰吾老矣不圖藩鎮之禍復見於今汝性孤介不適於俗豈能行其志歸守邱墓可耳浮沉宦海胡爲者鵬雲遂決計謁假歸養歸未及

二四六十五
半年猥以輕材被舉爲國會代表意不欲就而府君促之
行曰吾但不欲汝溷身政界耳遂以今年八月復至北京
未及兩月而府君疾及鵬雲聞狀馳歸距彌留之際已五
日矣痛乎天之降罰於鵬雲獨使之無父也耶抱恨終天
將安贖此咎也民國七年十一月孤子鵬雲泣血謹述年
愚姪夏壽康填諱

耐公小傳

耐公不知何許人也所著筆札嘗自署耐公故人亦以耐
公目之耐公少有志操寡嗜好獨好讀書中外學術治之
特勤要歸本於有用嘗曰學以經世而已不然雖學何益
蓋其爲學宗旨如此性簡澹能處約不苟求於世故祿入

雖薄嘗有以自給其治事也原始以要終窮源而竟委不
底於成不止守官能盡職惟恐辱成命所至剔弊鏟奸務
盡根株不避豪強不便者多憾之或陰撓其成耐公不顧
也民國初建才且智者多走京師求仕宦耐公獨羞之閉
戶索居不共冠蓋往來讀書以自娛陋窮而不悔每語及
國勢積弱民德汙下之所由輒感慨歔歔不覺流涕之被
面也

論曰迹耐公生平耐窮耐勞耐辱耐寂寞志節皎然不隨
俗媵阿殆得力於耐者雖然耐外尙有事在如徒耐而已
矣又何多焉竊願耐公毋以耐自畫也

清封通議大夫甘府君墓誌銘

民國七年十月十六日我顯考甘府君卒於潛江里第春
秋七十有九男鵬雲由北京馳歸治喪門人故舊咸會葬
羣稱府君行誼可式末俗私謚曰溫介十二月二十七日
卜葬於鄭埔垵徐家峪之原從形家言艮山坤向去北門
舊廬一里而強去大街新宅二里而近鵬雲少長及冠未
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宦學四方違晨昏者三
十年府君之懿德至行未能盡識獨生平雅言聞諸過庭
者耳熟能詳敬述一二以詔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六歲
而孤賴我母鞠育教誨以至成立辛苦至矣我之事我母
家雖貧不敢不盡力有所需必順適其意古者親老不擇
祿吾覓升斗不可得吾母以病歿矣此我終天之恨也吾

母歿矣吾兄三人尙無恙方冀同勵學業以圖顯揚願未及遂諸兄相繼逝矣怡軒聚首之樂可再得耶府君閉門修孝弟故形於語言如此設教鄉里喜與學者講說孜孜不倦曰吾不敢誤人子弟也講授以五經四子書漢三史資治通鑑爲主曰學無根柢不可言學也啟發學者率用古教術因人而施之曰學者喜趨時噉聲名憫其無補於世舉昌黎通經致用之說告之吾不自立教也痛學者徒尙口耳舉陽明知行合一之說示之吾不自立說也平居約身自守不肯枉道干人曰處境雖困行不可隳所遇雖窮大節不可貶也蓋府君恒言如此府君諱樹椿字雨亭號靈菴先世由江西遷潛江始居北門者曰尙智四傳至

家聲府君曾祖也祖諱道魁考諱興棠曾祖妣氏彭祖妣氏齊妣氏白生子四府君季也積苦力學垂老不遇以歲貢終鵬雲以前清光緒間由進士官農曹遭遇覃恩封王考暨府君皆爲中憲大夫祖妣暨我母皆爲恭人逮宣統間鵬雲任黑龍江吉林等省清理財政監理官復遇覃恩又得封贈父祖皆爲通議大夫妣皆淑人小子軫材非府君厚澤何克成立以蒙茲光顯於是泣述大略敬銘諸幽若其高行純德足傳不朽者則以俟知言君子銘曰鄭埔之陽潛水瀾瀾先人之靈乃妥於此父墓子銘吁其悲矣

民國七年十二月男鵬雲謹撰并書

鄭埔阡表

嗚呼此我顯考甘府君之墓也府君幼秉貞粹長而好古
雅擅文詞有聲邦郇仁於親族篤於故舊處貧而樂不慕
世榮屢應鄉舉不得志於有司遂絕意進取潛隱家術爲
歲貢生以終苦志力學迄不得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嘗訓
鵬雲曰爲學之道首重躬行行與言違君子所恥汝其勸
哉及鵬雲竊祿於朝時馳手書誠勉曰勤乃職守毋爲身
謀干進趨利貽父母羞戒之戒之鵬雲書紳不敢忘前清
光宣間兩遇覃恩初封中憲大夫繼封通議大夫民國七
年十月十六日卒於潛江里第春秋七十有九門人故舊
莫不嗟痛僉稱老成云亡典型尙在揆之古誼宜有私諡
諡法德性寬和曰溫執一不遷曰介宜諡曰溫介以彰有

德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縣北鄭埔垸徐家峪之原鵬雲
德薄能鮮忝竊祿位幸不見棄於君子不汗辱其先人非
賴府君教誨曷克臻此於是泣述遺訓碣于墓門以示後
昆俾知鵬雲幸全大節不墜先緒者其來有自府君諱樹
椿字雨亭號靈菴晚年別號花隱老人配王淑人生子二
長鵬雲次萬錕殤女一適劉氏銘曰鄭埔之陽有鬱其岡
斯爲我君之藏北枕漢江南望馬滄萬年斯祥民國七年
十二月男鵬雲泣述并書丹

潛江李府君墓表

君諱金山字鳳亭晚年別號老迂姓李氏先世故家江南
之太湖明洪武中有曰均德者用材武起家守沙洋始遷

潛江於是爲潛江縣人均德孫曰克良仕至山東濟南府知府後十四傳有諱肇慶者富而好施與君祖也生子家明席先業耕於沱埠院之陸家淵有隱德人稱長者君考也君自幼刻志勵學善屬文爲功令文字尤工然數奇屢困童子試年三十八始補學官弟子君乃喟然歎曰一矜之艱如此掇巍科登顯仕尙何望乎吾其以教授鄉里者矣其設教也先行誼而後文藝曰行誼本也文藝末也本之不立而末是務何取焉每以此義開發生徒孜孜不倦曰吾不敢誤人子弟也於學子之貧者啟導尤力不較脩脯或問之則曰吾以陶淑人才爲事較脩脯則市道矣吾不爲也以此邑中少年子弟多喜從君遊曰李先生眞吾

師也然君雖伏處鄉曲頗能通達時變凡學生資性英異者必俾遠求中外有用之學深以株守一隅爲戒其教子亦然方鄂督南皮公派遣陸軍學生東渡也君子書城與焉人或爲君危之君獨曰我國欲自強舍陸軍奚可者卒促之行嗣復俾其幼子人傑東渡學習工商業訓之曰富國強兵皆國家所急汝兄弟各成專材以備國家用吾之望也及辛亥九月武昌首義君子書城與黃興倡勇敢提孤軍守漢陽功最高君聞之喜曰能如是庶不負所學矣但民國初建本根未固恐不免動搖耳閱時未幾項城稱帝張勳謀復辟疆帥擁兵乘隙肇亂數年之間大亂迭起而君言遂驗烏乎若君者豈非所謂瞻言百里者歟君以

清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生以中華民國八年三月十二日卒春秋七十有六以卒之次年十月二十九日葬於潛江縣沱埠垸陸家淵之原君初娶王孺人繼娶翁孺人皆先卒續娶王孺人子三人長書麟先卒次書城次人傑女四人皆嫁士族孫三人聲華聲簧聲茂孫女三人所著有老迂詩集藏於家書城余女之壻也追悼遺澤慨然念先烈之未章具輯君之行誼求爲表墓之辭鵬雲惟君以諸生老死牖下其遇可謂窮矣然德修於身型於家信義著於里鄙教澤被於其徒以及其子其子方以奔走國事爲時聞人然則君之所成就者甚大而君之所遇又豈得謂之終窮哉語有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曰善人必

有後於君見之矣故憲具論其事鑱之貞石勒之墓門既用風示鄉人且以訊於永永無極之世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同里甘鵬雪表

七室劉淑人墓表

淑人潛江劉氏縣學生明彪之女也年十九歸余余時貧甚家無一夕儲操井臼議酒食所處至艱苦淑人安之無違言事吾父母頗能順適其意苟可以得親之歡心者無弗爲也方壬午癸未間歲大稜先君館鄂垣淑人則佐吾母持家躬紡績給日用恒徹夜不眠晨入市市米蔬供老母自屑糠覈雜野菜食之弗令老人知余有弟甚慧父母絕愛憐之不幸以病殤淑人哭之慟曰天平姑老且病幸

有愛子娛膝下忍奪之乎所以安慰老人者百端恐老人
戚也余以久處鄉里未能增進所學意欲出門求師友淑
人則力贊之曰君往矣持門戶事老母惟我責無勞君顧
慮矣余自戊子迄壬寅累歲客武昌春而往冬而歸以爲
常經紀內治養老親下撫教稚弱皆淑人任之余不憂內
顧而得壹志於學淑人力也歲癸卯余通朝籍官水曹淑
人乃從予京師至是家始有奴婢然澣濯縫紉饘爨朝夕
之事仍躬親之蓋終其身不獲自暇逸而又生多疾力疾
而操作勞亦憊矣而遽以死傷哉且其卒也惟次子世琦
女世瑜在側余攜長子世璜方留學日本未及歸聞淑人
且卒念之甚爲泣下此尤可隱者也淑人以清咸豐十一

年辛酉十月二十三日生以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九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七初以覃恩封恭人宣統初元晉封淑人有男子二人世璜世琦女子三人世瑜適李書城小菊友珍均殤孫男二人永思永惕孫女一人永恪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潛江縣城東黃灘垸之原至庚申十月余始琢石表其墓距淑人之卒十有四年矣余潛江甘鵬雲翼父也

亡兒世琦墓碣

潛江甘氏喪其子其父鵬雲流涕而書其墓碣曰中華民國六年六月張勳謀復辟疆帥擁兵紛紛唱獨立假軍餉爲名凡隸屬中央之收入舉攬而有之是時余督權山西

菸酒三年矣憤朝政之不綱太阿之倒持又慮藩鎮將有連兵之禍也亟請辭職歸適吾兒以肺癆就醫於京師父子不自意得相見私心竊喜父子相守敘天倫之樂以爲較奔走仕途險夷相萬也心益喜微窺兒貌清臞雖隱以爲憂私計病未甚劇或不至有意外慮豈意不及數月其病日益沈篤不可治百醫罔效而遽以死悲乎痛哉余以孤危之身涉亂世之末流所遇輒窮無可往者賴有吾兒持門戶繼素業猶可以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於天耶吾兒幼沈靜寡言笑不與羣兒嬉吾父吾母絕愛憐之常曰此兒有至性克家子也方七歲隨余讀書武昌頗知向學六經史鑑能通其大義年弱冠卒業湖北方言

學堂精俄文圖畫測算之學得拔貢出身頗有志東渡留學求深造所願不遂賫志以歿豈非命耶余之攜長子留學日本也兒在武昌其母與其妹留京師兒聞其母病星夜往侍疾衣不解帶者浹月凡聞可以愈其母之疾者無所不用其意而疾終不起彌留之夕其母執其手而泣曰盼望汝父兄歸久不至累汝及若妹矣汝祖母與汝父良苦我亦苦願汝兄弟奮志讀書繼先志無貽父母羞我雖死瞑目矣兒與其妹聞之聲淚俱下也及我歸兒常爲我述之曰我不可負我母修身勵行有志克吾宗而今已矣虛其母之望矣孤吾兒之志矣天之於吾兒何其酷耶吾兒寡交遊不喜外出嘗一至吉林充財政廳科員旣而聞

祖父病遽告歸曰吾父守官山西不可離侍養我之職也
其天性篤厚如此歸未幾病大作鄉僻無良醫久不愈乃
力疾走京師以爲京師覓醫易又可朝夕侍余計良得豈
知數月之相聚遂成永訣耶卒前數日屢欲我近榻坐以
身近我我徐執其手問之曰病何如曰愈矣蓋恐言未愈
傷我心也或暫離榻則曰阿爺請坐若將有言者問何
言則曰兒不孝不能終事我父及我祖父母兒罪大矣語
未畢淚雨泣余亦泣徐告之曰好將息無多思余不汝離
也兒領之然我暫移足則請我坐如故夜則欲我宿其屋
若惟恐我暫離也者豈其知父子相聚無多時故用情若
是之摯耶烏乎可哀也已兒名世琦字仲韓爲吾之次子

以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以民國六年
丁巳十月十七日卒年三十有二妻關氏有男子三人永
思永惕永懷殤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於潛江縣城東中
沚坑之原既葬之四年始碣其墓實中華民國九年庚申
十二月也

適同里李氏女瑜墓碣

吾女以中華民國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即丁巳十二月十七日卒

於滬上是時其夫李書城以護法之役督辦湘西防務泊
軍津市未及歸其喪至民國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始以其
喪歸葬於潛江縣垞埠垞陸家洲之原既葬其夫碣其墓
其父爲之辭曰女名世瑜字素芬先大夫靈庵府君之長

孫女也沈靜謹約不苟言笑喜讀書知婦人法度之事內則女誠均所通曉事親以孝聞侍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年二十三適李氏夫婦甚宜而有禮其夫堅苦有志識人也奔走國事所處至險艱人皆以爲憂女則力贊之每遇事變與兒女嬉笑如平時未嘗失常度處富貴貧賤皆安之若素視世俗浮榮泊如也其於內外屬無少長親疏皆盡恩意余以爲是女也性行之美粹然平中當爲閨門福壽人而卒不得至其所宜有而夭以死嗚呼豈非其命也歟女以清光緒十四年戊子九月二十一日生距其卒年纔三十耳天平余自丁未哭妻不數年哭子又哭吾女已而哭孫復哭父繼乃哭妹憂患之叢集於我躬何其多耶

嗚呼其可哀也已其可哀也已女生男子一人曰聲茂女子二人曰聲韻聲猷

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潛江息園老人甘鵬雲爲其女志墓 塋陸軍部總長李書城書石

上將督辦河南軍務胡公墓門銘代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十日國民軍第二軍軍長督辦河南軍務胡公薨於位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華山之麓馮軍長玉祥督銘公之墓門公少有大志氣節凜然起家偏裨遂擁疆圻大業未竟賚志以沒凡有識知同聲悼歎是可銘也公諱景翼字笠僧陝西富平人其生平功績及其先世子息別詳傳狀不具書銘曰

巖巖太華間氣所鍾起翦而後篤生我公以義擎天爲民
效忠同盟救國如蓬從風誓挽橫流障川而東誓殲羣醜
萬方大同天平不弔椽我元戎世難未夷公胡告終所志
不遂馬鬣塵封埋骨一邱遺恨千重后土長熱縷血殷紅
撥亂反正哀時不逢英魂如在浩氣彌空勒銘山阿永奠
幽宮

黃毅侯墓表

古云天道福善而禍淫以予觀之常理則然而不可以語
變山有時而成淵海有時而爲田烏得以常理測之比干
剖心盜跖老壽善果福耶惡果禍耶天道竟不可信耶蓋
適值其變焉耳然則黃君以勦匪咸寧殉難其又何疑焉

君以薦任官起家洵擢簡任官數歷中外所至著聲績仕宦寢寢昌顯矣咸長位卑慮非君所樂顧不嫌俯就者則秉一片血誠爲之所見者大不以官之崇卑爲憂喜也先是民國十五年革命軍抵鄂建爲臨時首都當道陰主赤化故鄂人受創特鉅自後移都金陵鎮鄂者禁赤黨嚴窮搜而戮之匪黨稍稍斂迹矣迨鎮將易人禁寢弛匪焰復大熾蔓延六十八縣脅農民劫富戶抗官兵山林湖澤之間淪爲匪黨巢窟而陽鄂大通邊境四面環咸嘯聚尤多以咸寧爲長武孔道也陰謀踞咸以遮斷交通咸人聞之大恐相率請於當道願得長學識富經驗者長咸方是時君爲湖北省政府秘書主席方公本仁以君爲才命君往

友朋多尼之君慨然曰官無卑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展吾素志吾之願也咸雖叢爾是豈不足爲政耶竟往至則懇懇謀興除籌保衛滌苛暴興教化勸實業內圖治理外靖匪氛昕夕不遑也以時巡行田野諮諏利病問民疾苦所欲力聚之所惡痛革之蒞任纔數月政化大行咸人慕而愛之以爲百年以來無此好官也十九年二月六都公民來言茶地埠一帶有匪踪君亟率團丁馳往鎮攝方集村人殷殷慰勉而大股匪徒二千餘四圍猝合如風雨驟至君所部纔六七十人雖極力抵禦卒以力竭無援被陷遂遇害咸人聞變莫不痛哭失聲以爲咸人無福天竟奪我好官去也靈輓所經咸人無少長設祭泣送數十里不絕

其葬也咸人會葬者且數千人蓋君之德澤有以入人之深矣烏乎民德汙下吏治不修遂以釀成今日之亂天地閉矣善者烏能倖存乎宜君之不免也悲夫悲夫君諱立猷字毅侯沔陽人少留學日本習農科清光緒丁未以農科舉人爲學部七品小京官入民國由農工商部主事升僉事調山東利津萊陽知事轉吉林森林局局長擢總統府祕書北伐之役任戰地政務委員凡所建白志狀具詳茲不悉著著其治咸政績爲咸人所稱頌者君以民國紀元之十九年二月十七日殉難距生於光緒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春秋四十有九晚年好金石學闢萬碑館藏歷代金石打本數萬通著有金石書目石刻名彙若干卷配周

氏繼配楊氏有子五均幼君弟光華鈺生以是年三月二十五日葬君武昌縣南湖錢家嘴喜鵲山之原鵬雲旣痛君以勤政愛民慘死又痛患氣方興浩劫之不可逃也故述君殉難本末鑱石墓門以詔鄉邦而訊異世非獨一人之私慟也已

潛廬類稿卷之十一終

甥李書城校錄

潛廬類稿卷之十二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荅謝虎文問治經書

比接手書稱有友人孳經甚勤以試期迫輒就問專兼所宜以決從違潛地瘠向學者尠治經尤難其人尊友獨不爲俗學所囿私竊嘉之然頗惜其不免雜以利祿之私也六經者先王經世之書非經生決科之業也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漢人經學有用如此豈與夫習帖括獵科名者等耶學莫先於辨志朱子曰立志如下種子未有播莢稗之種能獲來牟之實者若志在科第雖日抱六經以自鑄其躬祇成爲碎義逃難之華士而

已非所以言學

風氣走試官多

氣恐所學未下

疲於奔命若此

義爲途徑以涓

昌黎提要鉤方

之私夫而後可

計是以帖括謂

識力卓絕故辭

覆胡彌臣代銜

太原使至得平

舉鄙人應經濟特科聞命之下且感且慚鵬雲學落才疏
智術短淺六科之目當之有愧持之無具奚足應明詔辱
薦書望代爲婉辭刪落賤名推轂賢者無令董生劉蕢笑
人感且不朽垂詢近況無足道者惟年來志事差堪告語
耳甲午以後世變多故邊事日棘海宇志士發憤搯腕銳
意變法藉圖自強而二三老成墨守舊學意見胡越莫衷
於一互相訾謷斷斷未已鵬雲私獨憂之以爲宋明門戶
之禍殆將復見也已袒新學薄舊學則不知本守舊學棄
新學則不知通不知本則有潰決藩籬之憂不知通則無
應敵制變之術新舊兩學交相爲瘡爭勝口舌遺落實事
非國家之幸也不自量力棉薄思郵而通之以爲國家興

亡存乎士類天下之大匹夫有責乃聯合同志創設學會
分別條流互相孟晉而以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用其大
較也恨力孱且孤應求者寡惟三五朋好講求於荒江寂
寞之濱耳聚處兩載同人散學四方鄙人亦抱書歸鄉里
不欲復出側聞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絃以調琴瑟
異等以儲人才建學堂開特科士氣勃然濯磨興起慨然
曰此非閉戶時也橐筆入都藉觀新政朝廷孜孜求治宵
旰勤勞屢下明詔振興庶務務以一誠感格臣工乃執政
以下因循如故虛僑如故於乎輦轂之下風氣如此它復
何望所變者法也行法者人也國無人焉徒法豈有幸乎
竊謂致治之要以網羅人材爲急作人之術以甄別官方

爲先自忘疏賤妄欲有所論列撮其要惟凡有數端一停
捐例以清仕路二省則例俾胥吏不得因緣爲奸三裁冗
員閒曹去而庶事自舉四京師設仕學院俾京朝官及進
士初釋褐者皆得稽諏政法通曉時務五外省設課吏館
俾候補人員學習政事藉以陰察其能否六定州縣久任
之法庶親民之官不至視同傳舍七京外官得以互補庶
勵牧令之氣寬京員之途八以經世有用之學試士庶習
非所用之弊以漸而除而其綱要則欲朝廷知人善任加
之以綜核厲之以精神而已稿既具聞臣工陳奏有與鄙
意同者數事慨然曰使朝廷用其言何必言出於我遂不
果上未幾明詔下科舉變冗官裁則例刪矣此外廣續言

之當不患無人所可慮者朝端水火政出多門黨派交訐各張私臆朝局有無變動尙不可知於乎滄海橫流大局岌岌舉棋不定朋黨鬪爭望有自強之一日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愚之私憂過計良以此耳諸同年相繼出國門鄙人以病留聞足下將入都竢握手一吐積愆爲快伯寅以京官用鵬雲報罷不恨也世衰道微大患逾迫身外浮名詎足較哉私貢區區垂察幸甚

覆雷亞公論虞氏卦象書

一昨論及虞氏卦象未能盡其詞故詳說之以復於左右漢易逸象今可考者惟荀虞二家虞爲尤多惠定宇輯入易漢學者三百三十有一馬國翰補輯凡四百六十有八

然細考之多支離牽合不可驟通揆之易義未能盡合蓋
虞氏以旁通變互言易必欲事事合於卦象故雖極意彌
縫究與經相牴牾近代諸儒頗多糾正如以同聲相應爲
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顧亭林以
象外生象譏之見日知錄雲從龍以爲乾爲龍風從虎以
爲坤爲虎王文簡糾之見經義述聞既濟六二婦喪其鬢
注引詩鬢髮如雲以證坎之稱鬢陳蘭甫先生糾之見東
塾讀書記此外如此類者甚多今畧舉之有本非卦象妄
爲牽合者如需彖辭有孚光亨虞曰離日爲光案光之爲
言廣也大也光亨猶大亨也本無顯明之義何得取象於
離泰象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虞曰坤富稱財案財與裁

通與載音近白虎通義曰載之言成也
道也然則財成天地之道財卽是成木
相天地之宜輔卽是相亦平列字也
曰財成道有毗陰毗陽則財而成之也
義何得取象於坤同人象傳君子以類
爲類乾爲族辯別也乾陽物坤陰物安
文類比類也言善惡各有其類君子注
類之也本王文
簡說何有類爲坤之象族爲
終則有始天行也虞曰乾爲天震爲行
吉行也虞曰震爲行故曰吉行案行有
道也吉行謂吉道也乾象天行健之行

言天之爲道健猶地勢坤地之爲勢順本無行動之義何
得取象於震乾文言君子進德脩業虞曰乾爲德坤爲業
案下云忠信所以進德脩辭所以居業則德業不過言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之實效耳本無陰陽之分安有乾坤之
象且文言所論乾九三也何得取象於坤咸初六咸其母
虞曰母足大指也坤爲母案說卦坤爲母與乾爲父對咸
其母之母乃拇段借字謂取象於坤豈其然乎此本非卦
象妄爲牽合者也有本爲卦象誤爲牽合者如履九二履
道坦坦幽人貞吉虞曰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案中
季上巽下兌其象傳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則兌有議獄之
象歸妹亦下兌故九二曰利幽人之貞睽卦亦下兌陸續

注兌處下爲積陰暗之象與中孚歸妹下兌之象皆相合則幽人者兌象何得以爲坎象乎大壯九四壯於大舉之腹虞曰坤爲大舉爲腹案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震爲車坤爲馬晉語亦曰震車也則震有車象矣大壯外卦震震爲車九四陽爻陽稱大故取象大舉則大舉爲震象甚明腹爲輶段借字輶車下縛也九四震之下畫故取象於輶則輶爲震象甚明虞皆以爲坤象豈其然乎晉康侯用錫馬蕃庶虞曰初動體屯震爲馬坤爲用案坤卦辭曰利牝馬之貞京房易傳說坤象曰於類爲馬杜注左傳亦云坤爲馬則坤有馬象晉內卦坤則馬爲坤甚明何得以爲震象乎此

舍本卦之象牽合卦外者也有牽合而自相牴牾者如小畜九三車說腹虞曰豫坤爲車爲腹至三成乾坤象不見故車說腹大畜九二車說腹虞曰萃坤爲車爲腹坤消乾成故車說腹案坤消乾成至三乃成何以大畜九二便云車說腹且坤已消矣何得更有與象乎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虞曰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爲少女故稱女妻又九五老婦得其士夫虞曰乾爲老故稱老婦兌爲少女故稱士夫案如虞說是乾既爲老夫又爲老婦兌爲女妻又爲士夫矣豈可通乎有牽合而顯背經義者如坎象傳地險山川邱陵也虞曰艮爲山坎爲川案坎爲水有川象無山象象傳山川並舉者蓋以但云川地險之

義不著文且不詞故山川並舉古人之文連類而及者頗多非謂卦中有山象也且彖論坎象何得取象於艮乎離彖傳日月麗乎天虞曰坎爲月離爲日案彖論離象日月並舉者亦連類而及非謂坎中有月象也何得以月爲坎象乎家人彖傳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虞曰遯乾爲父艮爲子震爲兄艮爲弟案家人之象祇有夫婦其兼言父子兄弟者亦連類而及之例虞氏必欲以乾震艮之象合之不幾失於泥乎睽彖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虞曰四動艮爲男兌爲女案此亦連類而及之辭彖辭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是睽卦本無男象也如虞說豈二女同居之義乎艮彖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虞曰時行謂三體互震曰行案彖傳曰艮止也是艮卦本無行象也如虞說豈艮止之義乎今世說易多宗虞氏不察其違失故略辨之然亦不敢自以爲是也學以辨而益明如肯匡我違失感荷曷極

與楊久香學博論織局書

倂自潛來辱手翰以所著深慮篇見示隱民之窮逆籌無已之害其言哀以思其意深而痛蓋猶有小雅詩人之遺焉爲之反覆三嘆躊躇不能自已顧慮民之窮蹙而咎機局之非則期期以爲不可近年進口洋貨約值銀八千餘萬兩洋布洋紗居十之五故籌國計者斤斤以開織局興紗廠爲急自湖北創設織局但就漢口一口論每年洋布

進口較往年已減十四萬匹曲謀抵制杜塞漏卮此亦大吏不得已之苦心也妨吾民生計者洋布也非官布也幸有織局數處可稍塞洋布來源不然則洋布入口愈多土布滯銷必愈甚矣嘗謂民之窮蹙其弊有三曰惰曰拙曰樸而織局不與焉三家之村必有煙窟一閭之市必有賭場不能養人併不能自養終歲衣食誰與謀之終歲浪費誰與供之此惰之弊也日用物品盡屬舶來工藝製造不求進步事事仰給他人中國漏卮遂至不可勝計此拙之弊也中商積習喜販樸貨專工作偽羣務投機之業不求自治之方卒之急切難售折閱不少以此破產者多矣此樸之弊也三弊不去雖海禁未開飢寒亦必不免況入口

貨物害吾民生計者日出而不窮乎故欲爲吾民謀莫如
先祛三弊三弊既去則野無惰農肆無拙工而人有遺力
者寡矣凡新理新器可以省力而倍收者不憚百計求之
而地有遺利者寡矣夫如是則雖織局徧天下何畏焉雖
然蚩蚩者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是非長民者獎勵而勸
導之不可然今之司牧大都勤於催科而已民有菜色野
有餓殍或且秦越視之忽焉不加欣戚於其心謂之何哉
謂之何哉婢直之言諒荷原有不既

與梁節齋節書一

伏遠函丈歲星周矣時序遷流其去如矢而脩名不立問
學無成惡如何惡如何入京以來曹務甚簡利有餘閒講

求法政之學用彌數年之闕同館諸人互相孟晉析疑問
難頗不寂寞此則鵬雲近況可以上告師門者也京師人
情狃於宴安依然承平時習氣燕巢危幕自謂無虞可怪
可怪苟安目前希圖自了不痛不癢隨波逐流遂以釀成
四夷交侵世衰道微之禍昔人有言去河北賊易去中朝
朋黨難鵬雲則謂去外患易去人心痼習難時勢艱危殆
哉及矣列強眈眈協以謀我蠶食我領土而不能應攘
奪我利權而我不能拒魚肉我人民而我不能爭太阿倒
持開門揖盜大都皆人心好利之痼習階之厲也竊謂人
心痼習不除神州陸沈之禍恐不可救非特舊弊難除新
法難行而已嗟夫廉恥日喪大局皇皇滄海橫流人類將

盡卽大小臣工羣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志猶懼非旦夕所能奏效當事諸老徒以偷苟應之其何能濟我師殷憂時局夙抱公忠戡亂拯危如何如何伏希不吝誨言開我茅塞鵬雲之幸也春雨戒寒幸爲國爲民珍重

與梁節齋師書二

東三省爲我根本重地日俄踞作戰場我乃嚴守中立此真不可解者國是不定爲方今第一大病君國大政可以朝令夕改臣工百爾不免首鼠兩端預策將來隱憂方大人心好利尤今日致弱之根京師風氣專尙奔競僥黠以爲才應酬以爲能一考試也非百計鑽營不能得一差使也非上有奧援不能得首善之區積習如此可怪可怪通

國上下羣談新政藉圖自強而人心痼習不除卽取東西各國政治法律一一施行於中國能有效乎近來學堂林立求學海外者日益多不可謂非進步惟陞官發財思想人人蟠結於胸中而不能去長教育者復以利祿之途誘導之此則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偶有感觸拉雜書之我師得勿責其言之不擇否幸賜刀圭一藥弟子之狂疾

與鄉人蒐求鄉先生遺稿書

自古文章著述之事不特爲之難而已傳之實難雖作者之精神足以永之百世如無人繼起而傳述之能必其無散亡磨滅之患耶揚子雲之太玄世人初不知好得侯芭

而始傳韓昌黎之文章湮沒者二百年遇歐陽永叔而始顯蓋傳述不可無人如此語有之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然則表章先哲以待來者庸非後學之責也歟吾潛宅江漢之間自明及今代有聞人著作最富者前則推歐陽千仞後則推莫大岸向望湄朱石戶悔人父子歐陽茂野給事何具茨侍御劉雲密尙書劉阮仙學士雖以政事名亦皆斐然有所造述至如默石子東岸逸人灌園叟天門丈人之流號稱隱逸者亦莫不各有文章名世縣志可考也余頗有志蒐刻鄂中先正遺書獨吾潛徧覓無所獲蓋亡佚久矣於乎自諸先生之歿距今遠者不過三百年近者纔一二百年耳遺書零落文獻無徵遂

使前輩流風斬焉以盡豈不重可惜耶雖然亡者不可得矣網羅佚文墜簡以斬有千百什一之存亦後學所有事也竊不自揆欲以棉力訪求鄉先生詩文殘稿都爲一集付之削氏以爲吾潛文獻之徵凡我邑中方雅舊家劬學鉅子如有儲藏請以原稿見寄用備擴錄茲事體大豈余獨力所能端賴友朋助我蒐討知言君子其諸亦有樂乎此歟

致夏仲膺省長論整頓吏治書

庚申

久未旋鄂不料吾鄂吏治窳敗至此吾鄂小民困踣至此察吏安民民政長官之責也數年以來軍閥持權一切民治動爲軍閥所左右長民政者雖欲舉其職而有所不能

至所謂地方官者大都與軍閥接近者也不然則夤緣軍閥而得之者也不然則賄賂軍閥左右而得之者也權勢所萃衆爭趨之於是求仕宦者遂莫不以軍閥爲歸墟矣其視民政長官蔑如也曰是不能禍福我也所謂民政長官者既苦軍閥之多所干涉而不能自由一切民治固有之職權亦遂多所放棄而不能既其責地方官知其然也於是敢爲貪黷而無所畏敢肆殘酷而無所忌民力竭矣而股削不已民命蹙矣而橫暴彌厲倒懸之困莫斯爲甚哀我小民何辜罹此今幸足下長鄂鄂中父老昆弟莫不額手相慶曷慶乎爾蓋謂足下以鄂人而治鄂必能拯我垂斃之民於水火也必能旁求慈惠之師以父母吾民也

必不肯優容貪墨以荼毒吾民也吾民望足下之切如此抑不知吾民疾苦足下亦曾問及否乎屬吾民者安在足下亦曾慮及否乎足下仁人也愛鄉者也下車不數日卽有地方自治之籌備不得謂足下無意於吾民也遣人循行縣邑譏屬吏賢否此亦足下整頓吏治之見端也雖然藉察事以爲利積習相沿久矣不知足下所遣者夙所知耶抑寄耳目於不知誰何之人耶以不知誰何之人寄以耳目之任其所報告實耶否耶可信耶不可信耶如其實也從而信之固其宜也如其否也從而信之極其流弊所至尙忍言耶此不可不審也古人爲政之術多端大要括以兩言曰在知人在安民而已竊謂知人安民非兩事也

必能知人而後能安民何也人之賢不肖非隨時考察不能知也能知人則所用必賢者也所黜必不肖也賢者進而
不肖退豈尙有誅求無藝殘民以逞者乎用非其人則民不堪命矣今日是也然則謂安民必自知人始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諸所陳者特老生常談耳豈足辱清聽祇以雲目覩吾民之困苦顛連不能無所動於中私謂今日言政務莫若察吏安民急故不能已於言凡足慰吾鄂父老昆弟雲霓之望者願足下毅然決然爲之幸毋爲勢力所左右也狂瞽之言急不暇擇無任主臣

與劉浩春省長論湖北財政書

辛酉

比聞公署組織財政會議可謂知所先務者猥荷知愛聘

鵬雲備顧問鵬雲此來乃爲災民請命此外非所敢聞聘書謹璧諸使者想不訝也雖然鵬雲鄂人也苟有裨益於鄂者固將言之況重以足下殷殷下問乎敢以一得之愚用作芻蕘之獻吾鄂財政紊亂極矣設法整理乃鄂人所亟亟求者然私獨以爲不先從事清理則整理難言何以明其然也夫欲整理財政必先整理預算收支適合其原則也近數年來吾鄂收支不能適合無可諱言若不從事清理則歲入何以短少歲出何以超過胡從知之出入不敷其原因雖不一端大都不外假軍費爲名多方搜括以飽私橐而已此人人能言者究竟鄂省軍費年額幾何爲中央代墊幾何代墊而准者幾何未准者幾何已還者幾

何未還者幾何既經代墊虧欠不待言究竟所虧欠者屬於國家收入幾何屬於地方收入幾何非從事清理不可得而知也湖北官錢局爲全省金融所關聞前督挪借局款至九百餘萬之鉅或由財廳支取或由軍署支取由財廳支取者廳局簿記是否相符由軍署支取者財廳是否
有案又聞鑛署挪借局款至六百餘萬之鉅究竟鑛署所負債務如何清償官鑛所得利益如何儲撥非從事清理不可得而知也以歲入論未列預算者殊多如漢冶萍之鐵砂捐石膏官局之報効鑄造銅元及借運蘆鹽之餘利三關及造幣廠之押款紗布各局之股息造幣紅磚毡呢各廠及官錢義券各局之餘利二百萬之地方公債種類

至繁究竟提作何用非從事清理不可得而知也此但就人所具知者而言真相莫明已若此矣至人所未知者更不知凡幾也前清末造湖北歲入計庫平銀千七八百萬兩折合銀元約二千六七百萬元近來歲入預算乃僅一千二三百萬元而實徵之數復絀於預算之數相差幾三之二此何故也以歲出論從前所有國家政費地方政費犁然秩然各有專款而不患不足今則財源枯竭挹注無從率以加印官票爲剜肉補瘡之謀艱窘乃不可名狀又何故也豈今之收入果視昔銳減今之支出果視昔加多歟抑亦當局者利於財政紊亂肆行侵漁遂呈此不足之現象歟昔之督鄂者非鄂人也斂鄂財虐鄂民以自肥其

身不足怪也足下鄂人也不肯秦越鄂民不忍吾鄂財政長此紊亂不待問也故鵬雲敢以清理之說進足下以爲然耶否耶以鵬雲揣之足下決謂爲然決不肯謂爲不然也但未審能實行否耳如謂爲然而心苦其難是鵬雲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也鵬雲何敢復言如謂爲然而期旦暮實行是吾鄂之幸也是足下之造福鄂人無窮也清理之方法與整理之程序鵬雲雖不敏尙當廣續而進之直言上貢無任主臣

代黃膺白致各省軍民長官論整理財政書

壬戌

鄂比辱大總統特命籌辦財政會議事宜茲事體大豈鄂軀材所克負荷方今財政紊亂爬梳良難竭澤而漁民困

久矣重以國事阨隘南北瓜離人自爲謀大局岌岌於斯之時欲議及財政豈不憂憂其難矧郭解甲歸田久不與事歐西財政雖所粗諳祖國情形大半隔膜豈無自知之明固宜量而後入然而毅然決然直任而不辭者恃諸公必我助也蓋財政爲立國根本而南北之不統一則出於事變之適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水石相激會有安靜之時愛國如諸公豈其因政局一時糾紛遂廢國家根本計畫必不然矣且財源枯竭莫今爲甚不求整理專賴借債暫救然眉此與飲鴆止渴何異舉債亡國殷鑒不遠埃及慘禍可爲寒心宣告破產之預測外人共管之危詞騰諸報章昌言無諱果成事實其何能國私謂南北不統

一不過政局一時變態其患小財政不整理關係國家存亡其禍大就時局問題論容有彼此意見之不同就國家存亡問題論則全國四萬萬人皆當有一致感覺況愛國如諸公者乎財政會議謀公開圖整理諒亦諸公所樂聞不致牽入南北問題決也爲奴之痛舉國所悲失今不圖嗟臍何及故鄂慨然以身任特請公諒吾心耳現正清理中央各款俟有眉目即便公諸國人各省財政同一艱窘出入積欠亦望罄數見告蓋欲整理財政必先曉然於消長盈虛之故乃可謀耳率臆直言無任主臣簡短意長不盡悽悽

致潛江某知事論作宰書

月初到漢聞台端出宰做邑喜慰無似以爲值茲凋敝之餘如得足下勵精振刷涵濡煦育俾民命有所託庇庶垂斃之遺黎有更生之望曷勝企仰近數年來吾民可謂創鉅痛深矣悴於水復悴於隄悴於積匪之倣擾復悴於無名之供億無厭之誅求民力幾何而不竭民生幾何而不病耶火熱水深窮困無告莫茲時爲甚果得良有司與民休息安輯拊循之則斯民父母之矣神君之矣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顧或者曰今日爲縣實難長官率以搜括責諸縣尹縣尹不如令則弗獲乎上取諸民乎則不得於民重以士紳百計督過展布益難雖有愛民之心其如無從措手何此說似矣而不盡然也夫親民之官特

患不肯盡心民事耳果盡心民事者必有不忍人之政深入人心三代之直猶在斯民斷未有實惠及民民不知感者以至誠惻怛之心臨民何憂不得於民以循分盡職事上何憂弗獲乎上以廉靜無欲處已以開誠布公處人何憂士紳之督過謂今日循吏難爲者殆非篤論也龔黃卓魯彪炳史冊足下所知也但就吾潛論循良之吏亦有嘖嘖人口者如朱熙洽清田修城利賴百世王又旦規畝均賦興起人文朱軾培養風俗提倡正學其最著者也至於勸農興學則有若史純一史華爲民請命則有若敖鉞周延宅心愷悌則有若黃學準均徭薄賦表章文獻則有若劉煥潘之祥以及羅萬象除暴安良韓國璽恬澹植躬史

濫斷獄平允抑其次焉之數公者距今近則百餘年遠且四五百年潛人至今尸祝無替何也則以流風善政入人者深也鄙人近且擬仿孫樵書何易于之例纂述潛江良吏傳詳記諸公政績豈徒浪費筆墨哉蓋以永潛人去後之思爲將來守土之勸云爾昔人云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由是觀之廉吏又未嘗不可爲也近來吏道猥雜貪墨成風求其潔躬自好不隨流俗幾如鳳毛麟角偶一有之則羣相怪叱目爲至愚於乎世風之不競可知耳矣國之不國無惑也足下讀書談道自待甚高願有以砥柱橫流挽回風氣豈特斯民之福亦故人之榮也僕老矣百不關心惟地方利弊時繫於懷而故人作宰尤不覺有無窮希望

故不嫌詞費而闕縷至此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可與言而不言失人僕恐蹈失人之譏故樂與足下言之語近戇直幸維亮察

與友人書

十數年來干戈俶擾生靈塗炭海波沸揚凡有識知莫不有生逢百罹之歎顧所以成此混亂世界者則聖教衰微之所致也聖人講仁義而時人講權利聖人講忠恕而時人講競爭聖人講紀綱而時人講平等聖人講禮法而時人講自由聖人講安民而時人講□□聖人講足民而時人講共產孔子之說羣以爲陳腐而不足復存專揭藥邪說設辭以簧鼓天下一唱百和隨風波靡以故天下莽莽

大亂而不可止洪水猛獸之禍昔不過得諸簡冊而已今不幸親見之當斯時也竊謂非尊崇聖道以挽回天下人心殆難弭此禍矣顧趨逐潮流滔滔皆是欲以蓬心棉力挽回浩劫誠知其難也雖然不足畏也異說之倡以歐美學說爲根據者也然歐美之人近且講求東方文化矣舉國青年惑於新奇之說而不返者以爲可以平治中國也然中國之禍亂日甚一日不可收拾矣歐美物質文明未有德意志若者也然歐戰以後德已蹶不復振矣由此推之乃知孔孟之道未可弁髦棄之竊笑土苴國粹醉心異說者之愚而可憫也尊崇聖道以杜塞亂源憂時之士莫不謂然顧猶有謂應責諸政府者夫今之政府特軍閥

傀儡耳豈能任此此事當由在下者任之毋庸責之於上
果深知聖教不可絕者雖一介書生盡心力而爲之未嘗
不可維持一二果深知澆風不可長者雖一官一邑舉職
所應行之事而力行之未嘗不可挽回一二顧亭林所謂
國家之大匹夫有責者也顧瞻四方未知所屆五中鬱結
聊復布之狂瞽之言幸共商榷

致饒竹蓀書

客歲到漢得晤長公具悉足下講學珂里一時英彥多負
笈從遊心爲之喜嗣聞異黨散布鄉縣羣不逞脅迫解館
又不禁寸心惘惘不怡者累日匪獨爲足下戚戚也蓋於
世道有深悲焉孟子有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大亂

之機大都伏於未亂之日治平之望或萌芽於極亂之時其布在方策者以雲所知足下什伯焉不待覩縷也無已但就近事言之可乎方光緒中葉適丁甲申甲午兩役敗衄之後舉國士夫憤國勢積弱則謀練兵圖自強而三十六鎮之議起憤科舉腐敗則謀興學育人材而派遣留學之議起維新之政次第舉行羣天下之人莫不延頸企踵冀觀新政之成謂太平指日可望也庸詎知大亂之機卽潛伏茲時也乎自有練兵政策而兵日多而械日精而餉日鉅而國用益匱其統兵者則以兵自衛以兵割據以兵抗政府以兵擾民而兵非國有矣一有戰事則佔據鐵道遮斷交通而鐵道非國有矣假名籌餉暴斂橫征民生日

蹙而財權非國有矣自有興學政策青年學子罹異說之
毒者十而八九放誕自喜食蓼而甘輾轉傳染相習成風
惟怪之欲聞始則談革命講平等張自由繼則剷綱非孔
闢孝討父排道德廢禮教去人倫邪說橫行四維不張人
心死矣去禽獸不遠矣豈有獸蹄鳥迹之道交乎中國天
下有不莽莽大亂者乎夫練兵所以禦外侮今乃以助內
亂興學所以育人才今乃以壞士習所獲不如所期而適
得其反非初意所及料也目覩今日洪水猛獸之世界遂
欲歸罪於當日練兵興學之人固且不可然追溯大亂之
原謂非當日練兵興學爲之肇端又大不可也所謂大亂
之機伏於未亂之日者此也雖然天心未有不厭亂者人

心未有不思治者撥亂反正之一日庶其不遠矣乎以愚測之恐非旦夕所可冀也六朝五季可謂亂世矣以今況之何懸絕也六朝雖干戈相尋士夫篤守禮教猶能維繫人心也五季廉恥道喪矣忠義之士史不絕書是人心猶未盡死也而生民慘禍且各延長二百餘年

五季雖僅五十餘年然合

唐藩鎮之禍計之亦二百餘年

今何如也人人抱破壞之志人人懷競爭

之心人人有非分之想舉先聖維持世教範圍人心之大防不惜摧陷廓清以至於盡孟氏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慘狀將復見於今日由此觀之則今日之亂豈但二百餘年而已乎雖云亂極思治然患氣方興未艾欲想望太平恐非茲時所能逆睹矣此特雲一人私言耳果能不

如所料天下食太平之福雲蒙不知言之譏固我國之幸也然而未敢必也足下深於通鑑之學者治亂之幾必焯然有所窺見望有以語我客漢上將及一年近乃返京不問世事但閉戶讀書而已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六七年來終日鍵戶與古人爲伍不喜見俗客尤不喜共冠蓋往來措大近況如此如此此可告我故人者所惜踪跡闊疏不無離索之感捫心自問寡過未能能以一紙書攻我闕失乎是鯁生禱祝以求者也令阮南旋奉尺一順候起居兼陳私臆萬幸亮察弗旣鵬雲白

覆王青培書

輒紅塵中閉門掃軌苦無聊賴忽得故人一紙書如共晤

談心爲之開又悉客冬撰成羅田靖亂記四卷羅田藝文
總目二卷煩冤恐怖之中乃能從容著書不爲驚濤駭浪
所搖撼足徵老友養氣功深欽服奚似海外東坡之譌傳
都中報紙徧載之五月初弟抵都門朋好多就詢問力辨
其烏有子虛謠言始熄古云空穴來風旣無空穴不解此
風何自而來也毋亦因暴秦將有焚坑之禍故羣相驚以
伯有耶來函有吾儒地位已到盡頭地步恐一切都成虛
空粉碎之語又自謂山中無片刻釋懷傷吾道之孤憂斯
文之將喪海內儒流莫不同此慨想雖以雲之禱昧其心
緒之惡劣志慮之危苦亦異地同揆也旣而思之周孔之
道何道也作人之道也作人之道乃人人心性中所固有

周孔特從而發皇之提倡之耳非如百家九流領異標新
獨創一學說號召天下也其稱爲人人共由之道以此飲
食男女入與禽獸無以異也惟其稍識作人之道始區而
別之曰人否則與禽獸何以別乎今試指一人而語之曰
汝禽獸也非人也其弱者未有不赧然慙其強者未有不
赧然怒者然則人不肯自居禽獸彰彰明矣而謂作人之
道毋庸講求烏乎可也果使中國四萬萬人之衆羣樊然
毅然願與禽獸伍則周孔之道廢之可也設人心猶有幾
希之存者周孔之道烏可廢由此觀之吾儒地位決不致
遽到盡頭地步懼一切都成虛空粉碎毋乃過慮矣乎鄙
見如此質諸青垞然乎否也弟旋漢浹年頗以筆墨自遣

檜林彈雨中得詩百餘首撰集潛江文徵詩徵各十六卷
又寫定舊稿七種同京以來仍理故業足不出戶庭與在
漢無異惟老母年垂九十飲食大減精力衰邁不無憂懼
耳兩孫兩女在學校頗肯求進益不爲習俗所染幼者纔
八齡能懸腕習分書頗可喜此弟近況可告我故人者山
居誠可樂然苦蔽塞壤中之喻良然能再作都門之遊否
匆匆布復不多及鵬雲白

潛廬類稿卷之十一終

從孫永鴻校錄

潛廬類稿卷之十三

潛江甘鵬雲翼父著

擬李習之幽懷賦

居鬱鬱其未解兮忤余心其忡忡豈裘褐之不完兮寧礪
儲之未充痛中原之多故兮羌電掣而煙烽憤廟社其無
人兮孰布譽而激忠彼小醜之跳梁兮鼓毒霧以自墉彌
歲時未能戡定兮等聚蟻而屯蜂提勁旅亦有人兮何師
老而無功豈渠魁之不可驟殲兮抑有司之侗侗彼下士
之談廟略兮羌人籬而言隗視國事等兒戲兮徒察時而
苟容余思叩閭闔以告吾君兮亦旣造夫國中何君門不
可逕而入兮欲告君而無從嗟國之人不吾知兮抱孤懷

其誰同排國門而東出兮慨余行之怱怱時憑高以迴顧
兮淚如縻而溶溶念天子之神聖兮踵烈祖之高蹤苟左
右其猶有人兮亦何憂乎沙蟲哀吾生之賤遠兮耿丹忱
而莫通羌擁衾以竊歎兮恨吾心之未終

二箴

有序

近代經學超軼漢唐康雍乾嘉之間老師大儒師師輩出
戶許而家鄭刊榛而兌途亦云卓絕矣訖於末流依草附
木之徒學之而過者亦往往而有分門別戶勦說雷同展
轉拘牽是非蠶起考一字辨一義累數千言不能休漢儒
之學始大爲天下詬病雖然分門別戶猶曰篤守師法耳
若勦說雷同果何說耶夫古聖不作經說千歧生數千載

之下究心數千載之上古人之意蓋十七七八況加以勦說雷同大義微言其不絕者幸耳是經術之蠹也作勦說雷同二箴

煌煌先哲惟道是儲末士小儒動輒著書矧中無有徒事剽盜是謂竊行君子所悼善胡可攘名胡可市市名者不終攘善者無恥古事千歧或可或不恥稗販他人以爲己有獨立千載執聖之權求心自得不得傍古賢

勦說箴

論古譬經不可無我唯唯否否與我相左北海鄭君今古所宗既嚴專門復有不同軌戴涂毛頗多是正惟其匡抹斯謂篤信今士不然窺盜陳編衆趨而趨如蠅赴羶胸無真知謬相附和併爲一談牢不可破應聲之蟲君子所羞

要有毅力砥柱橫流

雷同箴

民德箴

耐公讀民德報宣言書而悲之爲作箴言書之末簡其詞
曰嗟我民國幾不能國問胡不國民之失德民德頹矣國
乃微矣吁其悲矣吾適安歸矣嗟乎民乎胡不懲乎斂利
攘權殉以其身乎身殉猶可不國則那橫流莫挽胥溺其
果精衛填海杞憂天墜惶導輿論振發聾聵萬語千言所
重民德民興於德庶乎能國國而不國匹夫有責大聲疾
呼乃盡天職天職旣盡民庶有悔民而靡悔禽獸伊邇人
邇禽獸平陸江河苦口雖多奈何奈何

平箴

平之時義大矣哉惟偏生閭惟黨啟爭君子之所歎也水能載舟水能覆舟小民焉可玩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治國之術莫先於此不可畔也平其心乃可服天下之心平其政乃可執天下之政其理蓋斷斷也故聖人不曰治天下而曰平天下不均不平不足以弭亂也示天下以私則舟中之人皆敵國示天下以偏則肘腋之下皆隱患也心秤不平欲以武力威天下是猶救炎炎之火而抱薪炭也陳平宰肉尙以不均爲戒況任天下之重欲使國人勸也項羽乘戰勝之威宰天下不平所由卒滅於炎漢也前事不忘後世之師曷毋以古爲鑑也

監理黑龍江財政書座右

勞可辭乎怨可避乎汝責難逭可自棄乎

監督殺虎口稅務書座右

多藏可久耶利心可有耶汝生平自待何如乃喪其所守耶

監督每歲提成公費二三萬金決請取消欲整頓稅務釐剔弊端非本身作則不可得也

潛廬十一銘

人留名豹留皮沒世無稱君子疾之實不至名能歸耶徒

疾胡爲耶

印匣銘

知所止監於水寡尤悔

水盂銘

永夜煎熬乃殲汝膏

燈銘

其膏沃其光燁膏既竭光乃熄汝不懲乎乃搖汝精以戕

汝生乎

書澄銘

鏡本無心妍媸自呈胡妖幻仇明乃噓氣翳形慎之哉

鏡銘

欲鏡人之無忒兮胡自涅兮鏡人無差自涅奈何

古鏡銘

堅節礪阿左右扶我或欲規而圓之先生曰叵

方竹杖銘

與時乖甘頹廢天之道成功者退

退筆銘

中書君老而禿不言勞甘雌伏盛德若不足

禿筆銘

息其躬斂其鋒不有其功塵埋土中化爲劍氣上燭斗牛

之宮

筆冢銘

守其黑恆其德人皆曉曉君獨墨墨

硯銘

崇雅堂銘

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疏曰言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戊戌旅京師閉戶讀小雅痛時事日非榜所居曰崇雅堂欲銘之未果也迄庚子拳禍外兵內犯瞰我神京兩宮西狩予避兵沙頭頓觸前痛乃爲之銘銘曰

小雅廢而中國微古人序詩其思深其慮遠其說不可易其道焉可違誰任風化之責奈何棄若弁髦而不知其非遂使伏莽興戎海水羣飛大地陸沈三光墮暉國幾不國民無所依小雅盡廢其流失遂至此極此有識之所歎息恫悼而獻歎人各有良知胡弗存人道於幾希海內殷殷

望治胡可使雅道陵夷廢則廢矣崇者其誰榜我堂楣常
目在之作爲銘詩我心傷悲貞下起元豈其遠而

將廬銘

丁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親恩未報遠游則那年方童少晨夕
追隨迨年長大遂與親離宦學四方從公奔走不遑將父
不遑將母父母篤老寸草春暉倚闔望兒兒胡不歸歸歟
歸歟獨拜牀下見兒歸來老淚盈把睽違色笑幾三十年
容顏衰老雪霜滿顛欲報烏私歸寧何晚去日已多來日
苦短暮年風燭久駐難期乃忘親年悔何可追將我父母
優游晚歲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築廬潛上題榜曰將北望
漢水西望馬滄息柯有園讀碑有廊退省有庵愛日有堂

有花有竹梧風送涼奉親之地夢寐難忘

退省庵銘

終日營擾心蕩神馳周身病痛則不之知惟心難制頃刻
萬里九天九淵莫知所止明於責人暗於責己是謂不恕
君子所恥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奈何自棄不有其躬閉關
獨坐返躬自省咎戾何多中宵耿耿顏四曾三進德何猛
我師古人銘以自警

愛日堂銘

我父我母白髮皤皤日薄西山奈何奈何欲逐日而足無
夸父之步欲挽日而手無魯陽之戈日乎日乎胡不爲吾
親稍留而去如奔梭惜往日而往不可追惜來日而來日

無多來日無多奈何奈何父母之年如箭離弦人子之心
戰戰兢兢

石丈人銘

繫我丈人瘦骨棱棱堅礪其心槁木其形於物無忤於世
無爭恥隨流轉厥德有恆介然自守不羞硜硜挺然獨立
不傍邱陵

潛廬銘

寒風歲盡白日無光冰雪滿山陽氣潛藏昆蟲蟄伏不振
不鳴倦鳥息柯徐待天明物尙知時人胡夢夢人不如物
宣尼所憫袁閔土室焦先蝸廬避世牆東離羣索居我豈
無偶溪翁蕘叟我豈無儔百氏九流與世相忘毋乃驚衆

先生曰吁潛龍勿用

息園銘

天有晝夜人有作息張而不弛天且無力夜行不休乃違
天則知止有定曾學所得思不出位取法良德止於丘隅
林鳥倦飛人不如鳥君子所悲老屋三閒荒園半畝且賦
閒居且息奔走掩我柴關飲我尊酒讀我故書招我良友
不問世事自全其天悠哉游哉以永歲年止其所止斬斷
塵緣與古爲徒吾將老焉

將廬續銘

庚午

將廬依然吾親何往歲月無多頓成疇曩昔奉板輿花柳
扶疏今存廢園庭草翳如昔有藏書逾十萬卷今付洪流

編殘簡斷昔面澄湖淺水漁舟今成田隴牧豎耕牛

廬門西對

馬滄湖癸亥年大水隄決謝家灣湖淤成平田矣

歷歲十餘遂有桑海一廬之蕪

又焉足駭惟念此地吾親所居緬想音容痛也何如棄我長徂俾我羈孤人皆有父母繫我獨無天乎天乎

謝虎文象贊

貌豐而腴心苦而紆可仕可農亦俠亦儒大道榛塞行乃弗迷舉世混濁志乃弗渝自我得君同志不孤天胡阨之俾我索居盜兵狂逞遂陷嵩郭嬰城固守乃喪厥軀神州陸沈大海竭枯一瞑弗視已乎已乎

告王考文

甲辰

烏乎王考棄世幾六十載小子生晚莫親譬歎我王考

性純剛令德猶存音容渺茫小子兒時喜親父老每聞
遺訓載舞載蹈年已長大因循至今十隳一守痛思難論
幸竊時名實忝先德備員水曹無補君國竊君之祿懼墮
家聲每念遺言慚汗彌襟吾皇錫類褒封父祖志養則虧
虛榮何補遊子遠宦京邸歸來先德匪遙思心徘徊正月
初吉時物遷變敬薦庶羞祇希俊見尙饗

祭王筱宋文

於乎筱宋命止斯耶天道如此萬眾疑嗟君負長才勇於
有爲未究厥施天胡阨之弱冠之年海東求學痛激時事
銛如干鏌因循泄沓舉國夢夢君獨大呼震懾曠聳回國
以後迭佐計部爬羅垢癥大刀闊斧武昌事起部署星散

君獨守官出入昏旦民國肇基經緯萬端君籌邦計力痛心殫兩稅混同君迺劃分審計設官國用有經規畫粗竟職任驟改譏人閒之遂落炎海粵東使旋旋赴海西雪虐風饑憔悴輪蹄美洲歸來驟嬰痼疾養疴西山誓不復出東事机阻擇人其可君辭不獲遂至山左山左財政紛不可理任事期年如疋斯起翌歲戊午君理歸軺國會改選又列議劄我實不才乃附驥尾聞君讜言堅我壁壘西窗剪燭苦語深宵陸沈抱痛我泗君吡羶權饗利舉世一轍害在人心遂及家國君有深言我不謂狂憂時念亂老淚浪浪如君長德自宜老壽如何不淑命也誰咎生才實難天胡奪之上爲國慟下哭其私國失此才我乃失友兩泣

卷之三十一
四百三十八
馳辭君尙知否烏乎哀哉

告先考文

維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男鵬雲謹以清酌庶羞告於顯考清封通議大夫靈庵府君之神主前曰烏乎不見我父遂及三年追遠無從涕淚漣漣小園半畝花竹依然緬想音容一去不還平生著述半委荒煙所存鱗爪其能果傳遺詩兩卷家訓萬言塵封故篋有賞如泉嗟予小子德薄材輕備員國會無補時艱有孤先訓祇叢咎愆京邸歸來摩挲栝棧祇薦禫事維以告虔哀哀此心無盡綿綿烏乎痛哉

祭張文襄公文一

壬戌

嗟我公之不作十有四年於茲自古皆有死胡於公而獨
悲公之生也民有父母國有筮龜士有師承政有綱維君
子有所恃而無恐小人有所憚而不爲丁光宣之末葉值
國運之中微公獨以兩朝之元老繫天下之安危今公之
沒也羣盜滿山海水橫飛乾綱解紐南北瓜離武人持權
暴戾恣睢天下瘦矣軍閥則肥哀我小民窮無所歸先聖
禮教鏟削無遺異端蠱作遂潰藩籬君子深藏而不出小
人橫行而自以爲得時民德汙下大道陵夷陸沈慘禍迫
於睫眉公如有靈不其恫而國病且殆莫逢國醫國空無
人救亡其誰嗚呼公平應時所需公胡不留而遽騎箕天
苟厭亂哲人詐萎天不公留天心可知公德在人舉國所

思矧承教澤夙所追隨梁木旣摧吾道其衰爲天下慟匪以其私弟子有心公當知之於乎哀哉

祭張文襄公文二

戊辰

烏呼百代芒芒王迹久熄大道榛蕪日月無色元黃慘黷
晦盲否塞慨慕唐虞邈不可得孰謂我公奮起南皮追蹤
三古姚姒子姬爲國禎幹作世著龜砥柱中流舍公其誰
維公懋學準今酌古六經百家博觀約取溝通漢宋不區
門戶但求有用生氣虎虎於天地人窮源竟委文章經世
遷雄諾唯求才若渴不棄葑菲勸學百篇輶軒三語磨礪
浸灌化以時雨砥礪訂頑黃鐘大呂闔室得燭冥行有軌
羣士趨風起者盡起維公爲政洞治之機相時所宜勇於

有爲我行我法衆趨不趨邪說誣民昌言距之不諱富強
籌食與兵稽古不悖令今可行爾才爾能我弟我昆靖海
有策補天無痕閉姦興良盜不窺垣弊政昏俗掘株鏟根
擾畜六夷海波不揚信義干櫓玉帛趨險內謀國是外靖
邊陲凡公樹立伊傅皋夔普天率土趨公如歸公之存亡
繫國安危今何世乎恨公不作異說懸流海寓混濁平等
自由職爲亂階莘莘學子化爲狼豺維彼哲人瞻言百里
讀公遺書淚不可止宇宙亂機遂伏於此龍蛇起陸喪亂
宏多父子陌路兄弟干戈弱肉強食骨山血河人類將盡
彼蒼奈何世變至斯詎公所料原陸風狂如火斯燎昔也
安居耕牧漁釣今也枵腹嘯聚剽盜不及廿年滿目瘡痍

哀來無端奠酒隲詞公平有知不其恫而嗚乎悲哉

祭先妣文 戊辰

烏乎痛哉兒今長爲無母之人矣天乎兒胡不幸竟長爲
無母之人耶烏乎痛哉自我父以戊午年九月棄養兒遂
長爲無父之人孤子當室無父何怙然猶幸我母健在尙
可奉朝夕侍杖履也孰意迄今十年我母又見背耶烏乎
痛哉追憶我母生平勞矣苦矣雖剪南山之竹不能罄矣
凡人生至困至阨之境人所不堪者我母均親嘗之方我
母之來歸也家中落我父砥厲學業遊藝四方在家時少
舉凡潔滌瀆議酒食以迄米鹽零雜錢布經營皆我母任
之同治壬戌不孝生庚午劉氏妹生乙亥弟錕生室無童

婢家無一夕儲凡保抱訓育之事皆我母兼之此我母最勞時也我母尙能記憶否耶方赭寇之倣擾也焚張港火光燭城中如晝市人紛紛避難我母中夜促兒起扶先祖母走匿鄉村先祖母年高不能步我母負而行躑躅田塍閒顛踣者數矣又時時顧慮不孝提攜撫摩惟恐不孝之哭泣也時不孝纔三齡雖不知我母將護之苦心顛頓之狀則歷歷在目此我母最苦時也我母忘之耶迨兵禍稍紓天災繼之黑夜漢水入潛城洪濤高丈餘我母夢中驚起挈兒女騎屋待救環顧城中炊煙絕號哭之聲相聞水湧北風勁屋壁動搖刻刻虞傾仆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翌晨族人以舟至安抵北隄始欣然有生望焉幾不知腹

之楊也此又我母最苦時也我母忘之耶壬午癸未閒歲大饑不孝隨侍我父負笈武昌方期黽勉學業圖進取不虞我母之遽病也匆匆買舟歸我母卧病已旬餘矣已而弟錕與妹相繼病兒婦劉亦病終日與藥鎊爲伍釜甑生塵突無炊煙幾蕩然無所託命延至秋九月弟竟殤我母以喪子故病日增劇不孝百計寬解憂始稍稍釋顧謂不孝曰我所以含酸茹痛歷九死而不悔者徒以有汝兄弟兩人在耳今折其一烏得不悲雖然有汝在尙不至虛吾望言至此不孝泣我母亦泣然不止也迨病漸愈旣憂處境之困又斤斤以不孝失學爲憂謂不孝曰舉家病荒若業苦汝矣今幸愈若妹及若婦病亦愈家事我操之汝勤

汝業不勞汝顧慮也俾不孝讀書宅旁古寺而率家人朝夕紡績以爲食所入微啗糜粥充飢雜以野菽日不得一飽夜則一鐙熒然治女工常數更鼓爲節敗絮自擁不知所處之困也此又我母最苦時也我母忘之耶迨不孝入學宮貢成均幸竊科名通朝籍官京曹稍致甘旨之養我母則頽然老矣重以骨肉之慟死喪之戚我母又愀然不樂也歲丁未兒婦劉氏死母哭之丁巳次子世琦死母哭之戊午我父棄養己未劉氏妹復歿母又連哭之雖板輿迎養而京師而龍沙而雞林而山右固不能稍解我母無形之隱痛也計母之生八十有九年少苦操勞中苦飢乏晚又以天屬之乖人事之湮鬱無所解於心蓋終其身尠

一日之歡焉嗚呼痛哉猶憶不孝幼學之時正饑饉薦臻之日家徒壁立不能給饘粥族戚憫之勸徒業救窮吾母固不可且訓不孝曰讀書耕田爲我家世業汝當勵志力學承先志若因貧廢學非我意矣汝其勉之不孝以此益堅向學之心賴我母之教也不孝初爲鄉里童子師自媿學不進欲出門求師友我母力贊之謂不孝曰男兒志在四方伏處鄉僻不見勝已終傷孤陋汝往矣進德修業我所望也毋玩愒毋自滿毋交損友毋改祖宗勤儉家風汝往矣毋吾念不孝謹識之不敢忘不孝之捷南宮也歸省潛陽我母見之狂喜謂不孝曰不喜汝得官喜汝夙以古人自期可展汝素志耳願汝力規遠大備世用慎毋負厥

初心也及不孝于役山右遭值政變慨然語不孝曰世將亂矣急早抽身不可緩也不孝遂謁假歸嗚呼我母於不孝何殷殷如此也已矣已矣不孝之罪擢髮難數矣此後欲一聞我母之誥誠其可得耶其可得耶嗚呼痛哉我母喜講述鄉里故事而先澤之留遺尤津津樂道之如先祖父以勤儉治家處鄉黨恂恂退讓先祖母樂善好施與不貪非義之財先伯父律身之嚴勸人爲善之肫摯尤稱誦不去口時舉以訓誡子弟曰汝輩做人當以先人爲法先業不可墜也已矣已矣不可追矣此後欲一聞我母講說先人遺事其可得耶其可得耶嗚呼痛哉我母近兩年來苦胃弱飲食減少長在牀褥不孝時以爲憂我母神識清

明如故日誦佛經如故與家人話家常如故私謂侍我母膝下尙可數年也豈意偶患瀉痢醫藥無靈竟棄不孝而長逝耶天乎天乎何奪我母之速耶嗚呼痛哉我母苦南方卑濕喜北方高燥謂我百年後即可安葬於此私謂此特我母戲言耳豈意遂成語讖耶茫茫泉路永無見期生我之恩未報萬一不孝之罪其可追耶其不可追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輿略樓公祭蔣宅安先生文

烏乎噫嘻生如寄也死如歸也自古皆有死奚於公而獨悲也蓋正命之與非命其閒不能無是非以正直而被慘禍幾令人疑善之不可爲龍比之忠焉而死申生之孝焉

而死尾生之信焉而死嬰杵之義焉而死雖與考終者異
而求仁得仁百世之下足令人慨慕而歔歔以公之純德
矜式乎鄉里篤行爲後學表儀乃慘罹非辜而不能與舍
命不渝者同揆則天道福善禍淫之說又焉可得而推烏
乎噫嘻山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此何等時烏可以
常理測之天地閉矣海水羣飛三綱淪矣天柱傾頽日月
黯黶山嶽潛移丁陽九百六之浩劫而無計可挽倡□□
□□諸邪說而悍然不疑羣魔應劫而生如暴雨狂風之
驟至虎狼蛇蝎率醜類以橫行原陸如長江大河之奔馳
磨牙吮血怒目睚眦四出嚙人人無孑遺孟氏所謂率獸
食人人將相食者昔但聞其語今乃親見其事而歎古人

之不我欺天開殺運人懷殺機茫茫大地陰風慘悽殺人
盈野不如犬雞冤氣上騰霧鎖烟迷斯民何辜逢此百罹
死者已矣生者流離躑躅荒野無枝可依莫必其命旦夕
嗟咨刀俎餘生滿目瘡痍大千世界溷濁至斯哀時念亂
涕如綆縻烏乎噫嘻皇天果不悔禍耶果欲盡人類而禽
獸之耶劫運之滿其有期耶其無期耶人類將盡挽者其
誰耶展轉思惟憂心如癡天道幽遠其焉能窺公平公平
其有知乎知劫運之不可逃庶稍抒泉下之悲乎黃鵠之
磯奠酒陳詞略述世變藉慰哀思公如有靈尙其鑒之

潛廬類稿卷之十三終

邑後學蔣毅明校錄